

奉天落子

評戲大觀

白玉霜真詞



芙蓉花校對

集

北平打磨廠泰山印

三



丹 牡 戲 賓 洞 霜 玉 白

MG

I236.22

11

評 戲 大 觀

◎評戲大觀第二集目錄

◎芙蓉花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花金舫

桃花 花 潘

◎花筱仙

借女吊孝

◎白玉霜

德孝雙全

◎李金順

李桂香打柴代打死丁會

◎張玉亭

高成借鹽嫂

目 錄

一



3 1774 3501 7

155260

醒世歌

評

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雲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

戲

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經中空

大

是色。般若經裏色是空。朝爲西來暮走東。人生却是採花蜂。採得百花成

觀

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夜深聽盡三更鼓。翻身不覺五更鐘。從頭仔細思

量看。便是南柯一夢中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出杜十娘彩旦引)身為秦樓妓女，心懷良門志願，造就烟花之命。自幼落水賣身，會過多少王孫公子高士。假恩假愛無念，奴杜十娘，自幼身入行院。送舊迎新會過多少王孫公子高士。下玉樓金箱，只如今又接一客人，姓李，名甲。原是來京搬取功名，不料他進院。真情花柳，我二人情投意合，乃是天緣。李公子說為在此宿住囊中使盡，只落得身貧檻樓，媽媽有些不悅，不願他進院之色。這幾天不見李公子到來，想是媽媽得罪於他因此不來，也是有的，只得將媽媽請上樓來，問個明白。媽媽上樓，孩兒有請。(上鴛)忽聽十娘喚，不知為那般，待我上樓。(十娘白)媽媽來了，請坐。(鴛白)我這裏隨便坐，十娘將我喚來，有什麼事呢。(旦白)媽媽這幾天不見李公子到來，莫非說那個得罪於他不成。(鴛白)你說的是窮酸李甲呀。(旦白)正是，一孩子你想想，是作什麼的，咱是賈風流的，他有錢必着法子開他，必用米湯灌他，為掙他銀子，他如今囊空手乏，進得院來白吃白喝白挑眼，只裏不是養老院，咱作的是買賣，孩子呀。(旦唱)開聽此言心悶悶，開言又把媽媽尊，提起李甲把院進，宗宗條件娘看真，為兒千金出了手，无有一次面生煩，咱得銀錢他受苦，身貧檻樓不相人。(鴛白)他樂意，開院的不管那些閑事，(旦唱)雖然自造自己受，咱也該暖暖他的心。(鴛白)咱暖他什麼心，咱是誘人的，是殺人的暗劍，不放那個慈心。(旦唱)今世為妓投下賤，難道說還損來世不如人。(鴛白)前因後果不說，你要是熱了他，叫他拿銀子買你出院，你就跟他從良去罷。(旦白)媽媽此話可是當真。(鴛白)



評

戲

大

觀

當真（旦白）不知身價紋銀多少，（鶻白）若是別人一千兩銀子，要是李甲，念他身貧，拿三百兩銀子來吧（旦白）媽媽是算一定了（媽白）只丫頭就當了真咧，事算一定，話得說開，他若有銀子拿來，你就跟他從良去，他若尤有銀子，自此永不許他進院（旦白）媽媽可容他幾天之限，（鶻白）我容他三天之限，（旦白）媽媽想他身貧，三天焉能辦到三百兩銀子，既容孩兒從良，多容他幾天之限才好（鶻出門被言）可說是傻丫頭傻丫頭，我就是放他半年之限，他也辦不到三百兩銀子，吾是趕他出院的主意，（進屋明言）看你的情面，就容他十天之限罷，（旦白）謝過媽媽，（鶻白）不用謝了，等着去罷（鶻下）（旦白）正是，媽媽容我去從良，專等李郎上樓堂，下（上李甲文生白）都說秦樓无情義，惟有十娘好良心，小生姓李名甲，字餘先，乃是浙江紹興府的人氏，我父官居布政之職，所生我弟兄三人，爲我居長，十五歲入庠，未從登科，到在北平坐監，與同鄉柳玉春教房同院，也是我貪戀花柳，交一名妓，名喚杜十娘，年方一十九歲，真是秀雅光比，是我自貪十娘以來，功名未得，只落得囊空如洗，衣服襤褸，杜章姑娘總不辭我，看鶻兒見我碍眼，那院不可前去，今日再去進院，見杜章姑娘當面說明此事，自此我就不能來了（唱）李甲行走暗思量，見面訴辭說衷腸，無精打彩進了煙花院，（上杜十娘唱）燭坐秦秦候李郎，（旦白）奴杜十娘在此行院接李郎，今日媽媽言道，叫我歸從李郎，單等李郎來到好作計較也，（唱）心神不定慌里慌張，坐臥不安候李郎（李上）忽聽外邊樓梯響，欠身離坐下了床，手扶樓門往下看，原來是公子上樓堂，手拉手兒把房進，齊眉並坐把口張，（白）李郎請坐（生白）芳卿請坐（旦白）公子這幾天未來，不知却爲何事（生白）芳卿是你非知，皆因我囊空手乏

評 戲 大 觀

衣服襤褸，搗兒見我不悅，來此也是無益，（旦曰）今日爲何來此呢，（生曰）今日特來告辭，從此示絕，咳，自此吾就不能來了（旦曰）公子休要說那絕情之話，我有心事對你說，（生白）有話請當面講，（旦白）媽媽容我從你歸於良門，（生白）此話可是富真麼（旦白）當真，（生白）不知身價紋銀多少，（旦白）三百兩銀子，十日之限，如果辦到我便隨你前去，若是沒有銀子，永不許你再進此院（生白）事雖然是真，這三百兩銀子，可是那裏去找呢，（旦白）你可以朋友之處去湊，（生白）是呀就依你意我找柳仁兄去借，（旦白）慢着，今晚且住一夜，明日再去不爲遲晚，（生白）就依你意，正是，明日靠友求銀兩（旦白），成就夫婦百年長，下（出柳玉春引）是聖人門徒，不可棄四書，（生白）小生姓柳，名玉春，乃浙江紹興府人氏，進京作監，有一位同鄉李甲賢弟，棄書不務，貪戀花柳，杜十娘諒他日久光趣也，（上李甲白）昨日十娘講，意欲跟我從良，柳仁兄可在房中，李賢弟來了，請坐，（李）有坐，咳，（柳曰）賢弟爲何愁悶，（李唱）仁兄呀，未從說話先羞相，尊聲仁兄聽其詳，愚弟愁腸尤別件，所爲花枝杜十娘，老鴇准他出柳巷，意欲隨度去從良，身價作銀二百兩，並允追悔與荒唐，十日之限親口允，无銀過限兩分張，只如今弟願續此女，无奈手乏空了囊，心欲與兄借銀兩，心事雖有口難張，仁兄可愿成全吾，愚弟因此甚愁腸（柳唱）聞聽賢弟講一遍，你今作事太荒唐，（柳白）賢弟方才所說此事，能否見實，（李白）不假（柳白）你好疎忽也，（李白）怎見待，（柳白）這杜十娘本是京中第一名妓，三百兩銀子爲何割色出手，依我見量，定是見你不弟之時，說出三百銀兩作一面之情，至今莫說三百兩，二三十兩那裏去找，這明明是開你絕念，示別之計，也未可定，

(李白)，杜十娘確實不假，從良是實，(柳白)我想烟花妓女，少真多假，你若回家不用許多的費用，還能湊辦的到，若是三百兩銀子，只怕辦他不到，依兄勸言不如拋開爲悟，(李白)仁兄指教，乃是正理，但十娘之意，不能有錯，叫我看來是實心，望求兄弟幫助幫助才好，(柳白)賢弟卽看是實，時下我手內資財乏困，你到別處去借，或多或少，下欠不足曲憑兄與你湊辦就是了，(李白)就依仁兄你的主意，我就告辭，(柳白)慢着，你看天色將晚，用了晚膳，安歇一宿，明日再去，不爲遲晚，(李白)與在仁兄，正是，明日在外求朋友，(柳白)良言難勸迷人心，下(上丑吳有)自幼生來命兒孤，烟花院裏當茶壺，在下無有，我在杜家院，效力多年，我在杜十娘面前，也太得臉，今日杜姑娘命我尋找李公子，說有急事，我上那裏找呢，只得信步而行，(上李甲白)借了多家無分文，又九天二期滿日色昏，小生李甲外邊求銀兩，分文未曾借着，有心回到寧春院，有何面臉見杜章，單說是這，叫哦哈，是呀，面前有護城河一座，何不投河一死，(唱)李甲行走好心傷，心中好似滾油煎，有心回到寧春院，十娘問我無話言，人活百歲也是死，不如一死歸陰間，(生蒙面跳河介急上茶壺白)那不是李公子嗎，你老人家這是爲何，我找你老這們半天了，你怎溜打河沿上來了，快走罷(李白)誰叫你找我，(茶白)奉了我杜姑娘之命，叫你急速回去，說有急事相商，快走吧，快走吧(李白)我无有面見他了，我不去了，(拉下上杜十娘白)媽媽只放十天限，九天不見李郎還，(上李甲小生白)快走，快走，上樓，(旦白)公子來了，請坐，(生白)芳卿請坐，(小生白)姑娘呀，我奉你老之命，尋找李老爺半天，李爺溜打河沿上去了，尋死覓活的，找回來了，你老看看把我的鞋都跑壞例，(旦白)單等

評 戲 大 觀

明日，我與你買雙新鞋就是了。下去罷，（小子白）是，又鬧雙新鞋穿，下（旦白）李郎那三百兩銀子可會辦到，（生白）咳，我是半文無有了，（旦白）公子不必愁悶，待我吩置酒席一桌，與公子開懷解悶，（生白）慢着，到此如今，就是那鳳髓龍肝，也難入口；咳（旦白）卽然不可，也就是了，天色將晚你我安歇了罷，（生白）盞在方卿，正是，錦上添花到處有，（旦白）雪裏送炭無一人（二人睡起三更且醒白）公子蘇醒，公子蘇醒，（生坐起白）講說什麼（旦白）公子無這三百兩銀子，明日限滿，奴這終身之事，也該怎樣了，（生白）這個，咳，我是半分主意無有了，哦咳，（旦）公子不要如此難心哪（旦唱），三更三點夜盡更深，低言俏語尊聲卽君，十天之限明日而盡，三百兩銀子無有分文，明日鴛兒定把你趕，過期莫想再進門，問你向那裏借來着，難道說良友無有一人，遠相的親友不用論，也應該速速前去，去求公子柳玉春，明日一天爲要緊，不然難免雁失羣（生唱）未曾說話淚紛紛，叫聲芳卿你聽真，我到外邊求朋友，都俱是怕我誑財起疑心，世態炎涼薄如紙，喜的是白馬紅英色色新，重義疎財君子少，言而有信柳玉春，他言說時下手內資財困，令我另去找別人，足與不足再去把他問，必然辦到三百銀，識面朋友全借到，並無一人助分文，至今我有何臉面，來見芳卿你的面，我却無有臉面，去見知交柳玉春，果然是窮在街旁無人問，豈不知富居深山有遠親，富有時你兄我弟人親近，一朝貧至親近友似路人，你如今無有紋銀三百兩，自今後永離別你可忍心（生白）單等明日，我看辦不到三百兩銀子，我遇河死，遇坑亡，我也不活在世上了，（旦唱）卽君你不必着急把心放，此事成全成全就在妾身，臥褥裏暗藏碎銀一百五十兩，明日你暗暗的帶出院門，你叫鴛兒他知道，速速去見那

評

戲

大

觀

良友柳玉春，求他週濟成此事。你我永遠不忘恩，（雞鳴）耳聽得，金雞三唱天明亮，催動李郎快起身（旦白）郎君不必難心，我那臥褥裏，內藏碎銀一百五十兩，你代出院，去見柳仁兄，表我的誠心。再來他老人家成全才好（生白）芳卿言講雖是，但這臥褥太大，吾難代他出院，（旦白）不妨奴與你同在腰內，（生白）好，我就告辭去也，（同下）（上柳）（白）休惹章台柳，莫惹昏陽樓，（上李白）暗出杜家院，來把柳兄求，來此已是，仁兄可曾在房，（柳白）賢弟來了，請坐，（李白）仁兄請坐，（柳白）賢弟今日面代喜容，莫非說得了喜事在懷，（李白）我還爲的杜章之事，（柳白）你到迷到那杜章身上去了，那十娘他又怎樣呢，（李白）那十娘言道，他臥褥以裹暗藏碎銀一百五十兩，被我代出院來下欠不足，望求仁兄成全全罷（柳白）這臥褥現在那裏，（李白）現在腰裏圍代，仁兄請看（柳白）呀，果然不錯。杜十娘雖是茶樓妓女，果有人心，真正可重可敬，哦咳，哦咳，我只得成全此事，賢弟你且等候，這是紋銀一百五十兩，並非是我的資財，昨日在我朋友處轉借。與弟之事可湊巧，你二人喜事可成，賢弟莫要掛心，愚兄與你代還就是了，（李白）多謝兄台厚意，小弟急可去也（同下）（上旦）只爲從良事，日夜費盡心，（上李白）湊足三百兩銀，來見杜裙釵（旦白）郎君來了請坐，芳卿請坐。郎君三百兩銀子可會辦到，芳卿是你非知。柳兄言道，不是他手內資財，是外邊轉借而來，成全你我之事，他替我代還就是了，郎君低言，莫叫鴛兒知道，借代而來，那是自然，（上鴛兒白）十日限期滿定把窮酸趕，十娘開門來，（旦開門生白）正要請駕至此，（鴛白）窮酸你又來了，咱二人說的是情，三百兩銀子可會辦到，（生白）咳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焉有不辦之理。這是紋銀三百

評 戲 大 觀

兩，分文不欠，是你看來（鴛兒冷笑坐）（旦白）媽媽不要後悔，（李甲端架子）（旦唱），尊一聲媽媽娘休要後悔，事算一定咧何必耍愁眉 三百兩酒平銀子現正數，毫厘不欠莫要推三推四，愿者咧將銀三百收驗起 不愿時叫李郎代回歸家，李郎君走後兒也是一死，管叫你蛋也打來雞也飛，依我說放的慈心成全了罷，只當修好積德忙把禍爲（鴛白）開聽了咱一些說話，切齒開言叫了一聲杜韋，（白）丫頭何出此言，我一言出口，焉有失信，你要走就走罷，一日莫停但有一件，你素日穿帶衣服手飾，都與我脫下來，（旦白）媽媽兒與娘患難親扶數載，難道不留一點情面（鴛白）你對我無情，我與你無義，脫罷，丫頭，（旦唱）娘呀，未從開口淚紛紛，媽媽媽媽太狠心，孩兒十歲來到此，打罵受盡發過幾次昏，學彈學唱心血費盡 化拳行令送舊迎新，與媽媽揮下高樓與大廈，銀錢廣聚不受貧，難處惟有兒知曉 忍辱受苦這幾春，今日從良隨君去，媽媽不施一點恩，首飾衣服全留下，叫孩兒秃頭光耳，衣不遮身，（鴛白）不是我憐你 是你不憐我（旦唱），頭上摘卜金珠翠，兩手退卜耳環輪，周身衣服全脫卜，宗宗件件不留存，錦衣珠花雖然好，折損后世不如人，看起來烟花院子，好比一座活地獄，是一座迷魂陣專意害人，頭代花好一比作招魂傘，胭脂粉更好似砒霜毒淫，穿綴衣好一似套人的網，秘密藏劍暗裏殺人，櫻桃口咬破多少蕩家產 公子與王孫不知喪了身，害了多少年青英雄輩，害了名士與斯文，細思想處處是我作的損，罪孽已造就難免身受災，知道了急速歸正路而行，多行善事積福德與兒孫，從今後出了烟花院的門，跳出火坑可能步步青雲，從良後改過多作德行事，還望死後見得鬼神，尊聲李哥哥快快前走，到家時夫唱婦隨好度長歲，（同下）（鴛唱）今天丫頭出了院，好似頭頂上

評

戲

大

觀

澆水一盆（白）咳，我不料想窮酸把三百兩銀子辦到了，事已至今，後悔也是晚了，待我哭二聲，心裏痛快痛快，可說杜十娘呀，去他媽的瓜打打的罷（下上生旦二人唱）出了院門一聲問，又叫芳卿你聽真，（旦白），芳卿你一怒，出得院來，我這手內一文先有怎樣登路哇，哦哦哦，（旦白）郎君不必爲難，我這裏有二十兩紋銀，一作路費，隨我走到西院見了徐謝二位姐姐那裏告辭，住宿一夜，我自爲有理（生白）盡在芳卿（旦白）隨我來（同下）（上徐謝二旦引）夜夜花燭夜，日日伴新郎，奴徐采枝，奴謝月樵，姐姐妹妹看起來這花叢數着那一個，我意裏心思那位杜十娘妹妹，真是女中魁手呀，堆金積銀百兩，昨日送來一個描金小箱，蔽着鴛鴦，不知道預備後好去從良嗎，（上生杜唱）來在門外一聲問（旦白）二位姐姐可曾在坊（二旦白）誰呀，原來是妹妹來了，請至房中叙話（同歸坐杜白）二位姐姐可好，（二旦）妹妹可好，哦，妹妹此位是誰，（杜白）我從良就是此位，李郎上前見過二位姐姐（李生白）哦，二位可好，（二旦白）好哇，請坐罷，還是個小白臉子，（二旦拉住杜白）我說妹妹爲何落得這般狼狽，（杜白）咳，姐姐不必問了哇（唱）爲從說話心慘傷，秋波杏眼淚汪汪，只因妹妹從良去，歸從就是這李郎，十日限銀三百兩，媽媽准我去從良，至今他有反悔意，總有悔意口難張，因此不念患難慮，罵身的衣服全然扒光，立時將我趕出院，自別之後奔他鄉，今日到此無別樣，前來告辭叙衷腸，與衆位姐姐見面，明日隨君奔浙江（二旦唱）開聽妹妹講一遍，鐵石人聞也心傷（白）從良也是好事，待我打開箱櫃，揀上好衣服首飾，與妹妹穿代起來，單等明日再走，好與不好（杜白）謝過二位姐姐美意，（二旦）你我姐妹，不必客氣，禮當如此，小五啦，（上小五白）來了，姑娘講說

觀 大 戲 評

什麼，(二白)你去叫高等酒席一桌，與你杜姑娘餞，明日送到，快去了，(李甲白)衆位我要告辭，到柳仁兄寓所，明晨就到，我就告辭，(衆白)此乃正理，奉送，(生白)請下(衆白)今晚談論心之夜，明日分別雁失羣，(上小五擺桌)(柳李餞行)(大過場)(李白)芳卿你我此事，多虧柳兄周濟，(杜白)多謝柳兄美意，(柳白)禮當周全(杜白)小妹謝過姐姐美意，(二旦白)罷了，妹妹一路上盤費可從有嗎，(杜白)這個，(二旦)哦，想是無有，愚姐這裏有描金箱一只，裏邊還有許多散碎銀子，也夠你的路費了，(杜白)謝過二位姐姐厚意(二旦)小五將箱搬在車上(杜白)衆位姐姐，我就告辭，請，請，正是(李白)他日重逢難預料，(柳白)今日分手最可憐(杜白)此時好似雁失羣，(二旦)妹妹一路保平安，(同下)(上船家)開船了，(上杜李白)請問船長，此船何處而行，(船家)瓜州而去(生白)我是要奔浙江，意欲隨船而行，可從愿否，(船家)好說，好說，請來上船(李白)水手開船，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旦白)真是甜來苦盡時，(生白)娘子請坐，(旦白)郎君請坐，娘子你來在舟船以上，風平浪穩，真乃快樂人也，(生唱)夫妻對坐在船艙，賞心樂事話轉長，叫娘子你看沿河風吹浪，遍地一望草葉黃，臨秋不見田苗長，空中悲音雁成行，雖是秋景無春色，到也爽快開心腸，又趁你添喜事，真乃是上天配就，一對好鴛鴦(旦唱)雖然成就會波浪，但有一事不妥當，到家時只怕二老不應允，恐怕惹惱母高堂，若是父母怪下罪，請問郎君有何方，(生唱)運運擺手說不妨事，又叫娘子聽其詳，若是父母有別樣，暫時將芳卿計蘇杭，我先回家求朋友，多近良言定妥當，父母不怒怨同喜悅，再接芳卿回轉家鄉，我只怕路費不足用，心懷此事加愁腸，(旦唱

評 戲 大 觀

（徐謝二位姐姐、饒行的禮，回手打開描金箱，取出紋銀五十兩，輕起硃唇，尊聲李郎，路費本是二位姐姐送，描金箱內還有內藏，不但路事不乏困，管你後首不淒涼，（生唱）連說好好好來妙妙妙，解去愁腸笑面揚，忽然想起助幸事，又叫芳卿聽其詳，一路上登車換船吵嚷嚷，吹開妙歌甚淒涼，煩卿歌演曲一個（旦唱）郎君低言莫張狂，（杜白）郎君你說的是歌演之事（生白）正是，我煩卿你歌演一曲，與我解悶才好，（旦白）郎君言之差矣，奴隨君千里而來，本為棄捨歌妓二字，己為良門之婦，另習文雅，改過從新，郎君從今以後，莫要提起前事，（生白）芳卿言講到也有理，問娘子這婦道二字，可曾怎講，（旦白）諱的是三從四德，（生白）何為三從，（旦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生白）四德可從怎講，（旦白）言容恭靜，（生白）到也不錯，娘子果然深明大義，你隨我從良而來此處，我就是你本身丈夫，我煩你這點小事，就這樣煩惱不悅，你的好處何在，（旦白）郎君不必如此，單等船到碼頭，我必與郎君你開懷解悶就是了，（生白）盡在芳卿，水手船至何處，（水手）船至瓜州，（生白）好擺岸上路，娘子請，請，（同下）（出孫富白）昨日天晴星月明，今日鴉毛飛空中，在下姓孫，名富，字善來，乃新安人氏，祖籍揚州，專指建商為業，家資巨萬，我乘船而來，在瓜州擺岸，昨夜耳聞他舟，有歌曲的聲，是乃一婦人，我想歌此曲者，必非良門之婦，非名妓不能也，怎得見識見識方好（繞場）（杜十娘撥水回船）（孫白）這哈哈，果然不錯，我想名妓怎能到此舟中夜歌，必有名士携代，我不免趁此雪景，吟詩一首，引出他人也未可定，正是：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上李甲白）耳聽朗吟詩句，定然是位斯文，代我出船去看，方才見景吟詩何人也，（孫白）不

評 戲 大 觀

才見笑呀，見笑，（白李）果成高才也（孫白）豈敢呀豈敢，（生白）請教仁兄貴姓高名，（孫白）在下姓孫，名富，閣下台甫，（李白）姓李，名甲，字餘先，（孫白）仁兄從何處而來，（李白）北京而來，（孫白）哦，小弟在京聞名，李甲二字，如雷貫耳，久仰久仰，（李白）好說，（二人同笑）哈哈，（孫白）仁兄你看這風雪阻舟，乃是天使你我弟兄相會，弟意欲請兄上岸，晏酒席一桌，少領清誨，萬望勿拘，仁兄賜欲否，（李白）哦，仁兄們我二人萍水相逢，怎好叨擾，（孫白）仁兄說的那裏話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李白）如此說來，我就奉領，（孫白）好，水手搭跳，二人同坐扶跳（白）仁兄請，（孫唱）孫富深深打了一躬，（李唱）李甲使禮話盡情，（孫白）兄弟相逢，三生有幸，（李白）無緣對面不相逢，（孫白）真是四海之內皆弟兄，（李白）賢人言語未說空，（孫白）說說笑笑來的快，（李白）有座酒樓面前迎（孫白）酒保給我預備上等酒席一桌，越快越好，（酒保白）菜飯到，客爺請用，（孫白）用你不着，你是退下，（丑卜）（孫白）仁兄請來飲酒，（李白）孫兄我來在酒樓以上，前來飲酒，你看酒館靠山近水，又趁雪景，可助你我飲酒之樂也，（孫白）仁兄風景雖好，不如青樓之樂也，（李白）孫兄你說的是那花界之事，不才小弟，我也貪戀幾載，而如今免去大半了，（孫白）在下也是如此，如此說來，你我俱是一樣之人了哇，（二人同笑哈哈）（孫白）弟有一言出口，望兄莫怪，（李白）你我自己相交，不必太謙（孫白）昨日貴舟歌曲者，可是何人，（李白）就是北京第一名妓女杜十娘，（孫白）他怎隨兄而來，（李白）與弟從良到此（孫白）多少銀子贖身，（李白）三百兩銀子買他出院，（孫白）仁兄言之差矣（李白）怎見得言之差矣，（

評

戲

大

觀

孫白）我想杜十娘在北京花叢，第一名妓三百兩銀子那鴿兒焉能割捨他的出院，（李白）那杜十娘實實愛上我了，念我爲他將銀錢花盡，親送我銀子一百五十兩，還蒙同學卿仁兄週全，（孫白）兄之李十娘，果有真心嗎。（李白）怎見得，（孫白）我想花叢妓女，少真多假，交滿天下客人，想必南方有他知心熱客，借兄之力携代，他好去尋就，也未可定（李白）不能不能，從我是實（孫白）再者尊府可從容否，（李白）仁兄見識不足，惟慮家嚴不容，再煩親友斟酌進言，（孫白）令尊大人不容，可將美人安插何處呢，（李白）弟曾向小妾言過此事，他意欲暫居蘇杭，遊歷山水，使小弟先回家中，求親友婉轉於家君面前，候家嚴轉怒爲喜，然後同歸，哦高明以看如何，（孫白）小弟與兄初次相交，交淺言深只恐見怪（李白）正要求兄指教，何必道謙，（孫白）尊父大人平時即。仁兄遊逛事非之地，今豈能容兄娶不節之婦，況且近親貴友，誰不近和令尊大人之意，兄如去求他人定有推脫之意，總有那不知事務之人，進言於令尊大人面前，不允他也只可不說而退，兄你內不能和家庭之睦，外無投歸之處，若日久浮居在外，焉能長久，銀錢用盡，美人也就不該戀你了，我想南京風流才子甚多，兄獨留他一人，留連山水，又雖無儉牆壞穴之人，若美人藏暗處，將兄棄捨，那時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有國難投，有家難奔，又加資才乏困，豈不是進退兩難，仁兄哇（李白）所見甚奇是是是，（孫白）小弟還有心腹之話，不知仁兄聽否，（李白）承兄台愛，還要求兄指教，（孫白）我想自古之婦人，水性無常，況且烟花之流，少真多假，况父子恩義不可絕，若爲妻而毒父，因妓而棄家，異日妻不爲夫，弟亦不爲兄，同胞不以爲友，兄你何以立於天地之間，不可不諒其情也，（李甲立起唱）聽兄言道叫我如夢方

評 戲 大 觀

醒，站起身來使上一禮，曰：尊孫兄也是我事見淺作事猛懂，求仁兄指明路實不忘情。（孫唱）我道有一主意恐兄不允，說當面自思量可止可行，把十娘出了手千金我贈，將金銀携回京另取功名，總不如回家轉銀數全領，悅親心善居家意合弟兄，弟所見是這般兄可心寧，只恐兄戀枕情未必肯應，（李唱）兄所叫是正禮將弟提醒，成全我莫大恩焉有不從，（李白）兄之高見，愚弟領情，惟十娘由京隨我而來，代弟情意頗厚，今日之事，必得回舟，與他商議而作，你我再為定准。（孫白）言之有禮，天色將晚，你我各回各舟，堂官算賬來。（丑白）共該銀二十五兩零七分，（孫白）這是紋銀三十兩，下除酒資。（丑白）謝謝二位。（下）（孫李白）你我各回各舟正是。（孫白）自己談心盡實言，（李白）多蒙仁兄指迷關，（同下）（上杜十娘白）梨花亂飛船難動，艙中寂寥盼相公奴杜十娘，自從隨李郎前來，一路快樂足心，今早偏遇風雪大作，不能行舟，清晨起來，李郎被他舟請去，不知何事，與朋友去了一日，只般時候不見回來，叫我放心不下呀。（唱）清晨梳粧天氣寒，艙外潑水見了一位少年，狐裘貂帽船頭站，邀去李郎未回還，不知他是何親故，又不知高士明公薄情男，莫非說邀遊行院，迷色戀酒伴花眠，胡思亂想心展轉，（李唱）李甲登跳上了船，見十娘鬢頭雙又羞又悔氣，坐在一旁不答言。（且唱）迎面問候道受寒，（杜白）郎君是你從何處而來，為何不樂呀，（挾肩並坐且唱）二人並坐手扶郎君肩，郎君發煩為那般，莫非是妾身不週多有慢待，總有慢待你待海涵。（李白）你並未慢待於我，（且唱）莫非是在外邊得罪了朋友，受了氣來咧，無處訴冤，想必是未從用晚膳，怨妾不預天氣寒，早晨酒席方才撤下去，另整暖酒妾去端，（李白）方才與朋友從用酒館而來，用過酒飯，是我不餓，（且唱）既撥

朋友，方才回轉，不飢不寒，爲何發煩（旦唱）郎君今日去一天方向，這樣不樂，有什麼爲難之事了，哦哦，莫非說酒醉乏困，天寒身冷，待妾與君拿來皮裘，與君溫暖溫暖，歇息了吧，（李白）芳卿言說不是，代我對你實說了罷，今日得遇好友孫富，指醒於我，不該代你還家，想家君官爲布政之職，豈容你妓女進府，我若因妓女，不睦家庭，豈爲人子也是我一朝昏迷，上你一當今蒙孫兄指點明白，一千兩銀子，將你賣與他人那，自此分手罷，（大板旦唱）聞聽此言大吃一驚，好一似涼水澆頭，懷裏如同抱着冰，泥塑木雕說不出話，雲蒙遮眼兩耳鳴，心窩攪中如刀亂，渾身我是哆哆哆哆職，撲漱漱兩眼珠落下淚痕，我一片心機使盡中何用，從頭至尾思想起更傷情，只想着脫下烟花歸李姓，一歸良門傳後世留美名隨郎君千里路程無悔意，還想着孝穿素長夫婦情，顯一顯我這青樓出身更尊重，不料想路遇無情兩河風，可惜我如同瞎了兩眼珠，把他不知覺看的那們重，好無些些悔意才把他從，可嘆我一片冰心成畫餅，恨死人他這樣薄情把我扔，至如今我隨他前也無好處，我又想再行復返也算不能，反復思量該我命盡祿絕何不如此這樣行這樣爲，主意抱定捺一捺眼兒淚，勉強轉爲喜而代着笑容，郎君哪既怕家君深怪罪，爲着此事莫發愁容不悅，聽你言良友高見分別了好，出此良謀奇策是大英雄，不必爲難了我我就從命，兩全事你上面來奴家命上東，（旦白）郎君爲着此事，不必爲難，即怕家君不容，絕了父子之情，我段不累墜你就是了，（李白）芳卿到此如今，我實對不起你了，（旦白）郎君到此如今，莫說對不對，我想你捨我，一合家君之意，我歸孫富，他又是少年唐的男子，不爲不樂，（李白）着哇，也不爲不樂，（旦白）郎君，我且問你，這一千兩銀子，可從到手，（李白）不見你面，

評 戲 大 觀

焉能過銀。(旦白)軍等明日，你見了孫富，收足銀兩，我就隨他過舟就是了，正是(旦白)明日拋舟兩難散(李白)愁眉放展開幾分(同上)(上孫白)昨日婉轉勸李君，所爲誑買杜裙釵，在下孫富，昨日與李君在酒樓上，言說杜十娘一事，他歸舟與他商議而去，不知成否(上李白)十娘從命，來見孫仁兄，仁兄可在，(孫白)仁兄來了，請至船艙敘話，李兄昨日言及之事，美人可從願意(李白)昨日是我回舟，對十娘言及此事，他情願隨兄，(孫白)如此說來，將銀收過(李白)代我收過，(孫白)慢着慢着，必須將美人粧台，付我爲信，仁兄(李白)那有何難，來來來 隨我到舟，(孫白)好，小子們搭銀來，(李白)隨我來 (同下)(上杜十娘白)胭脂花壯非尊長，迎新送舊伴情郎，等候李郎訴冤枉，懷中抱定百寶箱，(上孫富李甲)(二丑抬銀)(孫白)搭跳過舟站艙口，來接美人杜十娘，(李白)芳卿只位就是好友孫富，上前見過，(杜白)來此那位可是孫先生，(孫白)是的，是的，哈哈，(杜白)我且問你千兩紋銀，可從過付，(孫白)美人必須將粧台付我爲信，哈哈，(杜白)那有何難，只是描金箱，是我拿去，(孫白)好，小子們將箱收過，將銀子搬過來(丑白)着(孫白)這是文銀千兩，是你收過，美人就此隨我舟罷(杜白)慢着，我那箱內還有李公子路程單一紙，代我取出交他，叫他前去，(孫白)好了，小子們將箱搭過來(杜白)李郎我隨你前去，我這箱裏有何物件，你可知曉，(李白)你的物件，我如何知道，(杜白)大諒你也不知，今日將箱打開，是你近前看來，(旦唱)眼含痛淚心如刀穿 叫一聲李郎你近前，打開描金頭層看，只是河物你可認的全，這是玉鑰一付腰離寶貝，價值千金不虛言，此寶收留無何用，投水不值半文錢，打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評

戲

大

觀

開描金二層看，只是何物認的全，只是玉簫並金管，玉質金粧價值數千，我留此寶無用處。拋水不值半文錢，公子再把三層看，只是何物認的全，只是本是夜明珠，又有一棵絳兒眼，還有諸般異寶在里邊，莫能定價值多少，叫他作賤休見天，說把挫足要拋水，（李白）孫甲上忙遮攔，上前就把十娘抱，大放悲聲悔死咱，芳卿不可再投水，恕我志愚丈夫男，不看金面，看佛面不見魚情看水情，魚情水情皆不戀，將此物拋棄容易收回難，（孫白）孫富開言把美人叫，杜十娘真止心直，無有一點兒彎，好寶貝盡投下水你不疼我心酸（旦白）推開李甲罵孫富，我把你多爺少娘斷，少欠刀挖，我二人千山萬水來到此，你一奸細之念巧語彎言，被你哄轉迷心漢，破人的思愛斷我姻緣，破婚之仇難解散，我死地府心不干，閻王殿前把帳算，誰是誰非爾當先，恨李甲來罵孫富，也是我前世造定，今生孽冤，可嘆我的命運苦，仰面叫了裁聲天，蹀足咬牙閉雙目，抱走百寶箱跳溪泉（李白）一見十娘投水去了，罷了罷了十娘呀，到叫我兩眼淚不乾，哭罷多時不中用，孫兄過來聽周全，（李白）孫兄，你看十娘一死，你將銀子拿回去罷，我便不要了，（孫白）出了手的東西，我也便不要了（李白）如此說來，你我各回各舟，「請，請」正是十娘一死歸陰間（孫白）白搭銀子整一千，「（李白）罷了十娘呀」（孫白）罷了我的銀呀，「（孫李各上舟白、水手開船，「哈，」（同下）（上柳玉春白、水手開舟，（柳上船介白）在京坐監整一年，乘舟回家甚安然，小生柳玉春在京坐監，已經二年，眼看到了孟冬之日，是我坐舟回家，來在瓜州地方，水手將舟泊岸，看淨面水侍候，（過坊盆落水柳白），呀，這一陣怪風將盆刮去，落在水裏，水手快些與我搭撈上來，哦，（上鬼送箱水手白）不見水盆，撈上一個小箱子來，請爺過目，（柳白

評 戲 大 觀

「拿來我看，呀裏邊現有明珠」內中尚有許多異寶，只是一段奇事，地寶落在我手，恐珠意外之事，暫且收卜，候一二日再作道禮，水手，泊岸賞有銀子五兩，自己吃飯去罷，（是），（柳唱）「好嗎」吩咐已畢歸艙內，叫聲從人看盃盤，暗暗思想真奏巧，今日得着无價寶珍，但不知何人失落此失寶必是珠寶客人，若不然那家官艙遭風暴，此寶落在我的身，明日將船停在此，定要訪訪珠寶客人，我若訪着珠寶客，定把珠寶還他人，正然思想抬頭看，天晚日落望西沉，吩咐一聲把酒席失，撒去酒席陪沈吟，（柳白）「我想此事實在奇異，待我明天去找失寶之人，如若見着本人，如數交還他才算一步大大功德呢，天氣已晚，待我安歇去罷，正是一睡朦朧心頭穩，忽忽悠悠上陽台」（上杜引）「杳杳冥冥在長江」悠悠蕩蕩甚淒涼，奴前生杜章，可嘆我一片良心怎速，負心李甲將我害的這般光景，我是隨他已歸良門之婦，不料被孫富拆散，枉費柳兄一片慈心幫助，是我懷抱寶箱投江而死，今候柳兄到此，將寶箱爲謝，今晚與他託兆，代我走走來此船艙代我驚動於他恩人醒來，恩人醒來（柳夢中白）「呀，是我知道了」（彩火）「你可是十娘麼，（杜白）正是，（柳白）你與李甲賢弟從良，怎麼落得只般光景，我那李賢弟現在那裏，（杜白）柳兄問的是那李甲，叫我一言難盡了呀，（安板唱）未從說話淚撲蘇，尊一聲柳兄請聽清楚，提起從良那件事，叫人又是哭來又是羞辱，當先結交李公子，情投意合兩配符，爲從良暗助紋銀一百五，吾二人配就了好夫婦，想算是恩人救我出了苦，與李甲百年之好不必說出，吾二人坐船回家轉，不料想半路有反復，那日我登舟順水走，一路平安甚急速，船到瓜州被雪阻，那日清絲把船梳，只因潑水惹出禍，正遇孫富酒色徒，他見色起意便巧計，請去李甲一日未復，至晚垂頭把船進，蒙

評 戲 大 觀

頭就睡一言不出，不解其意把他問，瞞藏不住說與奴，他言說入了我的迷魂陣，多蒙良友指破迷途，孫富說官家子怎娶不節之婦，難免家庭不和陸，不如與我另找主，最不可以妓爲累苦如此家庭到也和陸嚴父親友都佩服，他把我千兩銀子賣與孫富，割絕赤繩各奔他途，滿腹冤枉向誰訴，无非是恨罵孫富好色徒，我把玉鐲金釵拋在水，留下了幾件異寶一顆珠，抱定百寶箱跳入水，捨命自有天目珠，世人誰相我命苦，一生造定俱是次柯途，十歲喪了父合母，秦樓爲妓爲龜奴，我只說跳出苦海登平路，不料想跳出苦海入血湖，可惜我一片冰心成畫餅，可恨我心慧性齒日无珠，認錯陽門走錯御路，閉目高樓失錯了足，總是我父母前生造下孽今生折受在小奴下，（柳白）是我明白了，（柳白）可惜熱心杜十娘，遇着這樣薄情，指望從良離行院，一件喜事變愁腸，好個李甲負心賢弟，可恨孫富太猖狂，（柳白）嗚呼呀，方才我在夢中，只見杜十娘蓬頭散髮訴說始終衷腸說什麼孫富拆散了他的姻緣已經投水而亡，送來寶箱，報我恩義，他竟悲聲而去此事必然有之叫到李甲呀李甲，你太也負心了，正是明日開船急回轉，探聽李甲是虛實，下，（上引）明珠奇寶謝恩義，方表一點酬報心，奴前生杜韋可恨孫富害我甚苦，何不尋至其家，報仇消恨，正是積善之人有好報，積惡遺留孽禍根，下（孫富上白）書童揀我來（孫唱）自從那日回家轉，晝夜不忘杜十娘，今晚吃酒動動醉，必是心意少主張，（孫白）書童燈光挑好有是（孫白）在下孫富，自從那日使千兩紋銀誑買十娘不想害他一死咳，好一個美人啦，（孫唱）有孫富歎呆呆守燈光，心戀戀意念念杜十美娘，面如花身似風柳雁落掌，羞花貌沈魚容壓倒羣芳，爲美人使巧計化銀千兩，只想着娶到家作一個偏房，不料想他不願將我罵壞，鐵心人抱百寶投入長江，到叫我時

評 戲 大 觀

不忘眠思夢想。茶不飲飯不進好似病狂，耳聽得樵樓上三更鏗咽忽悠悠到陽台大夢一場（上杜唱）駕狂風在書房以外（沖頭上）到此處找孫富大報冤枉，隨風我把門來進，叫聲孫富快起床（孫富夢牀中應白）呀忽忽悠悠一夢中，忽聽門外有人聲，睜眼不見人到來，原是外邊有人聲，（孫白）你是何人（杜白）我本是良門之女（孫富唱）他本是良門之女夤夜到此，想必是與我來相逢（杜白）正是與你相逢來了（孫唱）呀想必是我走了桃花運，會一會良門之女何種面容，用手開開門兩扇（杜急進孫白）打鬼打鬼（杜白）我把你這惡賊呀（唱）罵孫富好恨心賊睜眼看，奴家是誰，（孫白）你是鬼，（杜唱）說我是鬼，我真鬼，我本是屈死的冤魂名叫杜韋（孫白）到此爲何，（杜唱）到此不爲別的事，前來找你算了賬，要把你的命追（孫白）我也未作十大惡之事（杜唱）走上前來用口辯，惡賊姑穩細聽明白，在瓜州你與李甲初次相會，到不知自作自爲反問誰，在酒樓說開停銅舌鐵嘴，胡言亂語稱心任意而爲，你不應折散我的姻婚事，棒打鴛鴦苦連雨下分飛，害我身好比醜酒變成水，我如今心直口快不叫虧，無奈何拋寶投水身作鬼，鬼門關頻難闖過打遊飛陽世間不與李甲他對，總然鳴冤不勝惡賊，這一次闖進鬼門關前告狀，咱二人辯論誰是誰非，說一番進前伸雙手（孫白）打鬼打鬼，（杜唱）捏住咽喉氣兒微（杜下）（上書童）呀大叔怎麼樣了，大叔醒來，大叔醒來，（孫白）可罷了我咧（杜白）咳呀一聲罷了我，三魂皆散七魂飛，急睜二目說打鬼（書童白）小人在此原來是書童小僕卑，（書童白）大叔怎麼樣了（孫白）叫我一言難盡了，攙我來，正是夢中之事難解量，大約我命活不長，攙下

● 桃花菴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評

戲

大

觀

(出小生白)獨坐書房淒涼孤，悶悶不樂懶讀書，(小坐)小生張子字學富，我父在世聖上親賜世襲進士之職，不幸父母雙亡，只拋我夫妻一並僕婦度日，今日悶悶不樂，聞聽人說虎邱山開了迎春大會，我不免告知娘子，前去逛會散心正是。虎邱山去逛會，告與娘子知，(下)(出小旦)穩坐房中習聖傳，代念三從四德編，(小旦)奴寶氏，許配張才為妻，公婆下世三年服滿，而今家業豐足，丈夫苦讀詩書，後來必有高發之日呀，(唱)獨坐房中暗思念，丈夫苦讀有志男，倘若進步把名顯，光宗耀祖把名傳，思前想後實禱念，(上小生)公子邁步走上前，(旦白)官人請坐，(小生)有坐，(旦)哦相公不在書房用功，來在內宅有何話說，(小生)娘子有所不知，我在家守孝三年，不會出府殊覺悶悶不樂，聞人說虎邱山開了迎春大會，我有意前去遊玩勝景，以散心懷，因此來與娘子商議，(旦)相公要出外散悶也罷了，只是你身青年幼，叫妻放心不下，(小生)娘子只管放心，拙夫我前去不過三五日即可回來，(旦)相公既然要去，妾身也不敢相攔，丫環，囑咐下下看酒伺選，(丫)是，(下)哦官人此去可用幾名家丁，(生)不用多人跟隨，只用一人一馬將我送在虎邱山下，就命家人回來，三日後再去接我，(丫)酒菜到，(旦)放下，(丫)是，(旦)哦相公請飲，(唱)滿盃斟酒敬相公，出外看會妾餞行，但怕你少年出外心無正，許多匪類無良把人傾，時時刻刻要留意，莫要貪花宿院中，見婦女緊躲路旁要尊重，須知道喧環報應神佛有靈，酒過三巡菜五味，閑言有語叫家了，(白)張明那裏快來，(明)來了，主人有何吩咐，(生)備馬我要前去逛會，(明)是，(下)(旦)相公只是包裹一個，內有紋銀三十兩，以作路費，(生)是，(上明白)稟老爺將馬攏好，(生)拉在門外，(

評 戲 大 觀

明)是 (生)娘子請回，(旦)官人保重，正是，官人看會早回轉，(生)多者不過三五天(下)(旦望夫叫下)(出陳妙嫺數句)思想起來，思想起真可惱，人人都說出家好，自從那年入了廟，好似吃了無心草，奴家只個病兒誰知曉，死的多，活的少，早知出家只們樣的難呀，不如今在家挨着門討，(小坐)無有真心修正道，經韻煩聞香燭燒，奴陳少嫺，我父陳乃誦，在蘇州買見虧了太本將我賣與此菴爲尼，自我進菴以來，師父愛如骨肉，至今年長一十八歲，心想尋一個美貌如意才郎，以完我的修身，所見一些王孫公子庶百姓卻任意，咳我熬到時是個了手哇，(唱)長嘆一聲說罷了，思想起來命運薄，不幸我的母下世太早，我爹爹待奴心眼太刁，定把我賣與了菴中爲尼道，每日裏跟我師父把經學，女孩家身穿偏衫頭戴僧帽，念經燒香把孽敲，想是我前生未有修好，今世才有只們一遭，妙嫺好以似比翼鳥，孤雁獨飛無下宿，思前想後心中焦燥，(上老僧)老道元進房來我把話說，徒兒在房麼，(陳)哦師父來了，師父請坐，(老僧)便坐可也，徒兒，(陳)師父，(老僧)我見你總悶悶不樂似有心事，今日虎邱山開了迎春大會，高搭彩樓歌舞演戲，車馬如雲，十個一羣，八個一夥，熱鬧喧嘩，我有心帶你前去逛會，不知你的心意如何，(陳)呀好哇，(唱)一聞此言心喜歡，低下頭來打算盤，既然迎春開了大會，我何不一跟隨我的師父觀一觀，倘若遇見容貌男子漢，我暗將他引進桃花菴，那時節婢女待赴襄土會，嘗一嘗風流滋味鮮不鮮，師父若願兒我也願，咱同到會場觀一觀，(白)師父說好便好，待我打扮打扮去，(老僧)你只還要打扮去，只就夠看的了，幸只你出了家了，你若是落在了俗間，跟他一個窮家的男子，每日上場下地，推碾研磨，刷碗洗盥，那才屈了你一表人才哪，(唱)三見徒

評 戲 大 觀

兒喜盈盈，你的人才不非輕，幸只出家爲仙子，勝如那跟隨凡夫身受窮，要我看看你是仙女臨凡世爲師的甘心受苦你受榮，每日見你有些個不快樂，到會場觀一觀風俗你與開通開通（陳唱）叫師父代上門兩扇，一到虎邱把會觀 師徒二人往前行走，在面前就是虎邱山，（老僧）嚇，（唱）一路上來往人不斷，也有携女與抱男，騎馬坐轎修來的福，推車担担命裏該然，（陳唱）別的眼級我不愛看 專看青春的美少年，見些個面目黑白不一樣，見些個花綠的衣服身上穿，見幾個面貌醜陋不好看 單看那白面俏皮男，只一個面白如粉到也好看，只嫌他眼如鈴眉不彎 那一個身體生的就雅緻，可就是臉上麻子大如錢，跟隨師父把山上，（上生唱）公子馬上用目觀 面前來到了虎邱山，翻身離鞍下了馬，（明）張，進前我把馬牽，（生白）張明，（明）有，（生）你將馬牽回，三日後來此接我，（明）是，（下）（生）好一座山景呀，（唱）舉目抬頭觀山景，但只見男女老少鬧哄哄，公子邁步把山上（下）（手羅上）徒唱）叫一聲師父慘着行，（白）師父呀，孩兒走的腹內乾渴 你老看前自座茶棚，咱那不進去吃盃茶呢，（老僧）就依我兒，堂官（上堂白）來了來了，師父要吃茶麼，（老僧）正是，樓上可有雅座沒有，（堂官）有雅座，（老僧）好代路了（堂官）好隨我來，（開小過場上樓）（堂官）茶到了，（老僧）退下，（堂官）是，（下）（上小生白）腹內甚乾渴，前來把茶喝 堂官，堂官，（堂官）來了來了，客爺喝茶嗎，（生）正是，（堂官）你老用什麼茶呢，（生）頂上雨前來上一壺，（堂官）是，茶到，（生）錢下，（堂官）是（生）好熱得天哪，（陳看）呀，（唱）觀見書生心如醉，人才出衆世間都稀，頭帶儒巾雙重穗，身穿藍衫不瘦不肥，一對環眼好似秋水，小臉兒又白又嫩兩道鬚眉，他亞養如潘安似宋玉，恰似呂布又賽周瑜，長的好

許 戲 大 觀

相開開幼女。外帶聰明內裏必伶俐，只個人的相貌長了個好，多者十九少在十七，小奴我若得把此人許，也不枉為人活在世裏，他到只裏是爲看會是有什麼事，也不知貴姓高名何處居，是怎得與他說幾句，急忙克了一把瓜子皮，照准茶碗扔下去，（生唱）公子抬頭觀看仔細，呀，好一個俊俏女嬋娟；自古來美色女子有多少。未見過只等女天仙，暗想道此處不是蟠桃會，是怎麼月裏嫦娥乍出廣寒宮。莫不是天上如今弛防範，張四姐思凡下界到人間，莫不是仙女看戲降此地，再不然織女私自卜九天，我今日本是來看會，怎麼是劉阮入了天台天，目不轉睛朝上看，（陳）看相公你是心喜歡，我何不誘他上樓把話談，主意一定扔手絹，叫聲師父你聽言。（白）師父我的手絹掉下去了，你老快給我取來，晚了看人家揀了去，（老僧）倒是加仔細呀，待我去尋，（下樓）哦公子只是俺的汗巾，快快與我，承謝承謝，（生）只汗巾乃是小生所拾之物，不知是何人遺失，師父說是你家之物，可是什麼證據呢。（老僧）憑據不憑據我不知道。乃是我徒兒叫我來取。（生）既是令徒之物，叫你徒兒親身來取，我就奉與他，（陳白）師父你何必與他咬舌呢，他若願還我，他就親自送上樓來。他若不願還，咱們就叫他帶了去，（生）師父你徒兒說的明白，小生情願送上樓來。（老僧）你給他送上樓去，那就更好了，如此隨我上樓。（生）頭前代路，正是，得近芳容親美色，勝似狀元及第榮，（陳）汗苗望雲甘露降（小生）因龍得入深潭中，（上樓對抱老僧白）哦徒兒早以與相公認識呀，（陳）咳我與那位相公見禮來者，（老僧）哦相公，我徒兒是出家人，莫要壞了我們的規矩，相公請坐，（生）師父請坐，（老僧）哲堂官看坐來，（陳）咳師父呀你看，下邊的坐都滿了，你老坐着吧，（老僧）你乃是半路出家，你那二足

評

戲

大

觀

瘦小站立不住。爲師父心痛你，（陳）你若怕兒我站立不住的時節，我就與那相公一處坐坐何妨呢，（老僧）不成不成，你不小了，還是這樣玩皮，若與相公坐在一處，一則是屈辱人家相公，二期其惹的那些個小人們嘴裏說長論短的使不得，（陳）你老說的不對，只位相公才十七八歲，孩兒我尚在年幼，坐在一處也無有什麼妨礙呀，（生）招哇，我們都各個都是小孩，也沒什麼妨礙，（老僧）坐在一處就坐在一處吧，可要你老老成成的，（陳）咳師父放心吧，（唱）孩兒我自幼出家無邪心，他是同床枕也能保清貞（老僧唱）手拿着茶盃把茶飲，看見了紅日往西沉，放下茶盃開言叫，鬼喊天氣不早該回山門，（白）徒兒呀，天氣不早，咱們該回菴中去了，（陳）師父只位相公言說隨咱們到菴中燒香還愿去，不知師父你是願意不願，（老僧）哦，他要隨咱們上菴中燒香還愿去，他這好願意，咱出家人慈悲爲本，廣行善事，去了咱們就一塊走，（任）多謝師父美意，（老僧）堂官，（堂官）有，只是銅錢兩串收起了，（堂官）多謝，（老僧）如此相公請，（同下場）（又上老僧）走哇，（唱）天色過午日往西沉，帶領徒兒回廟門，一路上漁樵耕讀不盡，也有富來也有貧，富貴貧賤各由命運，不如出家棄了紅塵，（上陳唱）我見師父去的遠，回過頭來尊聲郎君，拉住衣服開言問，我問你家有老幼幾口人，請問尊堂在不在，再問你娶了親了未娶親，家鄉居住那條巷，今年妙齡十幾春，你把實情對我論，日後我想起你來與你寄封音，（生唱）一聞此言把仙姑叫，你倒是多情多意有心的人，我家住在城內雙竹巷，我張才字學富三年前父母歸了陰，我本世魏進士子，小生我虛度十八春，十六歲娶妻竇氏女，（陳）他今年十幾咧，（生）十九歲咧，（陳）噯喲比我大一歲，家中何人持家呢，（生唱）家中二

評 戲 大 觀

事屬他一人。(陳唱)我問萬我姐姐的人才好不好。跟着你一定是個有福的人，噯噯我但恐那君不仲意，我妙嬋情願與你結朱陳。(生)一言既出你莫要失信，咱們兩個不用寫婚書也不用媒人，咱們今天就拜天地。(陳)咳你別心急。(唱)終久必隨你我心，二人正說恩愛話，(老僧唱)眼前來到了菴前山門，(白)來到了相公請，(生)請，(老僧)呀相公可是先拜佛可是先吃茶呢，(陳)噯噯相公初到菴中，先吃茶然後用齋，用完了飯再拜佛呢，(老僧)既然如此就請至客舍中坐吧。(陳)客舍中有些個不方便，不如請到禪堂裏呢，(老僧)禪堂也不是待客之所，一則屈辱相公，二則相公不願去，(陳拉衣生白)小生我初到寶菴，不敢忘自尊大，況且小生年紀尙幼，也不算客，咱就到禪堂裏去罷，(老僧)如此說請到我的禪堂裏去吧，(陳白)咳師父禪堂，我還嫌不大干净呢，(老僧)要不領到你的房中去呢，(陳)只道使得(老僧)，把你也就慣壞了，下次不可如此，待我與你燒茶。(陳)公子隨我來，(唱)領着公子出了房，(生唱)公子抬頭看其詳，正面貼寫四個大字，寫的本是潔志冰霜，(白)仙姑姐你也算是潔志冰霜了，(陳)咳我與別人便是潔志冰霜，在你跟前也不敢誇嘴了，(生唱)兩邊對聯用黃紙表，上寫着高人書就的字兩行，上一聯身清氣爽悟九道，下一聯修真養性樂三元，(白)呀仙姑姐你只也寫得真養性了，(陳)雖然不是修真養性，只榮三光可算是准了，(唱)手拉公子把房進，爲師與你們打來茶湯。(白)茶到。(生陳忙門嚮)徒兒相公雖然年幼却是生客，不可動手動腳，相公吃茶吧，你看又是兩個坐位，我若坐着你又得立着，徒兒陪着相公吃茶，我給你們作齋飯去，(陳白)什麼事他都給攪活壞了，他去了。你過來，咱們還是(生)幹什麼，(陳)吃茶呀，來

，（生）作什麼，（陳）咱們還是慢慢的，（生）噯呀不成，被你師父看見了，那却如何是好，（陳）我不說破你也不放心，我師父他乃是個大痴愚之人哪，就叫他看見也容易瞞過他去，（陳）解裙生解衫上道元送飯）徒兒飯來了，（冷垂陳裙，生頭道元白）徒兒你不小了，莫非與人家玩笑笑笑的，人家是個堂堂的男子，給人家穿上女人的衣服作什麼，快把那裙揭下來巴，（陳）咳師父那，他是個女的呀，（道元）娥他是個女的，他既然是女的，因何扮男呢，（陳）咳師父你老可是不知道呀，（唱）他本是孤身女子無有爹媽，因為是諸事不便改了男妝，皆因看會把山上，要托修身覓才軍，因搶汗巾看見了我，一見面就覺着愛的行，跟到菴中來還願，為的是早定終身來燒香，他對徒兒把實話講，我勸定出家得安康，莫當他是一個男兒漢，脫去了男衣是個姑娘，你老收他個徒兒願，不願意，（道元唱）一聞此言喜洋洋，他既然無依無靠無去處，不如出家得安康，但只是人各有志不可強迫，慢慢得開通他細細商量，（陳唱）師父你老只管把心放，此段事准成不能黃，（白）師父放心吧，（道元）徒兒你總是在幼哇，作事莽撞，他既伶俐孤苦，無依無靠只才以女扮男，為的是可以自由行動，其情可憐可憐哪，你既愛他，勸他修行永除煩惱，也是君子愛人，以德至善，但各事人各有志，不可強奪，若是他肯出家呢，就叫他換了女妝，他著是不願意，別叫他穿着只女人的衣服，使他事事都不便呀，再者說我再收一個徒兒也不算多哪，你兩個朝夕伴侶，亦免你的每夜的寂寞，你先用齋，到晚上你再向他細細商量，（陳）你老，放心巴，我們兩個准商量好了，（道元）我走了，你們用飯去吧，（陳）這個老遺蛋，（生白）我可不敵辦了，吓了我一身汗，（陳）我說我師父是個大愚之人，總然都他看見，你看怎麼樣子呢

評 戲 大 觀

(生) 嗟呀我說你怎麼隨機應便呢，我算服了你了，(陳) 他又該取傢伙來了，(上道元) 方才用晚飯，前來撤掉盤，哦！只位你吃飽了麼，(生) 多蒙老人家掛心，(道元) 待我將盥盤撤去，哦！徒兒那位假相公可肯出家麼，(陳) 咳師父你老人家還是只們性急，商議只等事情，必須一在夜晚同床共枕慢慢商議，才能得真話呢，只才吃了一頓飯的工夫，怎能辦的到只樣美事呢，師父你且安眠去去巴，只件事徒兒會辦理好了，(道元) 盡在徒兒你了，(下)(生) 仙姑請坐，(陳) 你坐着咳，郎君今晚也算是洞房花燭咧，(生) 正是携手攬腕入羅幃，(陳) 插上房門把燈吹，(下)(起五更上道元) 自幼出家，在佛門，長懷修好行善心，(小坐詩) 無榮無辱住在菴，拋開紅塵度殘年，閑事閑非都不管，勝坐當朝一品官，(白) 貧僧道元，自幼出家入菴，每日念經燒香修道，獨坐房中，思想起來真叫人可嘆呀，(唱) 人生世界為名利，苦海無邊任意行，為人在世各由命，閻王造定無改更，在世上三寸氣在千般用，一但無常萬事扔，不如出家為仙子，也免世上苦担驚，昨日徒兒對我言講，言說是那位假相公，勸他出家歸佛路，不知他願應不願應，出了禪堂奔後院，見了徒兒問個分明，(下)(上生陳對) 孤雁單飛遇巢穴，(陳) 鴛鴦並頭難分別，(小生)(生) 小生張才，(陳) 奴陳妙嬋，相公，(生) 仙姑，(陳) 咳，(生) 娘子，(陳) 你我成就夫妻，只恐我那寶氏姐姐他有那嫌疑之心哪，(生) 不能，寶氏乃賢德之人，萬無別意，我本想與娘子作個久遠之計，一來怕日久師父不悅，二則外人見了難免口舌，如何是好哇，(陳) 咳呀郎君哇，(唱) 昨日師父他把茶送，咱們兩個好事未有得成，是我當時說謊話，曾說你以女扮男到菴中，我師父信以為真很歡喜，叫我勸你出家修行，如此說將錯就錯你就把外妝換，我管你

到老不透風，二人正然定巧計，（上道元唱）道元進房把話明，（陳）師父請坐兒我有話說，（道元）徒兒你有什麼話說呢，（陳）就是只位假相公的事，昨夜我與他商議，他說師父如願收他個徒兒呢，他就換上女妝，師父如不願意呢，他就不換女妝了，你老願意不願意呢，（道元）咳，既然他願出家，只是就更好辦了，一來呢，他孤身女子，其情可憫，我只大年紀，再收一個徒兒，也不算多呀，你姊妹兩個，有依有靠，為師看着也歡喜好哇好哇，（陳）你老既然願，快到街堂請香燈紙馬回來好給你老磕頭，（道元）好我就請香燈紙馬，（下）（陳）相公過來（生）幹什麼（陳）換妝哪，（生）只條計策好可是好，就是難受呀，（陳）你若不改妝，外人看見，你一言我一語，不但不能長久，還惹出禍事來，（生）來，咱們改扮正是，只因好色貪淫慾，甘願菴中改女尼，（陰羅換完）（陳）哎呀，（生）你是怎樣，（上）不怎麼我倒相個男不男女不女了，（生）哦你看我相不相巴，咳你照真的一樣呀，（唱）請即君你對准了菱花觀一觀，真相個二八女嬋娟，只是你那足下有些不大對，況且是個靴子也非是道姑穿，菴中無有鞋可更換，只件事倒叫我爲了難，前思後想無主意，哦有一雙花鞋你可能穿，（白）前日我與我師叔的徒弟作了一雙花鞋，還未拿去，待我取出來，你演習演習，（生）快取來，（上）你穿中不中，（生）正好，不大不小，（上）郎君你瞧，此事外人看不漏，長久夫妻到白頭，（生）困貪美色不忍走，男子變了個大妮妮，（上道元）街市打來一壺酒，見了徒兒把頭收，徒兒在房嗎，（生）師父你看看，（道元拉衣白）呀好哇，（唱）一把拉住女嬋娟，從上面下仔細觀，咱們見面時你搖搖擺擺是男子漢，誰想以女扮成男，你在佛門爲弟子，我常親生把你觀，他爲師兄你爲師弟，你二人同心合意的念經篇，爲師我，若是得了道，我

評 戲 大 觀

度你們兩個前去上天，心中歡喜長笑面，（上）叫聲師父莫多言，（白）師父你老快到佛前擺供，我姊妹隨後就去給你老磕頭去，（道元）快來，（下）（生）走哇，正是所爲恩愛改男裝，（上）跟我磕頭去燒香，（下）（上）（丑）張白）奉了主母命，（王白）去找主人公，（張）張明，（王）王亮，（張）哥哥，（王）兄弟，（張）咱家主人自從進會未歸，咱們出家一個多月，到也未尋着，（王）兄弟你瞧，前面黑壓壓霧沉沉不是村莊，便是寺觀，咱何不尋找尋找，（張）走，（下）（上）（生）陳）情似爐火割捨難，（生）花下作鬼也不冤，（上）道元）外邊有人尋親眷，見了徒兒說的端，徒兒在房嗎，（生）陳）師父來了，你老請坐吧，（道元）我不座着了，今有蘇州城內雙竹巷張學富的家人來找他們主人張相公來了，我說菴中就是我們爺三個，並無男女，他們不信，要親自來找，可叫他們進來嗎，（生）陳）發呆生白）姐姐你放心，你我俱是女子，難道說他還找出一個男子不成嗎，師父你只管去說，只管叫他進來查看，若來就來不來便罷，（道元）我兒言講有理，待我去說，（下）（陳）叫翠顛）郎君呀你家美人前來找你，你是陪我在此，可是捨我而去哪，（生）娘子只管放心，我就死在此地，也不捨娘子你呀，（上）道元代）丑進室陳白）呸，那裏來的膽大家人，來此無故却是爲何，（丑）我們乃是城內雙竹巷張宅，奉了資氏夫人之命，前來找我們主人張相公來了，（陳）此乃女道姑所居之所，那裏有你家主人，還不快快與我走開，（丑）無言呆下）（陳白）郎君你瞧，心生一計成兩全，（全）罷了，你真稱起武則天，（陳）咳女魁元，（生）哦女魁元，（下）（上）（丑白）這有多喪氣，我說別找去，你單要進去，好哪挨一頓臭得罪，（張）大哥我看床上坐着的那位道姑，活相咱們主人，（王）放屁，咱們主人是個男子，他還當了姑了咧，只算找不着了，回去報信去哇，（下）（上）

評 戲 大 觀

寶氏環媽立)家人訪官人，不見轉回音，奴寶氏，丈夫出外，兩月有餘，並未還家，我命家人出外尋找，爲何不見回來，(上二丑白)主母在房，(寶氏)張明王亮進房講話，(丑)是，(旦)可曾找着你主人下落，(丑)不但未有找着，連個影兒也無有，(旦)你兩個退下，(丑)是，(旦)可說夫哇夫哇，你往那裏去了哇，(唱)獨坐房中思想公，爲何一去不回家中，定是遇見了風流女，我丈夫浮性風流是天生，他看相公容貌美，如同那玉樹臨風發奇英，暗引丈夫藏住內，每夜顛鸞尋私情，少年之人貪美色，魚水之樂忘家中，他是個少年血氣尚未定，怎擔得夜夜而伐歇其精，夫君哪你若果然作此事，只怕淫慾無度喪殘生，你無三兄與四弟，承宗祧只有夫君你一名，現今膝下又無子，眼看着香烟絕滅誰繼承，忽聽外邊卦板響，擦去眼淚叫聲紅。(白)丫環，(紅)有，(旦)你聽門外卦板響亮，定有算命之人，將他領來我要算命，(紅)是，(上)瞎子)男算求財望喜，女算月令高低，(春紅白)先生這裏來，(瞎)來了你要算命嗎(紅)我不算命，我主母喚你算命，(瞎)頭前代路，(紅)稟主母先生到，(旦)叫先生坐在門外，(紅)先生坐下吧，(旦)丫環，(紅)有，(旦)與先生看茶，(紅)是，先生吃茶吧，我們太太賞你的，(瞎)費心費心，呵太太可是算男命可是算女命呢，(旦)算男命，(瞎)請將八字報來，我秤論評論，(旦)今年一十八歲，三月十五日子時生人，(瞎)好了，太太我這卦不是吹大氣，是真靈呀，外人稱我張鐵咀，只要你老報對了，我就算對了，或是算父母，或是算妻宮，或是算壽數，或是算官星，一切有定數，自來不奉稱，那八字一十八歲生的好，他本是丙辰年生屬大龍，三月本是一個壬辰月，十五日甲子又是子時生，曰個命自幼生來就主貴，不用念書自然有功名，我算他十六歲上尅父母，我算他一妻

一妾抱身死，(旦)先生他只有三房妾，並未納妾，(瞎)不用哄我，這人八字造就了，應有美女抱他往，(旦)先生你再看看他有幾個兒女呢，(瞎)論八字今年就該生貴子，可就是有層羅網把身蒙，(旦)先生你再算算他壽數多大吧，(瞎)我算算，誰呀，論八字今年就該命終，大約着命絕不出三月中，(辭)旦死丫環(旦)太太醒來，(旦)哦，(唱)噯呀一聲閉過氣，忽聽耳旁有人聲，強打精神用眼看，二目落淚哭聲咽，哭一聲丈夫你往那裏去了，拋下了爲妻多們樣冷清，(瞎)尊聲太太莫悲痛，(旦)唱)叫聲先生你要聽，(白)哦先生哪，難道說就無有一點的救星了嗎，(瞎)有救星有救星(旦)，可有什麼救星快說，(瞎)將他藏在家中，一百天不見妻女，自然躲過了，(旦)先生你再算算他如今身落何處呢，(瞎)你老打個時辰吧，(旦)申時吧，(瞎)當下他在西方四十里外，所有一所大宅院，朝夕還有一位女子陪伴，一月內還可找回，過了一月後，占着酉時境界了，就怕找不回來了，(旦)丫環，(紅)有，(旦)與先生二兩紋銀卦資，(紅)有，紋銀取到，(旦)將先生送出門去，(紅)是，先生隨我來，(下)(旦)丫環，(紅)有，(旦)你將張明王亮喚來，(紅)是，張明王亮那裏快來，(上)(丑)來了何事，(紅)主母喚你，(進門)主母將我們喚來，有何事吩咐，(旦)你二人帶上盤費，去到西方四十里外，尋找你家生人，(丑)哦，(下)(寶氏丫環下)(上)小生妙嫻生病裝長垂上)仙姑姐扶我來，(生唱)噯呀一聲吐鮮血，精神似亂氣兒絕，至今得病三個多月，八成要見閻王爺，喘吁吁叫聲仙姑姐，我的姐姐呀你揆我床上每一款，(大坐)二目含淚心慘切，(陳)問郎君病症可覺好些，(白)郎君你覺好些了嗎，(生)我只病十分沉重，恐怕命在旦夕了，(陳)郎君我可害了你了哇，(唱)懷抱公子眼淚汪汪，悲切切叫了

評 戲 大 觀

聲好心的郎，夫哇我與你初會虎邱山上，咱二人兩意相合巧結鴛鴦，在菴中你親我愛兩相戀，但恐怕恩愛夫妻不久長，因此將你扮成了女，指望日久樂天長，誰知你竟得了病，不該當時未放回鄉，郎君若有個好共歹，叫奴我個罪名怎麼當，心如刀割淚如雨湯。(生)喘吁吁的我把口張，(白)娥，娘子自今以後，不用念想於我，好好保養身體要緊，我總然命絕於此，是我願作那風流之鬼，萬無抱怨之理，(陳)郎君，小奴我身懷有孕，不知是男是女，郎君與他起一乳名，早晚好叫他，也不枉你陽世來只一趟，等他長大成人，好叫他思念於你呀，(生)咳娘子，若生一女，留在菴中與娘子你作伴，若生一男，起名繼宗，你若念咱夫妻之情，將他送到蘇州城裏雙竹巷張宅寶氏夫人膝下扶養，也不枉我張才在世一回呀，(陳)郎君不勞囑咐，妾身謹記，(生)罷了我的仙姑姐姐呀，(唱)拉往仙姑淚盈盈，心腸話兒的難諱明。噯呀一聲說罷了，口吐鮮血歸陰城。(生死陳叫四古頭)罷了夫哇，(唱)一見公子氣不來，秋波二目淚滿腮，哭了聲郎君那裏去了，到幾時得能化鶴再回來，頓足把我自己怨，妙婢呀你藏他菴中最不該，愛人送了人的命，把一腔烈情變禍胎，只是我命薄福淺難消受，也罷，我何不與郎同起望鄉台，手拿繩兒要自盡，慢慢忍忍一事上心懷，(白)且住我想我懷胎二月，不知是男是女，我若死了，豈不絕了張門後代，我還是不死方好，師父那裏快來，(上道元)忽聽徒兒喚，不知爲那般，(進門檻)徒兒爲何只樣悲痛呀，(陳)我師弟他絕了氣了，(道元)罷了徒兒呀，(哭)咳，不用笑了，將他埋在北園去罷，(陳)慢着，師父言之差矣，我與他師兄弟一場，豈可埋在那草率之地，不如把他埋在那供台之下，兒早晚焚香，好叫他保佑咱師徒的福壽哪，(道元)你倒跟他有情有意的，我若死了，你也把我埋在他

評 戲 大 觀

一處，你燒香不供，我也跟着他沾個光兒，（陳）咳師父不勞囑咐了，搭下去罷，（道元）正是，可惜徒兒喪殘生，（陳）比翼分飛各西東，（下）（上神說對）奉旨下天宮，前來送金童，俺太白金星是也，奉了玉帝勅旨，去送貴子，待我駕雲前往，（上陳白）我好難哪，（唱）頭迷眼黑心不寧，一陣一陣肚腹痛，至今懷胎九個多月，八成小兒許降生，嘍呀，（硬辭邊）不好了哇，（翠頭）（上神走過去）週身骨節全分散，糊糊悠悠赴幽冥，（辭邊陳人帳兒哭且安杓唱）我見小兒是一男，抱住懷中好不悽慘，你本是有娘無父孤苦子，未落生你的爹爹喪黃泉，當初你父囑咐我，爲娘不敢違前言，咱母子見面就有分別之意，好你我懷抱心肝左右難，哭罷多時有主意，忽然一計上心間，（白）也罷，我不免將師父喚來，叫他老找個人來，將孩兒抱去送至雙竹巷寶氏姐姐那裏扶養，若是長大成人，也是張門接續，我母子二人也好見面，師父那裏快來，（上道元）忽聽徒兒叫，心中快覺燥，（進門楞）徒兒你把誰家的孩子抱來了，快給人家送去，他娘想他呀，（陳）咳師父，低言呀低言呀，快找一心腹之人，將他抱出菴去罷，（道元）待我去找下，（陳哭下）（上王三思說對）老身今年六十三，無兒沒女吃少穿（小坐）自幼生來命連孤，棗核命運中間組，穿過串綢德洋綉，至今褲子漏屁股，（白）老身王三思，配夫吳能爲妻，自一十五歲過門未滿一年，我們當家的吐血而亡，可不累死的麼，至而今無吃少穿，指着我跳神說媒接喜看眼睛，稍帶着拉個皮條，咳真叫人難過呀，（唱）說聲罷了長嘆氣，一腹的委屈告訴誰去，可惜我的命不好，十五歲過門妨死女婿，公婆下世無兒女，年年節節求親戚，守了六十單三歲，日愁薪水沒吃的，燈籠褲子漏大脛，到晚間坑上舖着半拉破坑席，今早無有下鍋的米，餓的我肚子亂叫噉發

迷，想到此吊下兩眼傷心淚。自傷自嘆自己悲啼，思前想後無情緒。（上道元唱）進門來叫一聲王三思，（思）師父來了坐下吧，（道元）我不坐着了。我徒兒叫你快去，（思）好咱們就走，我把門代上，（下）（上旦安板唱）師父去請知心的人，為何不見轉回門，心中慘怛珠淚滾，（上三思）不多時來到了徒兒的門，（白）我徒兒在禪堂等你快去吧，（思）陳師父在房廡，（進門）噯呀陳師父，你可了不得了，你是出家人，那裏來的孩哪，善主知道，你可怎麼對答呀，（陳白）乾娘不必聲揚，只是紋銀十兩，與你老作件衣服吧，你老將只小孩送至蘇州城內，雙竹巷張宅寶氏夫人膝下扶養，望乾娘辛苦一趟吧，（思）哦師父只個小兒從何處而至，對我實說，我好送去，（陳）咳，小賤該萬死呀，（思）小師父有話請講，何必如此，老身担代不起，（陳）乾娘你若問小兒的來路是你聽哇，（唱）悲悲切切把娘承，不住珠淚滾滾落前胸，只因迎春開了大會，我隨師父到會中，遇見文雅張公子，來菴與兒結下赤繩。只般如此生此子，求乾娘把他送到蘇州城，（思唱）一聞此言說知道，此事放心我准行，（白）師父我不知張府住在何處呢，（陳）就在蘇州城內雙竹巷，他父張才字學富，將此兒交與寶氏夫人膝下扶養吧，（思）好了拿來吧，（陳）慢着，且等我包裹包裹，罷了兒啊，（唱）懷抱小兒如刀刺腹，叫聲兒啊兒啊你聽娘囑咐，雙竹巷張才是你的父，你的母菴中爲道姑，在此難養你的命，托三思把你送蘇州。將你交與張家府，到後來長大成人苦讀書，倘若是進步榮宗耀祖，你想着來菴中看看你的母道姑，我又想今日分別何日看，也罷，我何不咬下小了兒手指頭，兒手放在櫻桃口，（辭邊孩兒哭王白）你怎麼那們心狠哪，給我來吧，（陳）乾娘只小兒之事，我託付你老吧，（思）你放心罷，（陳）正是今日分別何日見，（思）終久相逢必團圓，（

評 戲 大 觀

陳)兄阿，(下)思)待我走走，(唱)抱着小兒出廟門，張府去見資夫人，急急忙忙的緊，遠遠望見了蘇州正西門，叨叨念念把蘇州進，(下)(上蘇坤)(長垂一句掃頭白)俺蘇坤，官居蘇州知府，拜廟回衙，人來問道回府，(差)吼，(吊魚上王婆役吓官白)人來，(差)日，(官)什麼人吵嚷，(差)有一貧婆在馬前吵嚷，(官)因何與他吵鬧，(差)我看他懷着凸凸昂昂好一似偷，(官)叫馬前回話，(差)有，(思)與老爺叩頭，(官)你叫何名，(思)我叫王三思哪，(官)王婆，(思)有，(官)你懷揣何物，(思)沒有什麼，(官)我看你懷裏凸凸擁擁必是偷盜，快說實話，不然人來，上前與我搜，(差)吼，(思)老爺不必動怒，我拿出來給你爺看看，(取)呵哪，原來是一嬰孩，哦王婆懷抱嬰孩婆向何往，他是何人所養，(思)哦是我養的，要上外祖家中去，(官)哦你多大歲數，(思)我還小哪，六十三歲，(官)碎，人過七七不能生養，那有六十養子的道理，還不實說，人來，(差)有，(官)與我掌咀，(思)老爺慢看慢着我說，(官)是你快講，(思)老爺聽了，(數板)連連把頭叩，老爺在上聽，提起此小兒，不是我親生，我有一鄰居，日子太貧窮，他娶一媳婦，養兒不費功，一胎養兩個，足有十幾名，家貧實難過，送到我的家中，叫我抱出來，大街賣兒童，全是實情話，不敢把老爺瞞，從頭至尾說完畢，(官)嗚灰呀我想我只年過了半百膝下無子，我何不將此兒買下，接續蘇家的香烟，豈不是好嗎，王婆嬰兒要銀多少，(思)的只個，我說了一個賣，他老就要買，我若是送至張宅，恐有別的事情，我何不將計就計，賣了他又多得幾兩銀子，大人你老要買，給我十兩銀子，(官)人來，(差)有，(官)與他十兩紋銀，(差)吼，(思)咳，要少咧，(接銀)(差孩兒要衫思白)不行，我賣孩子，不賣只花袍子，

評 戲 大 觀

(官)起過了，呵哈我見他生的天庭寶滿，地閣方圓，日久必成大器、人役，(差)有，(官)打道回府，(下)(思)你說這個夠當，我說賣，他給我十兩銀子就買去了，我只回見了師父，就說送去了，只就不完了。正是暗中得財不費事，此事外人怎能知，(下)(上道元白)生在佛門芳近體，願把紅塵一筆勾，(小座)小僧道元，一輩收了兩門徒兒，二徒兒進菴不滿四月，就一旦死去，今乃八月初一，玄天大帝聖會，何不將妙嫺徒兒喚來，我師徒奉部經文，妙嫺那里，(陳)來了，耳聽師父喚，進房去問安，(進門白)師父可好。(道元)罷了請坐下講話，(陳)是師父將兒喚來，有何法傳，(道元)今乃八月初一日，玄天大帝聖誕，我有心奉了部經文，(陳)待兒噉口水來，取到噉口念經完道元白，生了，(唱)自幼佛法廣無邊，出家容易得道難，看破紅塵歸正路，不如出家得安然，(陳唱)我手敲木魚把經念，不由一陣好心酸，我說師父啊我想起一件事，我師弟死了足有九年，兒意欲燒張紙了了兒的意願，恐師父不悅兒不敢自專，(道元)開聽徒兒說了一遍，提起你師弟叫我心酸，徒兒既願為師父我也願，快快取道來紙馬錢，(白)取過紙馬錢，當場變燒紙(陳哭)罷了我的夫，(道元)你怎麼哭哪，(陳)我那負心的人哪，(道元)徒兒他怎麼負心呢，(陳)師父你想，自他進菴以來，師父待他親如骨肉，他竟只一命身亡，豈不負了師父待他之心，(道元對)呀對呀哭吧，(陳)罷了我那負心的人哪，(唱)焚化了紙錢哭了聲師弟，點點珠淚涇透了衣，你死一身只願你，你不願你妻(打住)徒兒他那裏來的妻，(陳)妻妻淒淒涼涼咱們師兄弟，你竟這一死，你把我們師徒離(道元)罷了我那夫負心的徒兒哇。(唱)老道姑心傷感二目淚落，啞硬咽咽叫徒兒怎不復活，為師父我惦念你你不念我，相壞了你的妻你的八年的八淒淒涼涼的師父

巴結命的師哥，我只說得道時顯章駝，我好來度你兩個上天成佛，不料想你狠心你把我捨，死去的徒兒閃秋波，看看你的師父與你師哥，你怎不活，我的兒，哭啼啼咽咽淚往下落，悲切切叫的兒慢把話說，（白）咳徒兒，不必哭了，哭死也不能活了，歇息歇息吧。（陳）師弟呀，（下）

（上一丑白）有福之人人扶佐（王）無福之人扶侍人，（張）張明，（王）王景，（張）大哥自從那年咱們主人出去逛會去了，至今一十五年，音信皆無，主母總是哭哭啼啼我只心裏怪難受的，咱們四外全都找遍，踪影無有，咱們哥兩個流達流達，（下）（上小生白）穩坐寒毡透，讀書爲功名，生蘇寶玉，我父現坐蘇州知府，我父將我送至南學攻書，今日悶坐書房，我何不遊玩遊玩，待我走走。（唱）公子邁步出房門，一到大街去散心，行走出在街市上，人烟稠密左右分，作買作賣分醜俊，也有年邁與青春，也有騎馬與坐轎，也有富來也有貧，公子懶觀街上景，去到南關尋友人，信步走進雙竹巷，（下）（上賈氏白）丈夫出外十五年，書未稍來信未傳，（小坐）奴賈氏，配夫張才爲妻，丈夫前十五年出外逛會至今未歸，丫環，（紅）有，你將樓窗支起，（紅）是，（小過場）咳，（唱）手扶欄杆愁緒增，心中慘切思想相公，夫哇，因何事出來不回家轉，至而今算來一十五冬，想必是在外邊身得了病，咳不能巴，總然就是得病，也當把家書信通，慢閃杏眼四卜望，呀那邊來了一位相公，看能多時認的了，正是丈夫轉回家中，叫春紅快把你家爺爺請，（紅）在那呢，（旦）你看不是麼，（紅）真是呀，（唱）春紅答應不消停，跑下樓走至進前把安請，（小生白）（紅）回頭來尊太太你老花了眼睛，（旦）哦，那不是你家爺爺嗎，（紅）那個行動相貌俱是一樣，就只是他十五六歲，呀太也年青，（白）太太想我家爺爺出外十五六年的光景，那位公子，才十五六歲，

評

戲

大

觀

再者說我家爺爺至今也有三十三四歲了，那烏能夠對哪，太太，（白）哦，（唱）見書生穿藍衫頭戴俊巾，又溫柔又典雅器宇深，看容貌真是張學富，骨格也不錯生毫分，身體行動俱是一樣，可惜他年庚未滿二旬，心中惜愛忙開口，奉紅呀你將他喚回來，我有話云，（白）奉紅，（紅）有，（旦）你將那位書生喚回，（紅）是 那位書生請回，（生白）將我喚回有何話講，（紅）我家主母有請，（生）好領我去見，（紅）只見我家太太，（生）哦太太可好，（旦）承問此處不是講話之地，請在內宅少敘，（生）太太請，（旦）丫環頭前代路，（上門分賓落坐）（茶）請公子貴姓高名，（生）小生姓蘇學名寶玉，（旦）我們只本城姓蘇的太少，惟有知府大人姓蘇，與公子可是一家嗎，（生）哦，那就是我的家父，（旦）哦，不知貴府少爺至此多有慢待望祈海涵，（生）豈敢豈敢，太太請坐，（旦）公子請坐，哦，公子請飲，（唱）陪着公子把茶端，低頭不語暗暗相慘，聞聽說蘇府本無子，用紋銀十兩買了一個兒男，看光景一定的是此子，我何不問他一問知其然，問公子府上令尊尊年齡，（生）家父今年七十三，（旦）令堂太太年高邁，（生）也與我的爹爹是同年，（旦）府中太太有幾位，（生）只有我的母親在堂前，（旦）公子弟兄有幾位，（生）無兄無弟少並肩，（旦）公子今年十幾歲，（生）小生知長一十五歲，（旦）聞聽此言暗把頭點，就知他不是蘇坤的親生兒男（白）公子，（生）太太，（旦）適才公子由此門外經過，老身見之，就有愛慕之意，老身突膽意欲與公子結爲干親，以適目前，不知公子意下如何，（生）如此母親有此美意，轉上受兒一拜，（三元袍）我兒落坐講話，（生）兒謝坐，（旦）哦適才老身陡胆冒出狂言，不料我兒竟有此意，我張門乃世襲進士之職，至今與侯府算是結下親了，張媽，丫環，（紅）有，快到前廳擺宴，款待你家少爺，（紅）是，（下）（旦

評 戲 大 觀

「兒啊隨娘來，(生)是。(下)(上王三思白)老身年幼玩過客，至今老來挨了餓，老身王三思，自從那年我賣了一個小孩，得了二十兩銀子，我早化淨了，現如今要吃沒吃要穿沒穿。我什麼也沒有賣的了，我這有一個藍衫，上城裏找一個大家賣上幾兩銀子，待我走走，(唱)急忙開櫃找藍衫，出的門來把門倒關，一行走着自己思想，想你來我乾閨女在張府當丫環，我何不求他與我折變，那裏換些個銀子錢，刮的沙土迷人的眼前，日頭正南好熟的天，曬的我脊梁骨子出燥汗，餓的我肚子裏直叫喚，正然行走來的好快，張家府門就在眼前，(白)我先到廚房找我乾閨女去，丫頭在房裏，(紅)嚶呀，誰呀，這是乾娘，你老作什麼來了，(思)咳我沒吃的了，東西都賣淨了，只裏有花袍子給我賣幾兩銀子，我好吃飯去，(紅)太太陪着客吃飯呢，你老等等吧(思)是了，快着點，(下)(上老媽擺酒宴請太太上公子陪酒罷上了環白)回稟太太，我的乾娘家中無有用度，拿來一件藍衫，要換二兩銀子，請太太過目，(旦)咱家並無男子要此藍衫有何用處，(看衫撈唱)一見藍衫變朱顏，從上而下仔細觀，我見此衫好面善。哦哦哦正是丈夫穿的藍衫，至今物在人不同轉，其中以裏定有原，沉音多時有主見，我何不叫過此人問他一番，(白春紅)，(紅)有，(旦)這件藍衫何人拿來的呢，(紅)是我王乾娘拿來的，(旦)你王乾娘他家有兒無有兒，(旦)他是子女俱無哇，(旦)你將他喚來我有話問他，(紅)是，乾娘哪太太喚你呢，(思)我還得見見太太，(進門丫環白)上邊是我家太太，(思)太太在上，老婢子與太太叩頭，(旦)哦起來，(思)是，(思)這公子萬福，(生)罷了，(思)請問太太，這公子是你老膝下的少爺呀，(旦)咳，老身那有此福，這本是本城蘇大老爺膝下的公子(冷垂)好哇好哇，至到如今身為公子了，想當初若非老婢子將你

送至蘇府，可焉有今日呀，（生）啊啊這位大娘講這一番之話，莫非說待我的身上有什麼恩惠不成，要你明說明講，不可糊里糊塗叫人心悶，（思）哈，只話叫我一時說說也說不完了，况且又在太太的面前也不必說了，太太將老婢子喚來有何話說，（旦）王婆，（思）太太，（旦）我來問你，這件藍衫是由於何處得來的，（冷垂）哦是我們的，（旦）我想你家並無有男子，要只藍衫有何用處，（冷垂不言）你若說了實話，莫說是二兩銀子，再多點我也能給你，你若不說實話，一定是你偷盜人家之物，我將你送到當官，那時可就難爲你了，（思）噯呀太太且莫動怒我說，只件藍衫，是公子他穿來的，（生怒白）啊呀，小生家中既有衣服，焉能穿你的衣服，真道的豈有此理（思），公子慢來動怒 我來問你，你不是蘇家生養，你可知過嗎，（生）咳，是我不知不曉，（思）嘿嘿大諒你也不知道，你要不怪我，我就對你學說學說，那年正月十五日，桃花菴中有個女尼叫妙嬋，就生了一個小孩交給我，給了我十兩銀子，叫我抱出來送至蘇州城雙竹巷張宅寶氏夫人膝下扶養，我抱着小孩剛一進城，遇見了蘇大老爺拜廟，追問小兒的來歷，我瞎編了一遍，說是鄰居小兒叫我抱出來賣的呀，他給了我十兩銀子可就買了去了，我把藍衫留下了，我就是公子你一生世的來歷，全說完咧。（生冷垂）哦哦哦（唱）一問王婆說清楚 低下頭來暗思乎，我本不是蘇門的後，我母親菴中爲道姑，明日去尋生身的母，定有天晴水落石出，（旦唱）哦哦哦我何不趁此追問我的夫主，回過頭來我把王婆呼，我說王婆呀我的丈夫現在何處，你必知道快說一個清楚，（思唱）我說太太呀此情我也不知其故，請太太去問妙嬋女道姑，再問問藍衫他出在何處，一定是公子生身的衣服，問問他你的相公現在何處，只件事呀道叫老婢子我也管乎，（旦唱）聞聽此言慢開口自

評 戲 大 觀

叫聲王婆聽個清楚，(白)哦王婆，思太太，只桃花菴中可有幾位女尼姑呢，(思)原是他師徒二人，現如今他師父死了，就剩小尼姑陳妙嬋了，(旦)哦王婆，(思)有，(旦)我不瞞你說，只件藍衫原是我丈夫前十五年逛會所穿，至如今音信皆無，明日我要到桃花菴中假意降香，他若不說實話，可要你作一個對證，(思)那個中哪，(旦)既是如此兒呀，(生)母親，(旦)你也不用憂悶，明日爲娘我降香回來的時節，兒你的生身父母也就有了下落了，兒你回府去罷，(生)是兒尊命，(旦)春紅，(旦)有，(旦)送你家少爺，(紅)是，送少爺，(生)免，(旦)王婆你今日也不必回去了，住在只裏明日好一同前去，(思)是，(旦)正是，明日假意去降香，爲訪妙嬋與夫郎，(思)太太只管把心放，只個證見我敢當，(下)(起五更上妙嬋)光陰似箭真似箭，青春往過永不還，(小坐)奴陳妙嬋，不幸師父下世去了，拋下我獨自一人，想當初我與張郎結好三月有餘，不料他竟自一病身亡，是我懷胎十月以滿，降生一兒，就命三思抱出送至蘇州城裏雙竹巷張宅寶氏夫人膝下抱養，至今算來一十五年，我兒他也長大成人了，今日悶坐禪堂一時心驚肉跳不知却爲何事，(上張明)師父門上來，(陳)施主何事，(張)今有蘇州城裏雙竹巷張宅寶氏夫人前來降香，(陳)哦，待我有迎，(大過場進門分坐)是我不知太太來到，未去遠迎，而前恕罪，(旦)不敢不敢，請問仙姑妙齡幾許，(陳)癡長三十二歲，(陳)哦，請問太太貴庚，(旦)三十三歲，(陳)哦，太太膝下可有幾位令郎哪，(旦)咳仙姑有所不知，自那年拙夫出外，至如今一十五年的光景，音信皆無，至今我膝下麼，子女全無哪，(陳)哦哦哦，(唱)我聞夫人訴其故，低頭不語暗暗思，命三思把我送入他府，他具怎麼言說子女全無，這其中一定的有別故，只一段實由叫我辭糊，想

評 戲 大 觀

必是我的姣兒命不長久，也許是天花痘疹他把命卒，一陣心酸想起來夫主，秋波二目滾下淚珠，心中慘切無有出路，（旦唱）我慢啓姊妹叫了聲仙姑，（白）嬈仙姑（陳）太太，（旦）你聽了，妾身之言，因何面代不悅呢，（陳）咳我見太太你老三十多歲孤身寂寞，與我出家人一樣，真乃可憐可嘆哪，（旦）哦仙姑既與我有同心之意，我有意與仙姑結爲姐妹，不知仙姑意下如何，（陳）有怨太太有那貴賤之嫌哪，（旦）妹妹何出此言，我就此一拜（陳）是，（三元泡）（旦）哦妹妹，（陳）姐姐，（旦）今日愚姐前來有一事不明，要在賢妹身旁領教，（陳）姐姐有話請講，（旦）就是只件藍衫我姐姐不得明白，（陳樹神唱）一見衫件吃了一驚，想起來當年的張相公，俺二人呀鳳舞交鸞恩情重，至今算來一十五冬，在禪堂生嬰兒我命二思去送，把小兒抱出門去用此衣遮風，至今物在人不在，我那個短命的夫哇，你好很心你竟自一死，你把爲妻我扔，短命的夫哇，二目落淚心中酸痛，（旦唱）早解其意問了一聲，（白）咳妹妹，（陳）姐姐，（旦）只衣服你可認識麼，（陳）姐姐言之差矣，愚妹我身旁自幼就無男子，我是那裏認識此衣呀，（旦）只件藍衫本是你的，是你在禪堂生了小兒會用的藍衫包裹，交與了王婆，臨行之時，送給他十兩紋銀，叫他送至蘇州城裏，雙竹巷張宅寶氏夫人膝下扶養，難道說你只十五年的光景，你就忘了不成嗎，（冷址）春紅，（紅）有，（旦）你將王婆喚來，（紅）是，乾娘哪，（思）作煞呀丫頭，（紅）太太喚你，（思）走咱們見去，（進門）太太喚我爲何，（旦）王婆，（思）有，（旦）要你實說只件藍衫的來歷，（思）是陳師父哪也不用瞞着了，已竟三頭對了案咧，你要說了大家也就沒有事了，別瞞着咧，（陳）姐姐開恩吧，（跪下）（旦）曖妹妹快快請起，哦妹妹，我來問你，你與咱家相公怎麼到在一處呢，（陳）曖姐

評 戲 大 觀

媚容窈窕，自那年虎邱山開了迎春大會，跟隨我師父前去遊玩，遇見咱家相公，來菴與妹結下赤繩，在此三月有餘，他身染重病，那時小妹我身懷有孕，相公言道若生一男，務必送至蘇州城裏雙竹巷張宅寶氏夫人膝下扶養，也是他大數臨頭他竟自一命身亡，（旦死）（思）太宗甦醒，（陳）姐姐醒來，（旦）哦，（唱）昏昏沉沉一夢中，耳傍忽聽有人聲，強打着精神睜眼看，罷了夫哇，二日落淚哭了聲相公，你死一身只願你，撇下了爲妻有多們苦情，寶氏哭的如酒大醉，（陳）（唱）妙嬋一傍勸只一聲，（白）姐姐不必哭了，（旦）咳妹妹只件藍衫因何又送與了王婆他呢？（陳）姐姐不知只其中還有個原故，（旦）妹妹請講，（陳）姐姐容稟，只因我懷胎十月已滿，果然降生一兒，就命三思送去，至今一十五年的光景，咱那姣兒他也長大成人了，姐姐咱那姣兒現在何處哪，（旦）咳可惜妹妹竟有只樣好意，至如今咱那姣兒可就落不着了，（陳）他往那裏去了哇，（旦）又被王婆賣與了蘇家，（陳）王婆呀王婆呀，你臨行之時，我是怎樣囑咐於你，好不該把吾兒賣與蘇家，真真氣死人也，（唱）柳眉緊皺面生嗔，罵聲王婆你不是人，王婆呀你臨行之時我怎麼囑咐你，臨行還與你十兩銀，因何不聽我的話，反把我兒賣與他人；負情貪財無天理，老而不死你算什麼人，（三思唱）聞聽此言忙跪倒，開口便把師父尊，（白）陳師父只事情不怪我哪，（陳）怪他你那一個呀，（思）怪他那個賣的，（陳）要你快講，（思）那年你老給我十兩銀子一個小孩，叫我送抱蘇州城裏雙竹巷張宅寶氏夫人膝下扶養，那時候我抱着小孩一進城，正遇見蘇大老爺拜廟回來，把我捉住追問兒的真情，我怎說是你老養活的呀，我就瞎編了一編，我說是鄰居小孩叫我抱出來賣的，說了一聲賣，他老就給了我十兩銀子把小孩可就買了去咧，昨天我沒吃的了，要把只藍衫

評

戲

大

觀

折變幾個錢花，可就給他老的去咧，全說完了，（陳）天哪哇，（唱）一聞此言怒滿懷，罵聲王婆你個老賤才，你臨行之時我怎麼囑咐你，把我兒賣與蘇門最不該，他本世襲一後代，你竟敢私自賣他圖了錢財，至今張門絕了宗派，好叫我爲負相公抱愧哉，痛哭姣兒淚不止，（旦）尊妹妹不必啼哭有了安排，昨日見兄他在門外行，誤認咱的丈夫轉回家來，因此將他讓在家內，偏遇見王婆買衣他說明白，咱的姣兒他是悲啼的回家去，我才假意降香望只裏來，咱的丈夫雖然一死也留下後代，事至於此你也不用悲哀，不必啼哭心路兒窄，回頭來叫了聲王婆你快起來，（白）王婆起來，（思）是，（旦）哦妹妹事至於此，也不必說了，你我算是一夫二妻了哪，（陳）那是自然哪，（旦）妹妹隨我棄捨玄門一到蘇家要兒不遲，（陳）就依姐姐，（旦）哦妹妹咱丈夫骨骸現在何處，姐姐我要哭他一場哪，（陳）怎說姐姐還要哭他一場，（旦）正時，（陳）隨我來，（吊魚）姐姐你來看，咱丈夫的骨骸就在供棹下掩埋，（四占頭）罷了夫呀，（旦唱）一見靈柩跪在了地，哭了聲丈夫怎不答應妻，自從那年你看會去，爲妻我時時刻刻掛在心裏，家人找了好幾次，回信言說無有踪跡，妻爲你三天不進一粒米，一腹的哀情告訴誰去，你自一死顧了你，閃的我東不東來西不西，我好比飛禽拆了雙翅，好比駿馬缺了四蹄，咱夫妻恰好似鴛鴦交頭落在水地，是個人棒打鴛鴦兩分離，哭夫哭的如酒醉，（陳唱）哽哽咽咽淚珠兒下滴，哭罷了多時不中用，勸姐姐止淚莫要悲啼，（白）姐姐不要哭了點香燒紙吧，（索拉皮子）罷了夫哇，（大過場）（旦）張明那裏，（丑）來了，主母喚我爲何，你將菴主喚來，（丑）是，（下）妹妹將細軟之物收拾收拾，隨姐姐我還家。（陳）是，（上張明代菴主）回主母只位就是菴主，（旦）怎說你就是菴主，（主）正是，（旦）從今後

評 戲 大 觀

要你吊諸別帥看廳，(主)是，張叻吩咐套車伺候，(丑)是，(下)(旦)賢妹，隨我上車，只正是賢妹隨我把家歸，(陳)棄捨玄門反爲俗(下)(又上張明)奉了主母命，(王亮)蘇府去打聽，(張)咱們哥倆上蘇府打聽少爺在府沒有，到咧裏邊那位在，(役)哦何事，(丑)蘇大人可曾在府，(役)我們大人代領合城的生員，南京趕考，未在府下，(丑)這就是了，(下)(上旦陳)家人蘇府去打探，(陳)爲何不見轉回還，(上二丑)稟主母我們回來了，(旦)進房講話，(丑)是，(旦)蘇大人可曾在府，(丑)蘇大人代領合城人員，南京趕考，未在府下，(旦)這就是了，要你退下，(丑)是，(下)(旦)哦妹妹，(陳)哦姐姐，(旦)我想蘇大人代領合城生員南京趕考，其中定有咱的姣兒，單等他回來的時節，再去耍兒，不爲遲晚，(陳)就依姐姐，(旦)正是，咱兒趕考奔南京，(陳)回來蘇府把兒爭，(下)催馬，(上)少爺身得仲，報喜走一程，蘇少爺得仲頭名狀元，命我回府報喜，我只得馬上加鞭，(上蘇坤四紅旗)(狀元唱)人馬駝駝往前奔，(掃頭)本院蘇寶玉，隨父南京趕考得蒙聖恩得仲頭名狀元，聖主命我回家探鄉祭祖，人役，(役)有，(生)急刻馬開道者，(唱)揚揚得意把轡掄，馬上開口叫聲役人，急急開道往前奔，狀元回家祭祖坟，(下)(上旦陳)靈根移栽他人地，(陳)空望珍珠兩眼饑，(旦)妹妹，(陳)姐姐，(旦)聞聽說咱的姣兒得仲了頭名狀元，怎不見蘇府前來賀喜，明日姐姐我要到蘇府耍兒，(陳)好就依姐姐，(旦)只正是，明日蘇府，賀喜，(陳)追問異種何人男，(下)(上四紳士)白馬紅纓色色新，不是親者強來親，諸位大人請了，蘇大人令郎高榜得仲，你我前去賀喜，來此已是，裏邊那位在，(役)何事，(紳士)回稟大人，我等前來賀喜，(役)是，有請大人，(坤)何事，(役)諸位紳士前來賀喜，(坤)裏邊有請(役)自

桃 花 菴

四五

評 戲 大 觀

請，（紳士）大人那裏，（坤）諸位大人那裏，（紳士）大人令郎高榜得仲，受我等一拜，（三元泡）衆位大人請到宴上飲酒，（紳士）請，（坤）我兒得仲，衆位前來賀喜，真叫老夫喜之不盡呀，哈哈，（笑）（役）回稟大人，寶氏夫人前來賀喜，（坤）咱與他素無相識，好稟知後堂，（役）是（大道場）（旦）請問太太高壽身體還只等的康泰，真乃可喜可賀，（蘇太太）老身還小七十三歲，（旦）府中可有幾位夫人，（太）只是一夫一妻並無有納妾，（旦）太太膝下可有幾位令郎哪，（太）只有一個犬子，並無有多多的，（旦）只就是了，（上生白）前應辭親友，後堂拜母親，母親在上受兒一拜，（旦白）起來，兒啦，此處並無有外人，我兒你落坐講話，（生）哦是兒落坐，（太白）兒嚙，見了此婦，爲何這樣稱道呢，（生）母親非知，那是孩兒我認過的義母，（太）哦只就是了，（旦）兒啦，爲娘我窮了，他人倒爲兒你的親了哪，（生）母親你老言講此話叫孩兒我是一字不懂，（太）只一婦人好生的無禮，拿我的兒子當作你的兒子不成麼，（旦）你且莫要爭論，你言說狀元是你的親生兒子，我來問你，他是何年何月所生，要你一一的說來，（太）哦哦，（唱）叫他一言問住了我，無言對答哼了一聲，你說他是你的親生子，你拿何物作證憑，（旦）要問證憑有證憑，我今日前來專爲認我的姘生，他本是有爹無娘的張門後，你要想強霸可是萬不能，你以官轄治強迫真，瞞了父母不知情，現如今水落石出真情兒露，你還想着瞞心昧己的強占爭，後堂正然爭子嗣，（上坤唱）來了蘇坤老令公，邁步才將後堂進，見了夫人身打一躬，（旦白）大人可好，（坤）夫人承問夫人請坐，（旦）大家落坐，（坤）夫人來了，下官禮貌不週，太太多有海涵，（旦）我無端取搗甚覺不安了，（坤）哦方才聽太太口中云語，前來認子，但不知那一個是太太的兒子呢，（

評 戲 大 觀

且)就是只說說元的元，他是我親生的兒子，(坤)哦太太(唱)老夫並無多得子，只生狀元一條後承，(旦唱)聞聽此言氣又恨，再叫聲大人要你是聽，(白)大人言說狀元是你的親兒子，我來問你，是你們家那位夫人生養，(坤)哦就是我家夫人生養，(太)着老身生養，(旦)我來問你，你家夫人他多大歲數，(坤)七十三歲，狀元他一十五歲，(旦)嘿嘿且有來麼，你家夫人他七十三歲，狀元他才一十五歲，只七十三歲削去一十五歲，下落五十八歲，你家夫人他五十八歲還能生兒養女不成麼，我未聽見說，天地間還有只等的奇事。(坤)只一夫人好生的無禮，拿我的兒子，口口聲聲當作你的兒子，難道說你有什么憑據不成麼，(旦)那是自然，丫環，(紅)有，(旦)你將陳太太王婆喚來，(紅)是，(下)等他二人到來自然有個水落石出，上妙嬋王婆與官對面(坤白)你還未曾死呢麼，(思)嘿嘿我要死了你們上那找四至去，(旦)王婆，(思)有，(旦)要實說狀元他是何人生養，(思)那個中哪，那狀元爺也不是他老生養，也不是他老生養，是他老生養，(坤)呸，我的兒子你怎說是他人生養，(思)大人，那年正月十五，我抱着個小孩剛一進城，遇見你老拜廟，追問兒的其情，我說是鄰居小孩叫我抱出來賣的，我說了一個賣，你老就給我十兩銀子把小孩可就買去了，難道說才一十五年的光景你就忘記了不成麼，(旦)哼果有此事，(坤)嘿嘿，那就對了嗎，那一個他早已死去，只一個果然是我夫人生養，(思)那我就知道了，(陳白)呀大人你想抵賴，難到說我養的兒子我還不記的不成嗎，(坤)只一個你又來了，你言說狀元是你的兒子，難道說你有什么憑據不成，(陳)那是自然，想當初我母子分別的時節，是妾身我悲切痛恨遂將小兒的幼指咬下半截，以爲後來母子相認之證，且叫狀元過來，當場驗明，若是十指無傷

，一定是你親生之子，若有一指損缺，由不得你仗官霸占，兒啦兒啦，你若戀明母子之情，你就當面承認，你竟負那養育之恩爲娘我呀我就死在這裏，我也不回去了，（四古頭）（生）罷了我那個養兒的娘哪，（唱）聞聽此言我只心痛，淚珠滾滾溼透衣衫，上前來拉着了生身的母，娘哪娘哪咱母子十五年不得團圓，拉着母親淚不斷，（坤）叫聲我兒聽父言，（白）我兒起來，去請衆紳士，（生）是，有請列位，（上紳士白）老大人將我等喚來，有何事議，（坤）所謂狀元之事請衆位大人公論公論，（紳士）哈哈，（笑）狀元爺身出張門，乃張門骨血，禮應歸宗，惟老大人扶養成人而且名登金榜，蘇門無人承祧，有禮有虧，准情度理莫如雙祧爲善，狀元贅入丞相之女，生子姓蘇，承祧蘇門繼業，張家另娶妻妾生子姓張，一担雙祧，豈不兩全其美，我等愚見至此，不知老大人與三位夫人意下如何呢，（旦陳）多蒙諸位大人高見，又蒙大人養子之恩，轉上受我居家一拜，（三元泡）正是，蒙恩扶兒多承謝，蘇張一子兩不絕，（尾聲完）

借女吊孝

（上彩旦）自幼生來命運窮，說媒接喜度日生，（小坐）奴周蘭英，丈夫下世去了，拋下我是孤苦伶仃，我不免說說媒接喜跳大神看眼睛，弄幾個錢糊口，今天吃了早飯，我不免說媒走走呀，（唱）周蘭英，坐在房中，思想起來命運太窮，一十五歲把門過，妨死我的丈夫命歸陰城，拋下了小奴沒法過，以指我說說媒接喜看眼睛，今日不往別處去，說媒一到王家營，叨叨念念王家營奔，弄幾串銅錢好來過冬，（下）（上王九忠夫妻說引子）家豪富大，（彩旦白）廣有驛馬，（對坐）（生）

老漢王九忠，(彩旦)老漢莫氏，(生)丫頭媽，你把我傾苦了，(彩白)我怎麼把你傾苦了呢，(生)你一輩子連個兒子也沒給養活，你不是傾了我麼，(彩旦)咳沒有兒子，不是有咱們丫頭呢，(生)咳別提咱們丫頭了，三分相人七分相鬼，連個婆家都找不出來，歸齊就等養活他家門老吧，(唱)坐在房中把憂愁，叫一聲丫頭媽聽從頭，你我缺子沒有後，只生一個醜丫頭，你我到在百年後，是何人披麻代孝送到墳坵，說到此處我的心難受，(彩旦唱)勸一聲老頭子別發愁，你說是缺子沒有後，咱們現有個十七八的大丫頭，你我若到在百年後，他也能披麻代孝送到墳坵，老兩口子正然門口，(上英唱)來到王家大門頭，(白)來到王家大門頭，裏邊有人麼，(生)誰來了，哦原是蘭英來咧，上屋去坐著吧，大奶奶在房嗎，(彩旦)蘭英來咧快坐下，(英)老員外爺坐下吧，(生)不我上書房裏看書，你跟我們大奶奶說話，(下)(彩旦)蘭英啊你怎麼十幾天沒來呢，(英)咳大奶奶的話，你還不知道我的事情忙，今天接喜，明天吃喜面，後天辦生日，我只個瞎事多麼，(彩旦)我前半月託你的事，有眉目麼，(英)不是給小姐找婆家的事麼(彩旦)是呀，(英)道有只們一家，可算是門當戶對，可但一件我得看看姑娘，才能有准呢(彩旦)你先別看姑娘，你先說說只家人姓甚名誰，學生長的怎樣，完了我願意了，再看姑娘不晚，(英)好大奶奶聽了(唱)未從說話笑英英，口尊一聲大奶奶聽，離此不遠八里地，莊名就叫張家營，張家營有一位張員外，張標就是員外名，一輩所生一個子，先生起名叫張保童，今年二十八歲，現在南學把書攻，你兩家門當戶對，只門親事可道願應，(白)太太你願意不願意呢，(旦)那我就願意咧，()不行我得看看小姐，(旦)咳你不用看了，(英)不行我不看看小姐，我到那頭沒有什麼說的

(旦)好一定要着，你等着我把我閨女叫來，差容呀，(上美容白)媽叫我作煞呀，(旦)來客咧，(容)我吃客，(旦)吃不的，(英)大奶奶就是小姐呀，只算拉倒咧，人家學生，長的相畫上的是白，咱們小姐，相妖精是的，我可不拔只罵算了罷，(旦)咳說媒的人，得會兩頭瞞着，你得說姑娘長的好，若親事作成了就好辦咧，(英)大奶奶的話雖然說當媒人的是瞞頭瞞尾，誰白挨那個罵呢，(旦)哦你是要錢哪，蘭英你來看，只是現大洋五十元，你先拿去代着，親事若妥，另有贈謝。(英)大奶奶還用着只個咧，那門我就拿着咧，明天你聽喜信吧，我就要走咧，(旦)你吃飯走吧，(英)不咧，(下)(上張彪夫妻引子)(老生白)家大富豪有銀錢，(彩旦白)不缺吃來不缺穿。(老生)老漢張彪，(王)老身王氏，(老生)保童他媽呀，(王)說什麼員外，(老生)咳咱們保童十六七歲咧，連個媳婦也沒說上，好不叫人掛念着，(唱)老張彪，我把話明，叫聲夫人你是應，咱們保童今年十六歲，至今沒把親事完成，單等媒婆來到了，叫他給咱們說門親情，夫妻房中正然談論，(上英唱)又來了說媒的周蘭英，(白)來到張家咧，門開着呢，我就進去，員外太太在房麼，(老生)說來咧，還是蘭英咧快坐下，(英)員外太太可好，全吃飯咧，(老生)蘭英啊，你跟你們太太說話，我去叫他們給你燒茶去，(下)(王白)蘭英只幾天怎麼老沒有來呢，(英)咳太太呀，我的事很多的，可那有閒空咧，(王)那們你今天怎麼有工夫了呢，(英)今天特來給咱們少爺保媒來咧，(王)我跟我員外爺止爲保童的親事犯議論呢，可有相當的姑娘麼(英)有啊，只家人來才好呢，姑娘長的，那纔是漂亮呢，(王)是那的姑娘，姓甚名誰，對我告誦告誦，(英)太太聽了(唱)蘭英開口面代笑容，太太不知容我告誦，雖此不遠八里地，莊名就叫王家營，王家營有個王員外，

評 戲 大 觀

他的名字叫九忠，一輩無兒只一女，姑娘名叫王美容，今年二十九十八歲，小模樣兒長了一百歲，他與少爺作夫婦，好似玉女配了金童。太太你老可道願意，我好回復王家去，(玉唱)連連說是我認可，只們親學我不打聽，(白)你只們一說我就認可咧，都是要什麼彩禮，你就叫他們開個單來吧，(英)人家也是個便家，要不了多少東西，說到只不是我還就去，給老王家個信去。(王)好咧，只就算成咧，你回復去把，我送送你，(王)咳太太快在屋吧不用送咧，(下)(上小生白)走哇(唱)來了學生張保童，吃了早飯把學上，一宗喜事在心中，我的爹媽給我把親定，我的媳婦叫王美容，單等着我的喜事到，我也鬧一個滿堂紅，歡天喜地大路上走，(上丑唱)又來了好說好笑的二楞怔，吃完早飯把街上，瞧見姪兒張保童，(小生)三叔好呀，你上那去，(丑)上街呀，保童你怎麼只們歡喜呢，(小生)三叔啊，我爹媽給我說媳婦咧，(丑)好呀，說的那莊的姑娘哪，(小生)說的是王家營的王九忠的姑娘王美容咧，(丑)誰，王美容，歪呀呀呀，(小生)怎麼的，三叔你嘔什麼，(丑)咳孩子，你還樂呢，我要告訴你，哭也哭不出韻調來，(小生)那是怎麼說呢，(丑)保童聽三叔告訴你，(唱)三楞怔把話明，叫聲保童你是聽，世上誰醜也趕不上你媳婦醜，那真地是個活妖精，高裹下裹有三尺半，粗裹下亦有二尺掛零，頭上頭髮有二寸，黃皮瘡長滿了只冒膿，前邊長了雞胸脯，後邊的駝背只鼓囊，只樣的醜妻咱們不能要，我找你爹媽把氣生，越說越惱我往裏走，(下)(小生唱)氣壞學生張保童，方才三叔說給我，找我爹媽把氣生，手挾書包回家去，(下)(上老旦唱)老身獨自坐房中，我的孫孫把學上，放午學也該回家中，歡天喜地房中等(上小生白)來了學生張保童，邁步我把上房進，見了奶奶放悲聲，今日孩兒得了病，

評 戲 大 觀

奶奶呀，碗姜湯欲喉嚨，（老旦唱）老身這裏不待慢，忙把茶碗拿手中，老身邁步往外走，門坎子拌了個倒栽葱，（倒死介）（小生）我奶奶怎麼摔只裏咧，噫呀沒氣咧，爹呀媽呀三叔呀，我奶死咧，（齊上白）怎麼的咧，你奶奶死了，在那裏，罷了娘啊，（全哭三元泡）保童哪你奶奶怎麼死的，我說我頭疼咧，我奶奶給我熬姜湯去，叫門坎子給拌倒咧，（老生）老太太八十多歲咧，只是喜喪，咱們得好好辦事，（小生）爹媽呀，你們辦喜喪吧，我可要走咧，（老生王氏）你奶奶死咧，你怎麼走呢（小生）爹媽給我說的媳婦太醜哪，（老生王氏）誰說是醜呢，（小生）我二叔說的，（老生）老三哪是保童的媳婦長的醜嗎，（丑）咳大哥呀那連一分人才也沒有，簡直說是個妖精（老生）那怎麼辦呢（丑）我有主意，保童你也不用走，大嫂子你們全換孝衣，我有辦法下去，（下）（老生）老三啊有什麼主意，（丑）大哥你寫一個喪帖子，給爺王家送去，就說是叫咱們媳婦來慘靈吊孝來，（老生）沒有那個禮呀，（丑）他不來就算荒咧，他要長的好必來咧那親算妥，他不來就荒好不好，（老生）好就這們辦，待我寫來，（三元泡）老三快去，（丑）得我下帖走走，（唱）三楞怔不消停，下帖來到了王家營，來到門前高聲叫，叫聲親家王九忠，開門吧來開門吧，來了親家三楞怔，（九忠唱）九忠正在房中坐，忽聽門外有人聲，用手開開門兩扇，原來親家三楞怔，（白）三親家來咧，上房屋坐着呵，（丑）不咧，只是喪帖子，叫你照帖辦事，我大哥說的，我要走咧，（下）誰呀，只喪帖上，是慘靈吊孝親算妥，不慘靈親事就算荒，一定是人家知道姑娘長的不好，我把我們老娘子叫出來，叫他想法子，丫頭媽呀，（上莫白）什麼是大呼小叫，你養活的閨女，人家不要咧，你想法子辦我不管，靈也得慘，幸也得吊，親事還得別荒了，你給我辦我不管咧，（下）

(王氏)老爺子別走啊，我看只喪帖子上，寫的是什麼話，上寫拜上拜上多拜上，拜上親家王九忠，摻靈吊孝親算妥，不摻靈不吊孝，親事就往雨下崩，哦只個，我呸白咧，一定是走漏了風聲咧，周蘭英也跑咧，叫姑娘去吊孝去，不好了，人家就不要，我咧也不要只個妖精咧，我把他叫出來，把他打死就完咧，美蓉啊，美蓉啊，媽叫我作煞呀，蠢丫頭(唱)老身一見心好惱，罵聲丫頭醜妖精，今天將你活打死，免的爲你犯愁容，母女房中正然爭吵，(小旦上白)來了街房李鳳英，在房中坐的我悶悶不樂，找我的姐姐去作女工，一脚門裏一脚門外，瞧見了乾娘他把氣生，(白)乾娘你怎麼又跟我醜姐生氣，(莫氏)鳳丫頭來咧，快坐下吧，鳳子你不知道啊，你的醜姐姐有婆家了，(鳳)乾娘你大喜咧，(莫氏)鳳丫頭來咧，(唱)未從說話代愁容，丫頭不知聽娘告訴，我與你醜姐姐把婆家找，離此不遠在張家營，張家營有一位張員外，張保童就是你姐夫的名，你的醜姐姐命太硬，妨死他奶奶婆婆命歸陰城，人家張家就把喪帖下，叫你的醜姐去摻靈，摻靈吊孝親事算妥，不摻靈不吊孝親事就往雨下崩，我有意借你去吊孝，不知丫頭可從願應，(小旦)唱)聞聽此言心好惱，乾娘說話禮不通，世界上借柴借米全都有，沒聽說借人家閨女去摻靈，家中對我母親講，定然找你把氣生，怒氣沖沖往外跑，(莫)走上前來拉住鳳英，(白)丫頭回來，媽跟你說笑話，你就翻咧，慢說是不借，總然借還不能白借哪，(唱)總然是借你不能白借，在內中有許多的大香應，媽媽給你四十畝地，錢糧租子媽媽給你封，你要是作媳婦媽媽把你陪贈，媽媽陪你三尺多高的大對瓶，媽媽陪你頂箱立櫃加心櫃，媽媽我還陪你一架大座鐘，叮當響，響叮當，又是好看，又是好聽，你只着你媽把你陪送，兩個破箱子一對錫燈，不知你願去不願去，小心

眼裏打一打調停。(小旦唱)聞聽我的乾媽講一便，不由的心裏暗調停，我替我的醜姐姐只一回孝，後半輩的日子不受貧窮，我有必應允去一趟，外人們傳說可不好聽，果然是清酒紅人的面，財帛動心果實情，低頭一想有有有，叫了聲乾娘你老聽，只件事若以孩兒願意去，恐怕我媽媽他老不應，乾娘你老把我等，等我問媽媽應不應(莫唱)丫頭說的到是禮，你把這些東西先拿回家中，你媽若是願意了，你們留下用，你媽若是不願意送回程，(旦)答應了一聲兒尊命，也不用干娘掛在心中，辭別干娘回家去，(下)(莫唱)道叫老身喜在心中，歡天喜地把丫頭等，(下)(上彩旦白)窮怕親戚富怕賊，日子過的更累墜，(小坐)老身李門錢氏，許配李太爲妻，一輩所生一兒一女，兒名李福，女名鳳英，就說我個丫頭，打早晨起來就出去串門子去了，只是天快黑咧，還不見回來，看起女大不可留，留來留去他就常罵人哪，(唱)李錢氏坐房中，思想起丫頭李鳳英，吃了早飯他把門子串，只說時候不回程，單等着死猴丫頭回家轉，必然打他兩大巴掌，越說越怒越有氣，(旦唱)來了姑娘李鳳英，邁步又把房門進，瞧見媽媽又把氣生(白)媽媽你怎麼的氣(錢氏)哈哈你可回來咧，你可把媽氣壞咧(旦)媽媽你別生氣咧你看只個(錢氏)呀我說了頭你回去了，只們半天，回到只又是銀子又是錢，打那拿來的(旦)只是相好的給的，(錢氏)哈哈，你只十七八的大閨女有了相好的咧，媽可不能讓只個，(旦)媽呀只不是兒我的相好的，是媽媽你的相好的給的，(錢氏)媽的相好的，沒有只們一個人(旦)王莫氏我干娘，(錢氏)你干娘他給咱們只些個東西，一定是求着咱們咧，(旦)咳娘哪，(唱)未從開口面代笑容，媽媽你老落坐聽兒告誡，兒清晨起來把早飯用，串門子一到我干娘家中，一進門我干娘正把我姐姐打，孩兒我追問底情，說是

評 戲 大 觀

因爲給我姐姐把婆家找，離此不遠張家營，張家營有一位張員外，他有一子張寶童，他們兩家把親定，不料出了差事一宗，我的姐姐命太硬，妨死了奶奶婆婆命歸陰城，張家差人把喪帖子下，叫我的醜姐姐去殯靈，言說殯靈吊孝親算妥，不殯靈不吊孝親事就往兩下崩，我干娘他老把主意想，叫孩兒我替我姐姐去殯靈，借兒殯靈去吊孝，不知母親可道願應，（錢氏）聞聽此言心好惱，大罵莫氏禮不通，世界上借柴借米多多有，沒聽說借人家閨女去殯靈，丫頭在家把媽等，等媽找他把氣生，怒氣沖沖往外跑，（小旦唱）走上前來拉住衣裳，（白）媽媽呀我干娘說來者，借也不能白借呀，（唱）我干娘借不白借，在裏邊還有許多大香應，他給咱們四十畝地，錢糧租子不用咱們封，兒要是出閣了他還賠贈，他賠贈兒綢緞好衣綾，他給我頂箱立櫃加心櫃，三尺多高的大對瓶，他賠我座鐘掛鐘子兒表，按着時刻嚮常琴，叮當響，又是好看又是好聽，只着媽媽把兒賠送，不過是一個破櫃一對錫燈，孩兒我若是去只一蹙，後半輩的日子不受窮，容兒去了兒便去，不容兒去，只個東西給我干娘送回家中，（錢氏唱）一見我的丫頭要往回裏送，走上前來拉住了鳳英，（白）丫頭來先別走等媽心思哦哦，（唱）聞聽我的丫頭一夕話，不由老身犯了叮嚀，我有心不叫丫頭去吊孝，只些個東西難到我的手中，常言說清酒紅人的面，財帛動心果真情，丫頭你去管去，媽媽的言語你記在中心，你去的房來暗思想，弔孝一到張家營，我的姐夫若是長的好，弔孝一畢早回家中，我的姐夫若是長的好，若想回來萬不能，歡天喜地干娘來奔，（下）（錢氏唱）道叫老身喜心中，歡天喜地房中等，（下）（上莫唱）莫氏房中等鳳英，單等女兒他來到，弔孝一到張家營，

評

戲

大

觀

老身房中正然叨念，（上旦唱）邁步走進房中，（白）干娘兒回來，（莫）你媽願意不願意，（旦）我媽願意，（莫）好叫車把司，（車）吼，（莫）套車上張家當吊孝去，（車）吼，（下）（上張家送紙傾客白）新親來了接客，（大過場）（小旦扶靈白）罷了奶奶呀，（唱）手扶靈柩放悲聲，奶奶婆婆死的苦情，自從咱兩家把親定，實指望早早晚晚把你侍俸，哭罷少時偷眼看，打量我的姐夫張保童，只樣的奸人沒有好命，道叫奴家惜愛的呀，看姐夫看的我身懶動，（丑唱）在一傍急壞三楞怔，（白）大哥哥大嫂只是他借來的，咱們給他先拜天地後出靈，（同白）好拜堂，（上值客丑扭着莫氏拜天地）（大過場小生白）正是千里姻絲如綠牽，（小旦白）不是人緣是天緣，（下）（老生白）惱恨親家禮不通，不該借女來殄靈，生米已竟作熟飯，（莫白）官事咱們打八冬，（下）（尾聲完）

德孝雙全

又名打狗勸夫

（上大生青衣）屬九隆冬雪花飄，（張氏）無吃少燒古難熬，（大生）趙運窮，（張）張氏，（大生）小子媽你看來到年節近想個過年的落兒，（張氏）咳你呀你呀，（唱）長嘆了一聲淚汪汪，悲悲切切把口張，難與你說出來只句話，不知羞愧太平常，男兒漢老婆孩子不能養，枉生了人皮在世上，（大生白）我實無法可使了，（張氏唱）咳，你再從頭想一想，因何至今受淒涼，父母生您弟兄倆，遭小爹爹下世母也亡，家務之事你執掌，兄弟半幼上學堂，自從弟妹把門過，你那個性兒改了腸，吃哈玩樂進賭場，無奈何分家手足失情腸，你不改前非還照樣，一半家業你遭光，驕親誑友瞎白道慌，指山賣磨你有妙方，至如今孩子老婆受凍餓，也沒有你那樣拆東北去學西齋，今天是

評 戲 大 觀

臘月二十四，無有一粒下鍋的糧，（小生白）我算是一線之路無有，（張氏唱）你我凍餓還罷了，孩子們哭啼我心傷，今日你往老宅去，找咱二弟趙連芳，是怎麼求來是什麼借，凡事求他把咱幫，（大生唱）聞聽此言心難過，二目落淚悔斷了腸，（白）就依你的主意，找個口袋，（張氏白）等着我給你取去，（取到）早去早回，（大生白）不用囑咐在家等着吧，（旦下）（大生）噫呀難死也，（唱）連騎邁步出了房門，思想起來後連不強，想當年趙家莊的財主數一數二，我也是個富家郎，穿過綾羅與綢緞，花兒鞋一個月穿過兩雙，吃過珍饈與美味，燒酒壺一天三遍要燙上，逛過班子與下處，三等二等老媽兒堂，要賒錢是樣樣兒都會，牌寶色盒不外行，抽大烟一天抽過四兩土，每日不離大烟箱，吃美味吃的過了口，折受如今嚙精糠，哈酒尋空耍醉鬼，失物亂事把身體傷，宿柳巷酷的精神爽，腰疼腿酸癆病腔，爲賭錢纔把家業敗，去盡了地土賣盡了房，惟有大烟更厲害，抽的我皮肉焦瘦面交黃，夫妻情男不男來女不女，回床共枕與隔牆，吃哈嫖賭大烟首款，勸衆位去萬不可路走謊唐，總要殷勤務本正，不至於喪家敗產受淒涼，我連騎從今要學好，再也不能混張狂，道道念念來到了，來到老院大門旁，大門緊閉柴從開放，想是二弟未起床，且在門外等一等，二弟出來再借糧，或多或少回家轉，若見弟妹面無光，連騎正在大門外，（上二生唱）嘆嗽一聲出了房，用手開放門兩扇，瞧見哥哥在那旁，復又轉身回裏走，（大生唱）連騎進前拉衣裳，（白）兄弟慢走哥哥我來了，（二生）早看見了，（大生）兄弟你好，（二生）我若不好就出來了，（大生）你吃飯了未有呢，（二生）吃不吃的怎樣，（大生）哥哥咳未吃呢，（二生）你怎麼不吃呢，（大生）無糧食吃什麼，（二生）那就得餓者啣，（大生白）兄弟呀，哥哥有話說呀，（二生）會我有什麼話說呢，

(大生)咳兄弟呀，(唱)未從說話笑臉揚，叫聲兄弟聽其詳，我今到此不爲別的事，來找兄弟借斗糧，你把粗糧借給哥哥二斗，過了新年必還上，笑嘻嘻的遞口袋，(二生唱)連芳一見氣昂昂，你且退後我有話講，(大生白)兄弟有話只管說來，(二生唱)要你聽說莫着忙，如今分家兩下裏過，怎該我把你來幫，(大生白)你不是我的兄弟麼，(二生唱)你我果是同胞兄弟，待你未曾失了倫常，想當初二老爹娘下世早，原是哥哥你把家當，吃哈穿帶不必講，交朋爲友是正行，不該每日進賭場，磨拳挽袖把光棍裝，怪我無知說你幾句，你就要分家兩下揚，無奈分開各自過，弟不與兄爲累兄不占弟之光，每人都分五頃地，各自都分百石糧，你搬出老宅離了我，只落的兄居南村弟北庄，你還照常耍又鬧，輸盡地土就要折房，親戚說來朋友勸，不但不聽反成邦，如今家產盡輸去，每日把着大烟鎗，不醒心你是迷昏漢，爲賭爲抽你把人誑，借給你糧米你不是還賬，大諒着我那嫂姪不能占光，家中餘糧可不少，糧房以裏滿着倉，不借給你我留着填道，有你會輸我會揚，(大生唱)聽此言木雕泥塑豎閉口，週身是口也難張，果然是理虧咀就短，心中好似火燒腔，是我當初辦錯了，那時節明公指教怎不省腔，早若聽了親朋勸，何至如今受淒涼，不借了走從今立志相，何若在此底頭與他求邦，抬起足轉身就要走，眼望口袋暗思量，孩子們在家等着吃飯，老婆子等這下鍋糧，空手而回說什麼，豈不是垂頭束手暗暗淒涼，咳長嘆了一聲說罷了，還得好話把他仰，人貧志短果然短，馬瘦毛長果然長，無笑強笑叫二弟，兄弟呀我知道你說的苦口是良方，哥哥當初走的錯，一片家產盡遭光，是我自遭富自受，可憐你嫂子跟我受淒涼，因我飢寒常來借，自己也知道臉無光，平常日子不來求借，只因年近日子不長，今天臘月二十四日，昨天晚上祭

竈王，對門鄰居下敲響，惟有我冷落凄凉甚難當，煤油缺少怎把燈點，無柴燒火炕冰涼，你娘子哭哭啼啼把我嚷，我對不起孩子老婆口難張，你姪女又要紅繩與腰帶，你小姪又要帽子與袍張，又問過年咱們割幾斤肉，聞此言真叫人把捲心腸，今日起慌的我去集趕，腰中無錢空着忙，站在了屠桌一旁兩眼有望，轉到了無人之處暗傷腸，仍然還是空回轉，一路上思前想後實無方，親戚朋友不敢上，怕我誑騙先敵防，有心莊中去求借，如今我走的人緣不強，到家中仍舊還是無生路，鍋蓋長在鍋台上，萬般出在無計奈，你嫂子叫我來借糧，又說是你到那裏好好的講，見了二弟訴衷腸，借給咱們糧二斗，過了新年必還上，兄弟呀爲兄以就來到此，總得兄弟把我幫，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汪，魚情水情全不看，還要看看我同胞一爹娘，再看你嫂子一點面，兄弟呀咳可憐你姪男姪女小孽障，說到此強含眼淚心如刀攪，咽喉拔起代免強，無笑強笑遞口袋，（二生唱）漣芳聞聲落淚行，（白）哥哥你不用說咧，看你當初耍鬧，一定是不幫，有我嫂嫂連心，誰助，等着我與你貫糧去，（大生白）只是好兄弟，既借給我就貫二斗吧，頭年就來了，過也不來了，兄弟你既成全成全到底，再拿個十元八元的大洋好割肉，（二生白）你是有了鍋台就上炕吻，一點也沒有，（大生白）兄弟呀不必聽我說的，你看着辦去吧，十元八元不行三元四元，依着我沒如給我五百元纔好呢，不行那就罷論的，（二生）等着吧，（唱）忙把口袋拿在手，進門先把門闔上，復又低頭，反思想，自諒此事不妥當，要把糧米借去了，怕他還騙進賭場，思想多時將心恨，我把口袋扔出牆，悄悄打從後門走，找我朋友飲酒漿，（下）（大生唱）連騎低頭暗思想，罷了總是一父一個娘，（白）罷了罷了，總是親兄弟，闖了會子取糧食去咧，打虎親兄弟，上陣父

評 戲 大 觀

子兵，呀，揀了條口袋，呀，是我的呀，我明白了，穩着我門外，他與我隔牆扔過來了，罷了罷了，升斯你出來，另分家，家私不明，你出來趙連芳，你媽媽也是我媽，（且內叫板）哦，（上且唱）桑氏正在房中坐，忽聽門外鬧嚷嚷，驚的犬咬聲不斷，必是乞丐到門旁，叫丫環拿殘飯門外去看，好發他早走離此莊，（丫環唱）答應一聲說是知道，伸手拉開門一雙，給你個銅子快些走，狗要出來扯了你兒衣裳，（白）快走吧，道看狗咬了，（大生白）你是丫環，罷了罷了，主多大奴多大，連大爺都不認的了，（丫環白）喲，咳是大爺來了，爲什麼生氣呀，（大生）會你沒有話，把升斯給我拿出來，（狗咬腿）唯呀唯呀，哦，中咧，只你辦呢，好哇好哇，咬壞了我咧，我告你們去，（丫環）噯呀，那狗咬了怎麼告，（大生）狗咬了就沒法告了嗎，（丫環）那怎麼寫呈子，（大生）哦，要經看呢，你聽者，具呈人趙連碼，年三十五歲，係順天府趙家莊的人氏，爲被祖欺兄事，身因父母變亡，兄弟二人並理家務，身弟連芳棄兄折居，家私不明，兄貧弟富，身不追家私，與弟借貸不允，反歐胞兄，設擺狗陣，將身右腿咬破數處，血流不止，彼時受風，週身膀腫，恐有傷命，無人血冤，無奈匍來署，訴情明冤，叩懇青天大人恩准急究法辦，身感激不盡矣，只一狀把你二爺告的淨家敗產，寸草難存，你到裏邊會你們二爺二奶說去吧，他無同胞之意，我有手足之痛，我辦事情不能對不起祖宗，我暫且不告，請幾位給說合着，給我五百元錢，作爲養濟，就算歸了，（丫環）大爺不用着忙，起來吧，家去走走，（大生）起不去咧，（丫環）呀他是裝的，我吓虎吓虎他，呀大爺那狗又來了，（大生起身）那狗那呢，（丫環）那有狗，噯噯噯大爺呀，（唱）我二爺今日未在家下，你等我稟明二奶到上房，轉身走進門兒裏，（白）有請二奶，（流上且唱）桑

評 戲 大 觀

氏開言問梅香，(白)何事，(丫環)門外大爺來了，在那裏生氣呢，(旦)哦，(唱)門外來了我的兄長，低頭不語自思量，門外生噴不進院，定有不週事一椿，叫聲丫環頭前走，一到門外看其詳，兄長定是來求借，我只得憐他把他幫，大門一裏止住步，問聲哥哥可安康，(大生白)好，死不了呢，(旦唱)既然來到咱家門首，冷冷的天氣怎不進房，(大生白)那是我的家，分開了我是化子，(旦唱)雖是分家各支掌，你兄弟何分彼此論弱強，(大生白)我沒兄弟他沒哥哥，(旦唱)見此光景明白了，一定是兄來求借弟不幫，一陣心酸尊了聲兄長，哥哥不用話衷腸，叫丫環，(丫環)有，(旦唱)與你大爺拿口袋，(丫環)是，(旦唱)哥哥呀請到房中蔽寒涼，(大生白)我若是不去，弟妹必磨不開走，(旦唱)讓的哥哥頭前走，丫環代路進上房，哥哥落坐請轉上，吩咐丫環下廚房，快去急急把飯做，把酒○熱熬暖湯，(丫環)是，(下)(旦唱)問我嫂嫂可道好，小姪兒姪女可安康，離年幾日可備年用，時下可有富餘糧，(大生唱)年節物缺少兩肉無滴酒，更無接神紙馬香，不但年物未預備，時下無有下鍋糧，離年太近會誰借，找我兄弟來借糧，不但不借糧合米，反把口袋扔出了牆，只是同胞親兄弟，不及路人到門旁，(飯到)(旦唱)哥哥開心且用飯，是他年幼兒得海量，丫環快些跟我走，拿着口袋去買糧，代領丫環糧房去，(下)(大生唱)罷了哇，弟妹果然大賢良，(白)罷了罷了，弟妹家果是大賢良，下倉買糧去了，他們買他們的糧，我得吃飯，咳嗽着呢，(吃哈完)呀只個擺設我也都擺過，擺過可是擺過，又都快把他賣了，(上旦丫環唱)回身來到上房裏，尊聲哥哥聽個其詳，只是一斗麥子一斗米，回身急忙開了箱，裏邊取出銀十兩，助給哥哥拿到家鄉，暫時兌換錢兩吊，買上幾件粗布衣裳，將急就急過年節，過去新年我再幫，(大生

評 戲 大 觀

唱)聞聽此言說罷了，愚兄我算占大光，(白)弟妹給我糴米我要，只個銀子我可不要，日後兄弟若是追問銀子，那不可不可，(旦白)哥哥不要推辭，(唱)兄長不可推遠慮，小妹敢作就敢當，還有幾拐子深藍線，一塊漂布四尺長，與我的小孩作鞋襪，叫我嫂嫂自己去忙，你弟之過休對我嫂子講，多替小妹問安康。(大生唱)說學費心知道了，時時不忘你的好心腸，連狗謝擾往外走，(旦唱)奉送在後心內傷，大門一裏止住步，(大生白)妹妹你回去吧，我走了，(下)(旦唱)眼望哥哥出了莊，叫丫環關好門兩扇，(丫環)是，(旦唱)主僕二人回上房，長嘆一聲床邊坐，低頭不住暗思諒，丈夫不戀同胞意，每日閒狐朋狗黨會同邦，久而久難免不遭禍，敗家破產風化傷，怎得丈夫回心轉，便他醒悟開心腸，再叫他兄弟和睦了，方顯得女有四德男有五常，左思右想無有主意，天色向晚落太陽，只般時候丈夫不回轉，一定是張三李四會成幫，又聽外邊犬吠咬，忽然一計上胸臆，要使丈夫回心轉，除非打狗勸夫郎，想能多時主意定，開言有語叫聲梅香，(白)梅香，(丫)有，(旦)你把老狗喚入廚房，我有一段心事，可不許說破外人知道，此事若成，我必另眼看你，(丫)不知奶奶有何用處，(旦)原是如此這般，我要打狗勸夫，回心轉意，使家庭和睦，千萬不可走露風聲，(丫)是，奴婢遵命，(丫環喚狗入內)(旦唱)歎去外衫進廚房，雙手高舉一股香，竈王爺前忙跪倒，口邀家神老竈王，我今害犬一條命，我因和家偷五常，代奏上天休怪罪，再求乞老狗轉世莫嚙雞，托生人體投貴地，尋個好爹與好娘，叩罷頭來平身起，開言叫聲小梅香，丫環拿棍着頭打，(丫白)噯呀奶奶，我們打狗無有罪嗎，(旦)奉命而作，無有罪殃，(丫唱)手拿大棍叫老狗，我今送你一命無常，我們奶奶說咧，下世不叫你託生狗，投一個好爹與好娘，長大成

評 戲 大 觀

人去學唱，唱些個古往今來勸人方，照着老狗打一棍，（狗叫死）四腿扒地呀見閻王。（白）咱稟奶奶我將老狗處死，（旦）好，梅香，（丫）有，（旦）今夜晚間你將老狗皮毛去掉，與他穿上靴帽藍衫，扮作人形，我外邊找你二爺，可不要你走漏了風聲，（丫）是，（旦）只正是，主僕定巧計，瞞哄人不知，（下）（上二丑）我車三，（上）我王二，（車）哥哥，（王）兄弟呀，（車）你看我只賬戶也太多了，我（王）你多少那呀，（車）不但賬戶多，自早起來還未吃飯呢，（王）一大頓我也沒吃呢，咱們找咱們些朋友去，（車）到只個糞堆咧，那是咱們的好朋友，（王）找趙蓮芳趙二爺去，一見面你也請他，我也請他，（車）得了得了，別說了，我連一個子都沒有，我拿什麼請他呢，（王）得咧，只多沒經呀，不但請他，咱們兩個，因為請他，還得打起來，（車）只更沒有的事，咱們兩相好，合一個人似的，打的什麼架呢，（王）哥哥你連只們一點巧着兒，都辦不過相來，咱們兩個假打，是他必真拉，叫他給咱們做請和，只客不得他請麼，（車）呀，你只道真好，你真是懂的（王）走吧，（車）走吧，（唱）我叫車三，（王唱）我叫王二，（車唱）咱們兩個，（王唱）是一對，（車唱）今天不上別處去，（王唱）逛逛茶館與酒市，（車唱）找着趙二爺，咱們去開個盤，（王唱）對，看看那個姑娘會我有徑，（車唱）弟兄二人往前走，（上蓮芳唱）看見了車三與王二，（白）那不是三哥二哥麼，（二人見上拂衣扶帽歎氣太甚）（白）上那去二爺，巧啦，正要找你去呢，走吧，咱們吃飯去吧，（王）哦老三，你先別去，今天只個客得我請，前天咱們臨分手的時節，不是說來者，再要見了面我請客，今天我請，（車）那不行，我請道頭裏了，得請我，（王）不行得我請，（二人拉扯）（惱）（王）哈你在大街上是怎麼呀，（車）我怎麼捲你扯，（王）你怎麼不捲我呢，你只不是在大街上科陳我嗎，

評 戲 大 觀

德 孝 雙 全

六 四

(二)動手打趙拉完)得了得了，別打了，只多夠看哪，因為請客打起來，得了只客二哥我吃你過的去，(王)過的去，(趙)三哥我吃你過的去過不去，(車)過的去，(趙)今日是咱們哥兩個請客，我化錢，(二)聽笑)(趙)算給你們哥兩打個和，(三)行咧，就依着你這個道，(車)請，(王)請呀，(唱)弟兄三人藥非常，一到酒樓飲酒漿，三人說笑來的好快，面前就是一品香，謙讓一回把樓上，叫聲堂官你來忙，(白)堂官，(上堂官白)三位客爺吃酒嗎，(車王)正是，(堂官)都叫什麼菜呢，車王要菜完，(趙白)來四碟小菜二個會盤，炒煎四盤兩壺燒酒，快走快走，(堂官)是，堂官喊完上菜白)酒菜備齊，(趙白)哥哥咱兩哈起來，(唱)連芳吃酒喜洋洋，二位哥哥聽其詳，咱三人可稱知已彼，兄若有禍哥哥你攤，哥哥們有事弟能辦，缺錢項用多我把你們幫，三人說笑推盃換盞。(上旦唱)桑氏提燈到街上，聽的樓上有人嚷，聲音是我丈夫郎，站在門外開言問，官尊堂官我要占光，(白)哦我借問一聲，樓上可有人吃酒嗎，(堂官)有個趙連芳趙二爺，(旦)好你代我轉答一聲，你說我家中有事，我在樓下等候，(堂官)是，(上樓)趙二爺外邊有人請咱，(車王白)請上來一塊哈吧，(堂官)是個女的，(車王白)女的更好啦，叫他上來陪着我們哥三個哈個花酒，(趙白)不要胡說八道，(堂官白)你家中來的人，說家裏有事，(趙)好待我去看，(下樓)說呀，你做什麼來了。(旦)夫哇，(唱)未從說話代驚慌，低言巧語尊夫郎，不知何人作惡事，打死人命與咱安賊，尸首現在大門外，快快回家想主張，(二生唱)連芳聞聽這句話，當時就把臉吓黃，不要着急等一等，我有朋友把我幫，(白)不要着慌，我有朋友幫着，(旦)哎呀人命事大，千萬不可走漏了風聲哪，(二生)那是我知己連心的那朋友，(白)怎說如此快去，(二生上樓車王聽跑)(下樓)

評 戲 大 觀

(旦)朋友都在那裏，(二生)都跑了，(旦)好知己連心的朋友哇，(唱)休要遲誤快着走，到在家中作主張，串過胡同走小巷，不多一時到門旁，輕推門扇燈止滅，(二生白)曖呀你怎麼還把燈止了，(旦唱)鄰居看見不妥當，(二生唱)連芳進前摸一把，呀，多麼死的過身涼，只可叫我怎麼好，(旦唱)且莫着急到上房，(上丫環開門進關門二生唱)吓的我身上出涼汗，妻呀你快快出主張，(旦唱)除非是哥哥家中走一趟，請到只裏把咱們幫，(二生唱)開聽說把哥哥找，一句話提到心病上，如今朋友不中用，找咱哥哥也不妥當，白天來此把糧借，不但不借給反喪當，今晚怎去請兄長，只怕不能把咱幫，(旦)開聽丈夫只句話，夫主作事不望長，船未入江先防漏，馬未臨陣先回轆，人到難處推一把，與人方便自己方，一乃同胞你不念，怎對下世爹與娘，失了倫常手足意，倒惹旁人論短長，今晚之間你急去，進門叩頭下跪嚷，親手足不能忘仇恨，嫂嫂明禮大賢良，你知道認錯必不怪，一定前來把咱們幫，(二生唱)連芳出於無計奈，只得前去把哥嫂仰，妻呀與我快把燈籠點，(旦唱)呀不可被人看見不妥當，(二生唱)連芳走出大門外，(旦唱)叫丫環快把門關上，(下)(二生接唱)不願害怕往前走，急走如飛出了莊，煞時之間來好快，來到哥哥場房門旁，叫聲哥嫂把房門開放，二弟到此有事相商，(白)嫂嫂開門來呀(上大生青衣嘆唱)真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心煩憂愁睡長，忽聽門外有人鬧嚷，但不知何人來到門旁，用手開放了門兩扇，(二生白)嫂嫂可好，(張氏唱)原來是二弟趙運芳，不在你的貴府保養身體，只般時候到此爲那椿，(二生白)走到屋裏再說去罷，(張氏唱)哟，休怪嫂嫂我不把你讓，我那個茅屋草舍太骯髒，(二生)嫂子，說的那裏話呢，(張氏唱)咳既不嫌髒往裏請，叔嫂走進冷場房，尊聲兄弟等一等，回

身叫小子他爹快些起床，(白)小子爹起來吧，他二叔來了，(大生白)誰來了，(張氏白)二兄弟來了，(大生白)，他不是要賤來了，叫他走來，(又上打二生嫂拉二生白)，哥哥呀(唱)連芳跪倒地當陽，口尊哥哥聽其詳，借糧本是兄弟表錯，前來陪補把哥嫂仰，怨我無知一朝錯，哥哥嫂嫂莫把心傷，(張氏白)你起來，自家兄弟你說那對與不對，你哥哥他說話也是不中聽，(大生白)我不對呀，我不該會你借糧去呀，那是你的哥哥，你也不是我的兄弟，我有只樣的哥哥給你丟人，起來走着吧，(二生)咳，(唱)哥哥呀一來請罪二來陪補，嫂嫂哇咱家出了大夠當，不知何人與我不對，打死人命與我安贖，死者相個走莊客，尸首安放草塚旁，趁此無有外人曉，哥哥呀快快與我把尸贖，連芳說罷臉變色，(大生唱)連弼一旁說很應當，(白)趙連芳哇，(二生)哥哥，(大生)你家當真出了人命了嗎，(二生)哥哥你低着聲兒，(大生)可那出了人命害嚷煞，只是你的心地兒感的呀，(唱)好好好來妙妙妙，果然是神佛有眼天理昭彰，知情不報三等的罪，待我急去稟地方，快快進城報人命，只一回輕者敗產重者抵償，說能邁步往外走，(張氏唱)上前來拉住失夫郎，他弟兄俱是愚魯漢，弟不仁來兄義也不長，只得巧言把他勸，叫了聲他二叔且莫着慌，怎麼說咱們家中出了人命事，找你哥哥把你帶，兄弟呀你自幼上學把書念，五經四書你念全了張，識文斷字見識廣，今日為何無了主張，你哥哥他是個莊家漢人命焉能辦的妥當，聽說你交了些朋公高士，好朋友，行臥不辭會成了邦，怎不急去投明路，求他等出一個巧妙方，(二生白)那有好朋友，聽說出了人命，都跑了，那有一個咧，(張氏)咳，(唱)兄弟呀，你輕財仗義交朋友，你未交看君子淨遇狼，吃哈不散是朋友，身著大禍躺在身一旁，總是你們識文斷字眼力好，知輕知重看的遠長

評 戲 大 觀

，(二生白)是我瞎眼，嫂嫂快勸我哥哥去吧，指着旁人不行呀，(張氏唱)我問問你朋友好來弟兄好，(二生白)還是兄弟好，指這朋友不中呀，(張氏唱)依我看弟兄不如朋友強，你待友不錯是大波大浪，你親哥哥與你借二斗糧米捨不得幫，想起來當初以往的事，好相我婦道見識不長，我二十九歲把門過，公公辭世又喪堂，那時節兄弟你年幼小，九歲念書上學堂，田園地畝你哥哥支掌，內裏家務嫂嫂我忙，至秋涼先做棉衣怕你冷，單夾衣勤洗與你勤漿，你幼年身弱常有病，你哥哥披星帶月請藥房，千辛萬苦把你扶養，指望你一步高升占你的光，你念書念到十五歲，十七歲娶過來他二婚娘，果然是合家歡喜財恒旺，我只窮命妨的你哥哥他轉了腸，因賭弟兄不和睦，一股家業往兩下揚，分過來的家業被你哥哥輸盡，孩子大人受了淒涼，自然自遭當自受，遠者不幫近者得幫，你哥哥萬般無奈去求你，因無一粒下鍋的糧，你總然根你哥哥不上相，最不该把口袋掏出牆，您是一奶同胞兄弟，你若不幫有誰幫，不念你兄當看我，你想想嫂嫂待你何等情腸，同胞兄弟念不念，也當看你姪男姪女兩個野犛，你竟自忍住心腸全不憐，找你那高朋貴友會成幫，今晚巧攤人命事，好朋友儘快跳出牆，拍拍你那天良摸心細想，異姓能比手足強，可惜你吃過墨水識幾個字，枉讀四書與五常，不是嫂嫂搗你的短，總是兄弟你量不常，兄弟呀你少交那狐朋狗友的不用，難處總得近人幫，數落一個勸一個，尊丈夫聽個其詳，二弟知錯悔前過，爲哥哥的就得把手揚，遇此凶事大不幸，趁此夜靜把兄弟幫，(大生白)不去，(張氏唱)咳你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魚情水情全不看，得看下世的二爹娘，前不思來後不想，還得看看他二婚娘，不叫弟妹把咱幫助，一家人凍餓而死命無常，你想想那個菜再想想那個酒，你想想那個

評 戲 大 觀

銀子再想想那個糗，吃飽了不可忘了飽，看見了巴拉想起來滄，有恩不報非君子，忘恩負義匹夫郎，不知我說的對不對，從頭回想拍拍天良，（大生唱）聽的賢妻一夕話，好似那挑去了房蓋倒了山牆（白）兄弟你聽聽你嫂子說的對你的意思不對，（二生）對都是好話，（大生白）你對不對呢，（二生）兄弟錯了哥哥想過吧，（大生白）知錯也就吧了，我趙老大不會你一般見識，誰教你來的，（二生）我自己醒悟，竟來陪補哇，（大生）你是用着我才來了，你不用我的時候，是決意不來呀，走吧，我幫着你把事情去辦完了，你還是吃飽飯，我們一家子還是餓着，（二生）哥哥快走吧不早了，（大生）走，（二生）哥哥隨我來，（張氏關門下）（二生唱）兄弟二人出了場房，邁開大步奔慌堂，心忙性急來的快，來對自己大門旁，輕推門扇把房進，（上旦丫環旦唱）迎面講話不敢聲揚，（白）哥哥來了，（大生）來了，（旦）想不到的從天降禍，（大生）咳總是咱家門不幸，（旦）哥哥多多勞心記，（大生）只不是我的事一樣兒，（旦）哥哥先哈幾盞押風酒吧，（大生）先辦事要緊呀，回來再哈吧，（旦）可也隨我來，（唱）叫丫環你把門關上，（下）（大生唱）邁步來到草垛一旁，走進前來摸了一把，唯呀幾時死的渾身涼，毛腰就把死尸杠，（大生唱）連芳拿起○鎗兩張，慌慌忙忙往外走，弟兄二人出了莊，離庄走出半里路，來到一叢柳林行，死尸放在流平地，耳聽那傍鬧嚷嚷，（上二丑白）（打更）小心着，（瞧見趙）（趙兄弟埋尸畢二生白）大事已畢回家哈酒去，（下）（王二白）哈哈是趙連芳哥兩個埋死人來者，好哇，又有了發財的道了，日後求他他若不惜給，就告他私埋人命，（車三）對走，找地方哈兩盞去，（下）（起四更）（旦唱）樵樓鼓打四更梆，菜飯作熟酒擺上，轉候丈夫與我的兄長，多用婉言勸夫郎，剔明燈亮燭房中坐，（上大二生）走進運鈎與連芳，兄弟

評 戲 大 觀

二人把房進，(二生唱)萬福一拜哥哥多受風霜，(白)哥哥多受寒冷了，(大生)不冷不冷，我這出了汗咧，(二生)哥哥請上飲酒吧，(大生)兄弟你上去，(二生)哥哥上去吧，(大生)就是那們者，(丫環擺酒完)(二生)哥哥呀，(唱)尊聲哥哥請轉上，多飲幾盃也無妨，只酒薄菜淡家常樣，不成款代慢訴衷腸，(大生白)不是外人自己兄弟，(二生唱)哥哥呀此事情奇怪人難測，也不知是何人暗暗栽障，今晚多蒙哥哥你老人到，若不難免大禍一場，(大生白)是我兄弟事我不管誰管呢，(旦唱)招哇，夫哇妾問你朋友好來兄弟好，(二生白)那是親兄弟好，(大生白)朋友好，弟兄算什怎，(旦哭唱)哥哥呀，勸哥哥也不必心慘傷，夫哇拙妻我倒有幾句愚蠢話，或是週與不週可莫着慌，在家常開我父他老人家講，爹記幾句不大週詳，粗只三從四德乃是婦道根本，男子人倫三綱五常，有父從父無父得從兄長，相只等手足之情萬不可傷，昔日裏倒有二大賢，伯夷叔齊退讓江山，兄讓弟位弟不坐，弟讓兄位兄不担，在東門逃走了大太子，二太子棄家出了邊關，兄弟只爲一個讓字，雙雙餓死在守陽山，體此情江山總比家私重，怎至於兄居北來弟居南，折居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烟高，咱本是同胞親兄弟，先人遺上田合園，至今折居兩分散，失却手足兩無掛牽，譬如說先人不丟只田產，可有什麼兩征參，倒不如扯了分單合一處，兄寬弟忍熬長遠，草本還可憐枝葉，你說是人生在天地間，紫荆樹下還家日，說的是昔日田氏弟兄三，田大訓蒙役立學館，田二務農掌田園，人家田二年幼把書念，兄愛弟敬甚是合顏，三從四德那位田大嫂，田二嫂尊敬長上禮貌全，惟有不長的那個田三嫂，終輕愛氣攪不賢，只攪得無奈才把家分散，田園器皿各有分單，在庭前有一顆紫荆樹，正在茂盛枝葉全，均量伐倒分爲三段，下除枝葉上秤盤，

評 戲 大 觀

次早起三人來到樹下看，垂枝風搖樹葉甘，田大娘兩手扶樹自死，引起大娘心痛酸，枝葉發生由根長，根戀枝枝戀葉不忍的分三，不忍的分散未伐他就先死，可惜呀人不如草木好痛人的心肝，兄弟三人各悔各嘆，不忍折居還想重圓，回房中扯碎了分單作爲廢紙，大嫂二嫂念佛萬千，田三嫂躲足垂胸只是恨怨，恨他的丈夫不聽是個順風男，田氏折居合在一處，紫荊樹不扶自起枝盛荆鮮，弟兄三人二位嫂嫂，滿斗焚香謝天地，田三嫂見此奇報羞無地，羞愧難當把吊懸，只就是紫葉樹下還原日，名流後世萬古傳，昔日裏張公九世同居門懸匾貓狗呈祥甚是合顏，夫哇體此情吧果然天有眼，善者善報惡者惡還，夫哇把手足之情要你看重，把那些狐朋狗友扔在一邊，明日接咱的嫂嫂姪男姪女，團聚在一處扯碎了分單，不知丈夫可曾心願，尊聲哥哥也要你打一好算盤，(二生唱)連芳回答我稱贊，(大生唱)連弼開聽心喜歡，(白)他嬌子說的倒是情理，但是折開的日子，那一半被我遭淨咧，光有人了，我不忍累怨你們呢，(二生白)哥哥別說了，什麼你的我的，都是哥哥你的，天也亮了，我就套車接我嫂子去，(大生白)我先頭裏回去，給你嫂子個信，恐他不來，(二生白)咳那有不來之理，(大生)不是別的不來呀，他連條褲子都沒有，怎麼來呢，咳走就走吧，(旦白)哥哥慢走持我與我嫂子們找幾套衣服拿去，(大生白)咳罷了罷了，(旦大一生下)(上張氏白)昨晚那件事，叫人心不安，(上大二生白)嫂子起來啦接你來了，(張氏)那事可怎樣，(二生)妥妥當當，(張氏)咳年節太近，接我何事，我不去呀，(大生白)原來如此只般，只般如此，到那再說去吧，(全上車當場吊魚)(旦接見面變哭三元泡)(張氏)咳嬌嬌好意，(旦)嫂嫂說的那裏話來，小妹少願憐怕嫂嫂莫怪，(張氏)焉敢，(旦)正是明日邀請衆族長，(大一生)扯碎分單紙

評 戲 大 觀

兩張，(同下)(上車三王二)狐鴛虎處裝不錯，(車)刻挖帖穴混吃喝，(王)王二，(車)車三，(王)兄弟，(車)哥哥，(王)去年冬天趙連芳那人命之事，未見有找尸的呢，(車)一定是遠來的，(王)對，不是本地人，兄弟，(車)哦，(王)我有個好主意，對你說說，(車)什麼主意，(王)你瞧衙門喊冤 我與你作個干証，你就說死的是我舅舅，關外發財還家，被趙連芳圖財害命，憑老爺給斷，也得斷個千頭八百元的，(車)好，就依二哥走走，到咧，(抓鼓喊冤)(官上白)忽聽堂鼓連聲，叫人胆戰心驚，來呀，帶抓鼓的，(差)吼，抓鼓的上堂，(車)與老爺叩頭，(官)你叫什麼名字，(車)小的車三，(官)你有什麼冤枉，堂鼓也是你善動的嗎，(車)小的有十大冤枉，家中貧窮寫狀不及，(官)你有什麼冤枉，(車)小的有一位舅舅，名叫周福玉，在瀋陽貿易，發財還家，路過趙家莊，被趙連芳擄去財物，又且將我舅父打死私埋，老爺與小的作主吧，(官)你舅父家中何不出頭，(車)我舅父家中無人，又是孤姓，(官)搶去什麼東西，(車)一匹大馬，五百兩銀子，一杆水烟袋，十塊銀元，(官)他既私埋人命，你怎知得實情呢，(車)有王二的干証，(官白)他在那裏，(車)現在堂下，(官)帶王二，(差)有，(上王二)與老爺叩頭，(官)你叫王二嗎，(王)小的王二，(官)你怎知趙連芳攔路劫財打死車三的娘舅，(王)小的早起拾糞去看見，(官)在那裏打的，(王)莊東不過一里，(官)搶的什麼物件，(王)五百銀子一匹大馬一把水烟袋，(官)你怎知道是五百銀子呢，(王)他丟了銀飛子被風刮到小的跟前才知是五百，(官)你看的準嗎，(王)他埋尸往家裏送財物，我遠遠看的準，(官)尸首埋在何處，(王)莊東大柳樹下，(官)我將趙連芳傳來，要你對證，(王)一定，(官)人來，(差)吼，(官)傳趙連芳，(差)吼，(下又上)趙連芳傳到，(官)帶上來，

評

戲

大

觀

(差) 吶，(趙) 趙連芳與老爺叩頭，(官) 你叫趙連芳嗎，(趙) 小的趙連芳，(官) 你多大歲數，(趙) 二十二歲，(官) 你可知罪嗎，(趙) 小的身犯何律，(官) 你攔路劫財打死車三的娘舅你還支吾，(趙) 小的自幼讀書，至今務農，豈敢行凶，(官) 現有王二的干證，王二與他對詞，(王) 趙連芳你自作自爲，將尸首埋在莊東，是我親自看見，你說實話，打死人命沒有，(趙) 回老爺車三王二，他兩個均是土匪，吃莊害戶的東西，常行詭詐，我屢次周濟他們，一時未到，他是誣告小的，(王) 我怎誣告你，老爺不信去驗，尸首現在莊東大柳樹下埋着，(官) 諒他也不招，人來，(差) 有，(官) 看大刑，(上) 且喊冤冤枉冤枉，(差) 回老爺有一婦人喊冤，(官) 叫他上來，(差) 吶，(且) 趙門桑氏與老爺叩頭，(官) 你是趙桑氏，(且) 正是，(官) 你有什麼冤枉，(且) 我乃趙連芳之妻，不知我丈夫身犯何罪，被貴役帶上堂來，(官) 你是連芳之妻，(且) 正是，(官) 你丈夫打死車三娘舅，却去財物，豈不犯罪嗎，(且) 何人見証，(官) 現有王二覓證，車三王二你兩個說呀，(二人) 丁旦白) 我把你兩個賊呀，(唱) 聞聽此言氣嘆嘆，罵了聲車三王二太狼毒，任性胡爲你們吃莊害戶，終日聚賭天理無，我趙家那一點對不起你，以無生有告官夫，控我家財打死你舅父，叫王二只個干証是你出，馬匹財物你知道，埋屍你也親自觀，必須老爺下鄉驗，王二車三你敢配付，尊老爺我丈夫埋屍此真不假，有段隱情他也糊塗，莊東埋屍是隻狗，並非是車三他舅父，(官) 狗是怎麼死的，因何夜埋呢，(且) 唱) 家犬是我自打死，因他弟兄不合我打狗勸夫，(官) 要你慢慢的說來，(且) 老爺呀，(唱) 未從回話淚扑酥，口尊大人聽個清楚，提起此話太長久，容我慢慢訴緣故，我那一雙公婆下世早，閃下了我的哥哥與我丈夫，兄長務農理家務，丈夫學堂念四書，

評 戲 大 觀

我的兄長被匪人引誘貪了賂，兄弟爲此不和睦，兄愛弟意倒罷了，弟敬兄情太遠疏，無奈才把家分散，自守自業無反復，我兄長分家之後貪了賂，輸淨了家產一點無，年前臘月二十四，兄求弟助弟不扶，小婦暗暗把兄長助，借給錢米背着丈夫，思想他弟兄不和睦，違背先人失却手足，意欲勸夫回心意，反復思量無計可施，至夜晚我的丈夫未回轉，忽言一計上心腹，打死一隻看家犬，與他穿靴帶帽披衣服，大街去把丈夫找，在酒樓遇見丈夫與惡徒，假說誤攤人命事，爲的是驚吓丈夫省迷途，車三王二聽見了，他怕牽連見官夫，好似見鷹的兩隻兔，跑出酒館縱影無，無奈我丈夫請兄長，才把死尸暗抬出，丈夫醒心進弟道，才棄朋友近手足，次日天明二十五，便把嫂姪接在一處，火化分單兩無悔，仍是一家無反復，小婦人作出只件勸夫的事，不料想車三王二告我丈夫，敢認老狗是他娘舅，行爲詭詐天理無，老爺不信前去驗，或人或狗自明白，若是車三他娘舅情願償命心也服，若是一隻看家的犬，他二人或是斬來或是徒，(白)老爺與小婦作主吧，(官白)依你說來你是打狗勸夫，是宗道德之事，廣你自說我便不信，我要去驗的，人來，(差)有，(官)將趙連芳一並車三王二鎖在一線順轎，(差)吼，(三元砲當場變)(官)人來，(差)有，(官)叫地方，(差)有，(上地方)(官白)你只裏有趙連芳欄路劫財，打死車三娘舅，有只樣不德之事，你怎不早稟我知曉，(地方)回老爺趙連芳乃是忠厚傳家，再車三王二與連芳乃是至友，怎有此事呢，小的不曉求大人恩典，(官)依你說來，趙連芳還是好人，(地方)弟兄俱是忠厚之人，妯娌兩個都賢慧之婦，他是分家另過，至今兄窄弟寬，自去冬合居一處，人皆共知，(官)只就是了，命運芳點出地穴，叫人扒出死尸去驗，(差)吼，(忤作驗尸畢)回老爺果是一隻狗，(親看)哦，車

李桂香打柴

七四

三你看，是你舅舅嗎，(二丑白)是他換了。(官)胡說只得了，是隻牙狗，若是隻母狗，一定是你老老咧，人來，(差)有。(官)與蓮芳開鎖，帶車三王二回衙，(差)吼，(官)地方，(地方)有，(官)買個木匠把老狗裝起埋了，(地方)是，(當場變升堂官白)帶全案人等，(差)吼，全案人等上堂，(齊跪)(官白)趙連芳，(趙)有，(官)你妻桑氏果稱大賢，德孝雙全，作此打狗驚夫省悟，又且全兄，可表本縣詳上行文，與你掛合居之匾，具結消案，王二車三，每人重打八十，(差)吼，(打完)(官白)曉諭全案人等知遵，車三素行不法，指望誑詐，以犬認爲舅父，誣控良民，杖打八十，罰充三萬里外，王二杖打八十，罰十年苦力爲滿，趙桑氏打狗勸夫，全兄折居從合，爲德孝雙全，掛四字牌匾，傳流後世，其夫趙連芳，失缺手足按例理應重辦，念其妻賢又且自知悔過，故免之，以經明斷，具結劃押謹尊勿違，帶下去，(同下)正是婦女例以桑氏爲法，奇男子莫學王二車三，退堂，(完)

李桂香打柴 代打死丁會

(李大發金氏同上發白)先妻下世命歸陰，(金)一遍拆洗一遍新，(發)在下李大發，(金)奴家金氏，(發)夫人，我有心出外貿易，家中又有小女，夫人只可勞心高看才是，(金白)咳，我說當家的不用費心吩咐，你的兒女，豈不是我的麼，定要高看才是，你看我是那狼心狗肺人那，既然出外貿易，但不知何日起身，(發白)今日就走(金)，當家的你我到在一處好未好夠呢，就要出外，我實不願意，(發)不要厭氣，(金)不是我們厭氣，相我們這老娘們，出一家，入一家，也不容易，

評 戲 大 觀

想要出門時節，得先對我說說，這一宿我咳嗽着了，（發）作什麼，與你縫縫鏈鏈的，（發白）那定是好好快與我打點行李盤費，（金）早已備好，（發）代我走走，（金）你可早去早來，（發）那是自然，夫人，（金）是，（發）我若不在家中，好好看待小女，叫丁會打柴檢糞，（金白）不用吩咐，我送你罷，你若到了外邊，可別上侯家后去趕早省的招來症號，（發）回去罷，我走咧（金）是，代我回去，我一連戀了八處，頂囑此處足心滿意，我們當家的臨走說與我，叫丁會打柴檢糞，不免把丁會叫來說與他，會實快來，（上丁會白）從小生來命兒孤，跟着我媽走了八處，我管人家叫親爹，人家管我叫代贖，要丁會忽聽媽媽喚，只得前去見，我說，媽媽叫我有个事幹，（金白）一邊坐下，（丁）坐下，就坐下，有話就說，有屁就放，（金白）好孩子這是說媽媽呢，（丁會）母親叫孩兒有何話說，（金）你爹出外去咧，臨走吩咐，叫你打柴檢糞，（丁白）媽媽真糊塗，我爹在家不得不作，他若不在家，我要享福了，（金白）你要不作，有誰作去（會白）不是有個大閩人嗎，那桂香呢，（金白）他父不存家中，他娘下世去了，一個女孩，得高看一眼才是，（會白）媽呀，你覺着不大離的呢，當着面他管你叫媽，被地我常聽見，管你叫後婚老婆，（金）當真嗎，（丁）你親兒子咳向你說瞎話，（金白）我持他百好也討不出好來，連個媽他也不叫，淨叫後婚老婆，我只得給他點苦處，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利害，叫他上山打柴，爲呀，他要去不去怎好，（會白）媽你要不打他就去，（金）是呀，會實你叫他去，是，（丁）待我叫去，不怕沒好事，桂香就怕沒好人，媽叫你呢，（出李桂香白）母親下世早，每日哭嚎陶，奴桂香親娘下世，爹爹又要繼母，忽聽母親喚，只得前去見，母親萬福，（會白）媽呀，他管你叫白薯呢，（金）你爲何管我叫白薯呢，（香白）孩兒不敢。

評 戲 大 觀

李桂香打柴

七六

(會白)他說你拋他的眼呢，(香白)母親將孩兒喚來，有何教訓，(金白)我也沒有活計，叫你上山打柴去，(香白)母親打柴之事，那是男子的生活，女兒怎能作得，叫我哥哥去作罷，(會白)你拿着我是外人，吩咐你不起，(金白)你若去還則罷了，你若不去，吃我一頓好打，(香白)母親不必動怒，等孩兒換上衣服便了，(金白)去就好說，(香唱)桂香女一見繼母把臉番，吓的奴家心膽寒，命我上山把柴打，可恨繼母心太偏，邁步出了上房內，繩子扁担格在肩，(金白)不用回來，晌午不吃飯了，(香唱)晌午不許我回轉，打柴飢餓怎麼担，哭聲親娘下世早，拋下孩兒多可憐，爹爹出外自願你，折磨孩兒怎知全，繼母從前待我好，不知因何變心田，必是丁會調他母，繼母聽信他的言，母子同心折磨我，逼我打柴上深山，不言桂香把柴打，(金唱)金氏這才把話言，(白)會實，桂香打柴去了，留下咱娘倆吃好的，(會白)那是自然，咱們吃餃子，吃肉，吃魚把日子吃干了，我再當代犢子，(金白)對呀，這有兩吊錢，買二斤肉，五斤麪，四斤魚，二斤油，(會白)渾旦媽兩吊錢，買這些東西了，(金白)再拿一元錢，別叫他省下，可錢花罷，咧，(丁白)我就買去，(出柴氏白)終日苦守在草堂，思想起來好悲傷，奴柴氏，嫁與秦閭甫爲妻，先房拋下一子，名叫秦克禮，過門一來，我又生下二子，名叫克讓，不幸丈夫下世去了，拋下我母子三人度日，他弟兄上學讀書去了，我在家做些針織，思想起來，好不愁悶，(唱)秦柴氏坐草堂自思自嘆，思想起從前事好不慘然，前丈夫下世去難以度日，拋下我柴氏女少吃無穿，無奈何反羅裙別門改嫁，嫁了個丈夫秦家男，先拋一子名克禮，後生克讓小兒男，丈夫臨危吩咐我，怕我後來把心偏，我的主意早拿定，長子厚次子薄方爲正端，教訓他弟兄成人長大，也對過死去的丈夫

評 戲 大 觀

吩咐言，且不言柴氏女房中思嘆，（上克讓白）再把秦克讓言上一言，克讓下學回家轉，思想哥哥禮不端，他在學堂欺壓我，吃穿化費占我先，回家見了我的母，一往屈指對娘言，克讓邁步把房進，見了母親淚不乾，（柴白）我兒下學回來了，（讓）兒來了，（柴）下學爲何悲啼（讓）我哥在學堂打我來着，母親與兒出氣罷，（柴）小冤家住了莫哭，你必是在學掬氣，你哥說你幾句，也是有的，竟敢謊言告我，還不與我跪下（讓）跪下就跪下，（柴氏唱）柴氏女聞此言心中起火，叫了聲小奴才細聽娘言，在學中一定是貪玩啣氣，你哥哥說幾句禮所當然，你不該到家中輕舌重告，爲娘的豈聽你這些謊言，從今後再如是過而不改，爲娘的重打你一定不容寬，且不言柴氏女房中訓子，（上克禮唱）再把那秦克禮言上一言，克禮下學回家轉，思想起我弟弟早到家園，在學中與弟弟爭吵幾句，回家中對我母定說謊言，也不知我母親信與不信，我何不在窗外聽上一番，秦克禮在窗外止住了步，（柴白）柴氏房中又把話言，你哥哥他本是前娘生產，厚待他薄待你禮所當然，你的父臨終時吩咐於我，怕爲娘到後來待他心偏，我若是聽你言打你兄長，也難免莊中人說娘不賢，小奴才年幼小見識太淺，無有父尊兄長禮所當然，昔晉時有王祥繼生王兒，他後母待王祥甚是心偏，那王兒繼母前苦苦相勸，勸他母回了心萬古流傳，看此情兄代弟不可恨怨，豈不知家庭內孝悌爲先，今因你無道理打你幾板，從今後再如此絕不容寬，柴氏舉起板子就將他打，（克禮唱）克禮進房跪在平川，望母親高台手休打我弟，這件事我的過望母海涵，兒不孝望母親高台貴手恕兄弟責打我禮之當然，（柴白）兒們如知教訓，從此改過，用心讀書，（禮讓同白）兒們尊命，（柴）教子成名傳萬冬，盡心讀書用苦工（禮讓同白）（柴）兒們隨娘用飯來，（同白）來了，（下）（出桂

香白) 奴桂香受鸞母折磨，叫奴上山打柴，天不早的，只得回家。(唱) 桂香打柴下了山，天不早了轉家園，自幼未把房門出，這樣重擔實難担，鞋弓襪小山坡道，高低石塊不平川，肩挑柴担難行路，使我混身疼痛兩腿酸，早晨並未吃飽飯，晌午未曾把家還，腹中飢餓身無力，骨軟筋柔只流汗，眼含流淚把莊進，歇息歇息回家園，不言桂香落了坐，(柴) 再把柴氏言一言，看看日沒天不早，我的兒散學也該回家園，站在門前留神看，那邊坐着女婢娟，傍邊放着柴草担，原是桂香坐那邊，(白) 那不是桂香麼，(桂) 正是，因何坐在這裏，(桂) 清早奉母之命，前去打柴，(柴) 你從早就來，你晌午還未吃飯呢罷，(桂) 我早晨用了飯了，(柴) 是你餓不餓，(桂) 不餓，(柴) 那有不餓之理，到伯母家中吃了飯，再回家去罷，(桂) 不用，(柴) 走罷去罷，(上會白) 從小生來命兒孤，人人管我叫代價，我小子丁會，聞着沒事，上老漆家流打流打，入步方才近院內，聽的桂香在他家吃飯呢，有心在窗外聽聽，又怕有人看見，反為不美，何不回家見了我媽，扯個謊，告訴告訴。(出金氏白) 我金氏，叫桂香打柴去咧，這晚咳不回來，回來再說，(上會)(金氏白) 會實你向那裏去着，(丁) 我方才上老漆家串門去着，走到他家窗門外，聽的桂香在他家吃飯呢，我在窗外聽聲，他罵你呢，(金) 罵我煞來着，(丁) 媽你聽了，(唱) 丁會這里忙開口，叫聲媽你呀聽着，方才未把活計幹，串門我到秦家挪，桂香他家正吃飯，聽他罵你氣堵脖，(金白) 他罵煞來着，(會唱) 他罵你後娘長來後娘短，不給飯吃反作重活，尋找錯縫把他打，身上衣衫又單薄，夜晚不叫坑上睡，過道屋裏地響音，推聲立磨還不算，還叫他打柴上山坡，(金白) 他沒罵你嗎，罵來着，(會唱) 他罵我代價長來代價短，光吃好的不作活，單等他爹回家轉，趕出門去把脚挪，(金) 金氏

評 戲 大 觀

聞聽氣乍肺，桂香回來唱至此，（出桂香白）奴桂香辭別伯母，只得回家（唱）桂香辭別秦伯親，挑
起柴担往家挪，行走來在大門裏，柴火担子當院絡，院中放下柴火担，進房才要把話說，（金唱）
金氏一見冲冲怒，該死的實那去着，孩子打柴回家，（金）你那是打柴去着，你上老秦家罵我去着
，（桂）孩兒不敢，（金）諒你也不實說，會實拿繩子來，給我綁上，（會白）媽呀綁上哪，這回給我
你點利益（金唱）金氏拿起一根棍，一根打到地平坡，渾身上下盡力打，（桂唱）桂香疼的占多梭，
望求母親饒了我，只當修好積陰德，（金白）放你媽的狗臭屁，（唱）金氏越打越有氣，（丁唱）丁會
奪棍氣堵，（白）你給我來，你一點筋也沒有，看我的，（金白）會實別打他咧，打他咳得使筋，
用針釘他的十指，媽你打，我拿鐵火棍子烙，這傢火，（香唱）桂香痛的多梭占，好心媽呀哥呀你
饒了我，痛的我心如刀割，烙的我肉綻皮也破，（金白）這是輕的一會使刀割你，（香唱）一聽此言
魂不在，兒我犯了何等錯，媽要說明我改過，（金白）你上老秦家去着沒有，（香唱）孩兒從他門前
走，伯母留我家坐坐（金白）你望人家吃過飯沒有哇，（金唱）秦伯母留我吃飯我未用，伯母他給我
兩個冷餛飩（金白）我不重打，你不說，（香唱）兒認錯來我改過，望求母親饒了我，（金白）你爹回
來你必向你爹說，（香唱）我的爹爹回家轉，若說一字雷及我（金白）且罷饒了你，這咳有米半谷
子，今夜若推不完了，一定要你一死的，把針給你抽出來，繩子給你解開，你就推去罷，我們睡
覺去了，（香白）咳，可吁我李桂香受這樣苦處，若是不推，明早豈可饒我，不如一死，免受苦刑
，等他母子睡沈，我暗暗出了大門，到母親坟前痛哭一場，（唱）桂香女聽他母子沉沉睡，自己
暗暗開了門，墳堂離家不甚遠，墳上道路計的真，不多一時來到了，母親坟塋面前存，滿眼落淚

評 戲 大 觀

李桂香打柴

八〇

雙膝跪，死去媽呀你聽真，媽呀你死去自顯，拋下孩兒苦難云，母親你老若在世，拿着孩兒如寶珍，疼兒冷來知兒熱，幼小背抱不離身，照看孩兒成人大，不幸母親歸了陰，母親一死家無主，兒我幼小靠何人，我父萬般無計奈，繼娶金氏過了門，代來一子名丁會，母子恨毒同了心，我父在家待我好，不在家他母子拿我不管人，一日兩頓飯不飽，渾身破衣不遮身，夜晚睡覺無被褥，凍的我渾身打冬占禁禁，天明叫我把柴打，晌午不叫回家門，孩兒日落回家轉，餓的無力少精神，遇見了秦家伯母心慈善，叫我吃飯到家門，必是丁會他看見，對他母親把話言，孩兒回家母子怒，把兒綁在地埃坑，棍打腳踢還不算，十指以上釘大針，丁會又把火棍烙，哭啼驚動衆四鄰，哀求母子住了手，母子又生恨毒心，斗半谷子交與我，推不定定要三項，(白)爹呀，兒在家受折磨，怎得知信，娘呀，爲兒我這樣苦處對那云：爹呀，從今後咱父女不能見面，娘呀，有靈應叫去兒的三魂，(唱)兒有心在此一身死，懸樑帶子無處尋，哭啼一回向家轉，何不投井命歸陰，桂香邁步把莊進，警的犬吠亂紛紛，不言桂花把莊進(上克禮唱)再把克禮云一云，克禮正把夜書念，忽聽犬吠驚人心，出了房門留神看，井台站着一個人，八成他人來投井，何不近前看個真，(白)原來還是桂香姐，因何前來投井，隨我到我家中，對我母細說情由，桂香姐隨我來，(香白)咳罷了哇，(出柴氏白)奴柴氏，我兒學中念夜書去了，此時也該來了，(上禮香白)伯母還未安歇嗎，桂香這時候前來，有何故事，(禮白)桂香姐，必是受他繼母折磨，無了活路，前來投井，破兒看見，救到家中見母，(柴白)原來如此，桂香不必悲啼，今晚不必回來，等明日我去勸你母親回心，便送你回家，桂香隨我來，來了，(出金氏白)早晨起來，不見桂香：難道說，未推完呢

評 戲 大 觀

，待我看看去呀，什無有咧，上那裏去了，代我找找去罷，（上柴金白）那不是柴大嫂嗎，（柴）呀，（金）上那裏去，（柴）上你們串門來了嗎，（金）去罷，大嫂無事不來，（柴）有件心事，前來對你說說，（金）有何心事，（柴）相唱當后娘的，因前生無德，死丈夫，別門改嫁，如有先拋兒女，此等真正為難，（唱）柴氏這才忙開口，叫了聲金氏弟妹聽我言，我今到此非別事，咱把那當后媽的說一番，出一家人一家來不容易，有先拋兒女真正為難，（金白）怎不為難，（柴唱）分外得高眼相看，（金白）要不不看外人就說閑話，（柴唱）當後媽廢前子丑名難担，待他好待他歹難瞞衆眼，或計毒或台愛難以瞞天，因咱們是同類可來相勸，話有些不周到望祈海涵，（金白）若不是自管說，（柴唱）桂香他十九歲正學針線，青年女去打柴難免閒言，（金白）針線活他不會光等着吃飯，（柴唱）針線活他不會慢慢教道，也是咱當後娘一點心田，（金白）他又不受管嗎，（柴唱）不受管成大人後來無怨，再不可穿破衣週身無棉，（金白）新的他已穿破咧，（柴白）有一日他的父若回家轉，見女兒只情相未必心干，（金白）我未折磨他，我就對起他爹，（柴唱）你還說未把他折煉，昨夜晚因何故叫哭連天，（金白）不對心事就哭，（柴白）昨夜晚桂香他去尋短見，正遇見克禮兒救回家園，（金白）多得令郎打救，（柴白）從今後再不可把他折煉，倘若有不美時後悔就難，（金白）秦大嫂只管放心，過後再折磨他時節，我不得好死，（柴白）既如此，就叫桂香家來，看我面上，不可難為爲他，（金白）大嫂只管放心罷，我就回家了，（丁會白）媽你是白薯，柴氏回家，必要傳說，他爹若是回來了，豈肯容讓咱們，（金）那有辦法，（會白）我有一計，可以兩全其美，會實有一計，依我的主意，就說秦克禮爲桂香有私情，我拿着刀找他去吵鬧一回，逼

李桂香打柴

八

死桂香，告他強霸幼女，這不是一舉兩得，（金）總是我們會實有主義，（丁）代我找他去便了，（唱）丁會拿刀向外走，秦家門口罵連天，王八糕子秦克禮，不然咱就告當官，（禮唱）克禮一聽冲冲怒，手拿大棍到門前，（丁）丁會上前用刀砍，（禮）克禮一棍打平川，（會死金唱）金氏一見魂不在，抱着會實哭連天，會實我的兒呀，（上地方）你光哭也是不中，別教兇手走了，我報官去，（出官白）人心似鐵不似鐵，官法如爐真如爐，本縣王盡忠，上任以來，治的民間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上地方白）大人在上，西鄉地方鄭連春叩見，（縣長白）鄭連春你今來見本縣，有何官事，今有西鄉秦家莊，秦克禮，打死人命，丁會，小人特報堂上，（王）回去告誦，明日前去驗尸下去，（地）是（王）退堂，（出柴氏白）先拋兒子克禮，將丁會打死，地方回來，云明日驗屍，若叫他頂命，又難對過死去的丈夫，等我兒克禮回來，再作商議，（上讓柴白）我兒來了，爲娘有件心事，與兒商議，（讓）母親有何心事，（柴）你哥哥打死了會，明日前來驗屍，進將你哥哥代去，我有心讓你替你兄長償命，方對過你的死去父親，（讓）母親就捨的兒，我替死，（柴）萬般無奈了，苦哇，下（出官白）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本縣王盡忠，昨有秦家莊命案一條，今日前去驗屍，（入出驗屍白）本縣將屍驗明，乃木傷一處，人來，（役）有，（王）代凶手秦克禮（上讓白）秦克禮與老爺叩頭，（官白）秦克禮你因何將丁會打死，實實招來，不招定動大刑，（上禮白）冤枉冤枉，（官白）何人喊冤枉，代上堂來（禮）大老爺在上，丁會是我打死的，（王）你叫什麼名字，我叫秦克禮，（王）現在的兇手叫秦克禮，你怎麼也叫秦克禮呢，現在之兇手乃是我兄弟克讓，（王）其中定有緣故，代地方，有（地）地方爲老爺叩頭，（王）丁會却是何人打死的，（地）是秦克禮

評 戲 大 觀

打死，(王)既是秦克讓打死人命，你爲何代秦克讓到案呢，(地)大人息怒，小人還有下情，(王)快說，(地)是，秦克讓秦克讓，是一父二母生養，秦克讓是先拋之子，秦克讓是繼娶柴氏所生，他父早亡，母子三人度日，鄰民李大發，也是前妻下世，拋上一女，繼娶金氏，代來一子，名叫丁會，這小子不是人模的，老爺，(王)混帳東西，快些說來，(地)李大發貿易出去，金氏同丁會終日折磨前女，推盤拉磨打柴，均是桂香作去，若有一事不隨，丁會與他媽之心意，非打則罵，桂香受刑不過，才去投井，時在二更之天，轉的犬咬，秦克讓夜間讀書，聽的犬咬，怕有賊人偷盜，開門來看，見有一人急越井台，意欲投井，克讓趕在面前一看，原是桂香，克讓把他領到他母面前柴氏問明其故，次日清晨，到金氏家中，把金氏勸好，柴氏親身將桂香送在他家，柴氏隨後回家，天已過午，克讓回家用飯，丁會拿刀堵門，大罵說，克讓與桂香有私情，克讓一聽，心中起火，手拿木棍，闖出門來，二人交手，克讓失手，將丁會打死，小人將凶手捉住，命人看守，柴氏把小人叫在一旁，言說長子一歲喪母，五歲喪父，孤苦難言，無奈將親生之子克讓頂命，小人叫胆，將克讓代到，未想克讓自來報堂，弟兄當堂爭罪，是實求老爺公判。(官白)聽你之言，柴氏是個好人了，(地)正是好人(王)下去，走(地)這老爺好暴皮氣，差點把我甩了(王)代秦柴氏，(衆)小婦人與老爺叩頭，(王)秦柴氏把你兒行凶情由，訴上來(柴)是老爺容稟，(唱)老爺在上聽我明，丁會金氏代來子，前娘拋下一花容，母子同心折磨女，桂香難受苦非刑，夜間尋死去投井，合莊老井我門東，長子念書二更后，忽聽犬吠心不寧，怕賊偷我柴與草，我兒開門看分明，見有一人井台遊，光景好像要喪生，細看原是桂香女，將他勸到我房中，小婦

李桂香打柴

八四

問他實言情，他說怎受兄母刑，小婦勸到天明亮，去勸金氏到家中，勸的金氏回心意，才送桂香回門庭，(官白)你一片好意，你兒爲何打死丁會呢，(柴唱)晌午我兒來用飯，丁會拿刀罵難聽，悞賴勾合桂香女，我兒心屈豈肯容，手拿木棍趕出去，二人交手下絕情，丁會身子未躲便，克禮一棍送性命，(官白)你長子打死丁會，爲何叫你次子頂案，(柴唱)長子仁慈反遭禍，先娘拋他苦令丁，無奈將我親生子，認罪頂命救前兄，(官白)即捨次子頂案，爲何長子又來認罪，(柴唱)長子慈善心剛烈，自傷命不忍叫弟把命領，(王白)你可實心叫你次子頂案，(柴)情愿次子替兄長，實不真意無虛情，柴氏哭訴悲又慟，清天堂上便開聲，(官白)柴氏言到與地方說的無二，且把克禮押在班房，等我問金氏，再作道理，代金氏，(金白)金氏與老爺叩頭，(王)金氏，(金)有，桂香傷痕，可是你一人打的，可是丁會，(金)不是，我娘兩打的，是他自己的，(王)胡說，與我掌嘴，金氏若不實招，看大刑過來，(金)大老爺不必動刑，十指釘針是我，烙傷是丁會，(王)刑房畫押，有，丁會持刀悞良，可是你的主意，(金)是丁會的主意，與小婦無干，罷了，在呈身者齊上堂齊跪，(官白)秦柴氏捨親生以表夫情，門前掛匾，賢慈無雙，秦克禮弟兄有愛，免去其罪，李桂香念秦克禮救命之恩，結爲夫婦，丁會用非刑折磨桂香，又持刀悞良，意逼先拋幼女，理當除死，其屍埋於亂地，金氏回李宅，等夫歸出則出，不出收步，地方辦公無私，賞銀十兩，賞罰分明，各自回家度日，下去(同白)同謝過大老爺，退堂。(全完)

高成借盟嫂

評 戲 大 觀

(高成上白)賢妻下世早，每日守空房，寂寞實難禁，入了耍錢行學生高成，自從賢妻下世去了，終日悶悶不樂，因此我入了耍錢之道，昨日邀會皮四二人耍錢，輸與他們銅錢八吊整，言明三天之期還帳，思想毛三起來，好不難死人也，(唱)高成房中心內煩，思前想後左右難，自恨自己失了主意，最不該受了皮三毛四圈，輸了他們銅錢八百吊，應着三天還人家錢，三天若是還上帳，一筆勾消無話言，三天若是還不上帳，他二人難免把臉翻，千難萬難難死了我，忽然一計上眉尖，馬洪元與我結一拜，何不找他去借錢，叨叨念念往前走，(下)(劉瑞清上白)自幼生來好心眼，就是最愛小白臉，奴家好比一枝花，生來落在臭糞凹，若得奴家隨心願，除非離了老馬家，奴家劉氏瑞清，許配馬洪元爲妻，是我過得門來，兒女全無，我們當家的，不行正道，終日與耍錢爲遊，若不想起來還在吧了，若是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瑞清女坐在房間)，奴的命兒好難言，我這驢強心強命不好，尋了個丈夫馬洪元，我丈夫今年五十二歲，小奴家打罷新春二十三，常言說老夫少妻不般配，總然同床心也不歡，不但長的十分醜，吃哈落道學會了耍錢，每日出外把錢耍，十天半月不把家還，越思越想無頭緒，耐到幾時算個了然，好一似吃了蠅子哈了貓尿，起心眼裏惡心不好言，左思右想心中悶，無精打彩坐在房間，且不言瑞清床前坐，(出高成唱)再表高成言一言，正走之間抬頭見，來到大哥他的門前，手拍門板連聲叫，叫一擺大哥快把門開，(白)大哥開門來(且白)外邊何人叫門(生白)是我呀(且)原來是盟弟來了，盟弟屋裏請坐，(生)嫂嫂請坐，嫂嫂好，(且)我是好的，盟弟可好，(生)嫂嫂稱問了，嫂嫂我大哥望那裏去了(且)你大哥出去耍錢去了半月咧，(生)我大哥未在家中，小弟要告辭

了（旦）我說盟弟呀，你大哥不在家中，你就要走，難道說你大哥就近了，嫂嫂我就遠喇，你大哥不在家的，嫂嫂與你作飯吃的，叫別人看看，也好看點，（生）嫂嫂費心了，嫂嫂我大哥幾時回來呢，（旦）你大哥不准那天回來，今天要是不回來，盟弟你可住下吧，（生）那可不行，無有屋子，（馬洪元上聽聲介）（旦）可說是盟弟，你就跟着嫂嫂，在一個屋裏睡嗎（丑白）開門來開門來（旦）外邊何人叫門，（丑）你快開門吧（旦）原來是我們當家的回來喇，代我與你開門，你咳回來喇，（丑）我不回來我還死在外頭不成嗎，到屋裏在說，（生白）大哥來了，大哥請坐，（丑）咳是兄弟來了，坐着坐着，自己兄弟，不要客氣，（生）大哥這幾天耍的如何，（丑）到也不錯，盟弟來了，還不作飯，（旦）拿來（丑）什麼（旦）糴米，你去了多少日子，（丑）我去了半月喇，（旦）給我留下一斗米，慢說是吃，就是叫我一個米粒一個米粒數，也把他數過來，（丑）無有米燒水去，（旦）柴火呢，（丑）我給你留下的兩個秫稽呢，（旦）你去了半月，兩個秫稽，別說是燒，就是一根一裏的杯我也杯完了，（丑）想起來，我這個酒壺裏有酒，你湯湯去，（旦）我有盟弟的面子，湯湯去 我說盟弟，酒也熱喇，菜也熱喇，我與盟弟，滿上一盃，（丑）你也與我滿上（旦）我不與你斟（丑）你不斟，我自己斟上，兄弟請飲，兄弟家中孩子們可好，無有熱着（生）咳，大哥是你非知，聽小弟道來（唱）高成有語把話言，口尊大哥你聽周全，自從弟婦下世去，吃哈落道學會了耍錢，那一天出外去閒逛，遇見毛四與皮三，將我請到會仙館去，我三人吃酒又化拳，一共吃了七吊五，全是我一人會的酒錢，出了酒館閒遊逛，商量商量去賭錢，也是我一時失了主意，受了皮三毛四圈，輸與他們銅錢八百吊，應

評 戲 大 觀

着三天還人家錢，三天若是還不上，輸贏帳，他二人難免把臉翻，我萬般出在無及奈，才找大哥來借錢，大哥有錢借給我，好與兄弟把臉原（白）大哥，若是有錢借給我兄弟還上此帳，兄弟臉上有光，（丑）說來說去我弟妹還是死咧（生）正是（丑）不知兄弟你借多少錢呢，（生）我借八百吊錢，（丑）不用（丑）不瞞兄弟你說，我這裏淨剩銅元還有八枚（旦白）我這裏還有呢，（生）你還有多少（旦）我還有銅元二枚還是假的（生）兄嫂取笑了（高唱）高成聞聽這句話，忽然一計上眉尖，開言又把大哥叫，叫一聲大哥你聽言，因此你弟妹下世去，拋下了衣服和粧奩，臨死之時岳父講，這些東西拉我家園，所有的東西全拉去，還有大洋八十元，日後若是把弦續，那些東西全送還，我有心把我盟嫂借，去到岳父他的家園，就說我前日把弦續，叫我岳父睜看上一看，到那裏就說把親認，岳父家中鬧回假姻緣（丑白）放你媽的屁，我拿着你當朋友看待，你跑到我們家裏，鬧假姻緣來了（生唱）口稱大哥你動怒，小弟有話對你言，借我盟嫂不白借，內有相應未說完，到那裏誰來洋元八十塊，你四十塊來我家四十元，大哥願去就便去，不願去了就算完（旦白）我說當家的，你別生氣咧，咱跟盟弟去一回，誰來洋錢，我二家均分，我說這有便宜，（丑白）對呀，這是發財的道，盟弟你別生氣咧，愚弟多有冒犯，望祈海涵，咱先說下，去可是去，不許在那裏住下，吃頓飯就回來，千萬別叫我丟了醜，（生）大哥願去嗎，（丑）只個相應事，我咳有不願去之理，（生）大哥既然願意，叫我嫂嫂梳洗梳洗，大哥你借一輛車，明日前去，小弟家中有事，我要告辭子（旦白）盟弟你在哈碗水吧，（生）嫂嫂費心了，（旦）盟弟你走咧，早早回來呀，嫂嫂可不遠送了，（生）嫂嫂請回吧（下）（丑白）不去咧，（旦）你爲何又不去

咧(丑)動不動的，你就望着人樂咧，在家裏你就這樣樂，你到在人家，你二人咳不樂在一處去呀(旦)一個樂樂，你也直的生氣，(丑)你要會人家樂，我就吃醋(旦)到在那裏，(旦)我不會樂(丑)你說煞也是不去咧，(旦)不去咱們就餓着(丑)對呀，要是不去，大洋錢到不了我手裏要不了媳婦，咱們還是去去吧(旦)你可願意去，我可不願意去呢(丑)你真不願意(旦)我真不願意，咱們兩個那願意去是個蓋天大的忘八，(丑)我願意去，你要不去，我這裏就跪下了，(旦)我說當家的你起來吧，我去去就是了，(丑)尊法語代我借車去，(下)(旦)當家的願了意，代我巧梳粧(出丑白)二太爺在家裏麼(丑)洪斯奏煞(丑)你老把車借我使使吧(丑)那不中，我咳送囊呢(丑)你老借我使使吧(丑)要不了你就便去，車我也借來咧，代我套上，(生白)大哥你將車可借了來咧，(丑)借了來了，盟弟來咧，你咳有什麼東西無有(生)我什麼也無有，咱們就走吧，(丑)媳婦請上車吧，(出旦白)當家的盟弟來咧嗎(丑)他早就來咧(旦)當家的你架我一把(把)盟弟你也坐上車代我趕起車來咱們與你走吧(旦唱)瑞卿女在車上心中樂(半唱)高成外邊跨車轅(丑唱)馬老洪這才不待慢，麼麼哈哈趕了一個歡(旦唱)瑞卿坐車好一比，好比那了兩口恩恩愛愛拜新年。(丑唱)馬老洪不住偷眼看，我媳婦他把盟弟觀，他看我盟弟眯着嘴笑，看我老洪用白眼觀，心中不住暗思想，要當王八可不費難，且不言老洪要吃醋(生唱)高成抬頭仔細觀，關唐大路人行走，也有女來也有男，高成懶觀路途景，莊村不遠在面前(丑唱)馬老洪趕車把莊進(賈嚶哦下)出佟森夫妻白)家中雖富豪，有些大元寶(旦白)女兒下世去，終日悶心焦(佟)老大佟森(夫人)老身佟門鐵氏(佟)夫人(夫人)員外(佟)自從咱女兒下世去了，咱那姑爺高成不行正道，入了賭錢之園，故

評 戲 大 觀

这才把女兒東西拉到咱家，言說他若是續上絃的時節，原物送回，若不思想起來，還在罷了，若是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唱）夫妻二人坐在房間，思前想後好不耐煩，一輩無兒只生一女，許佩高成結姻緣，姑爺成日不務正道，吃哈落道學耍錢，女兒今春下世去，到叫老夫心痛酸，思思想想房中坐，（丑唱）再把打頭的言上一言，老東家高姑爺來了，（修）他來咧關上大門別叫他進來（丑）高姑老爺此回套了車來咧，咳有一個小媳婦呢，（老旦白）員外呀，咱姑爺必是說上人咧，咱夫妻看看去吧（生）岳父在那何岳父可好（修）我是好的，（旦白）父母可好（修老旦同白）好呀好呀，閨女你好（旦）母親稱問（修）姑爺閨女請（生旦）請，（修）姑爺閨女請坐（旦）父母轉上，受女兒一拜，（修老）不用磕頭了（旦）那有不拜之禮，（修）閨女坐下說話（旦）只邊有坐（修）打頭的車把式領到屋裏用飯去吧，（院）是（修老）姑爺你說這個人化了多少錢（生）化了大洋八十元（修）不多不多，（生）一人雖過門，咳無有錢交價，因此前來，求借岳父，（修）借別的無有，要借洋錢有的是，夫人吩咐伺候姑爺閨女請（生白）請（下）（院）把式你上這屋裏來吧，（丑）來了（院）把式你貴姓（丑）我姓馬（院）就是馬大哥了，咱哥兒兩個初次見面，哈喝上一場子（丑）要說別的不行，要說喝酒那中（院）酒現成我與大哥滿上（丑）哈干我不哈了，（院）你看他哈酒不多到醉咧，代我把他放的坑上，叫他睡去吧（下）（出修森夫妻高成夫妻白）老夫今年五十一（老旦白）一輩無兒一閨女，（生白）因為賭錢作此事，（旦白）來到修家，認親戚（生白）岳父天氣不早我夫妻要告辭了（鐵氏白）閨女你初次來到我家，住下等明天在去吧（旦）那可不行我家咳忙呢（上丑白）稟高爺你們把式哈醉了（修白

評 戲 大 觀

把式一經醉了，你夫妻就住下吧（旦白）爹媽叫咱們住下，咱們就住下吧（修）對咧箇女說的有禮（修白）夫人你領女兒上後邊屋裏睡去吧，我爺兩個就在這屋裏睡（老旦）那可不行，叫他們夫妻在一個屋裏睡去（修）哦哦明白了（老旦）你們小倆口就在這屋裏睡吧，睡可是睡可別耍淘氣呀，我把門鎖上點（下）（生白）我說回家去，你定要住下，把咱二人鎖在一處睡覺，到明天我大哥豈肯與我干休（旦白）那有煞法，將不記咱就在一處睡吧咧（旦標）哦呼聽樵樓鼓打一更，床頭悶坐劉瑞卿，返復思量睡不着，手打床帳眼望高成，只見他在那邊困了睡，枕邊放着一盞燈，燈下留神仔細看，打量盟弟美俊容，只見他天庭飽滿多主貴，地闊方圓福不輕，臉兒似粉又白又嫩，兩道彎眉大眼睛，有一頂青緞帽盔頭上代，一雙緞鞋足下蹬，綉花袍子春綢面，庫緞馬褂正時興，好似似終南山韓湘子，不亞如宋玉又重出，盟弟相貌長了一個好，最可憐年輕人守着那盞孤燈，若到白天還好受，怕的是夜裏到了三更，鴛鴦綉枕閒着半截，紅綾被裏半邊空，這邊無有人作伴，那邊也無人擋着風，黑夜白日就是自己，出來進去有多門冷清，他今借我會親眷，二老留下不放行，今日我二人好比洞房花燭夜，又好比玉女配金童，我二人果然結連理，不穿棉襖可以過冬，哈口涼水也不覺餓，討着吃着吃着不嫌他窮，與我盟弟只要成恩愛，阿彌陀佛我念千聲，代我近前把他喚醒，慢慢着復又展轉暗了寧，我想這事都是男敢女，那有個女子自己調情，常言說那有驢子不撻道，再又說那家貓兒不愛腥，我今撒下金鈎線，但等魚兒來門漁翁（打二更生唱）樵樓一上鼓打二更，忽然睡醒小高成，揉揉二目睜開眼，舉目抬頭視分明，見我盟嫂牙牀上睡，斜倚綉枕困夢龍，紅羅帳半邊吹落半邊掛，燈影兒一邊暗一邊明，白天見他長的好，

評 戲 大 觀

燈光一下觀看美俊容，只見他黑沉沉烏雲如黑漆，面似團粉亮又明；兩道峨眉如新月，葡萄杏眼水伶伶，口似櫻桃牙似玉，蘇州胭脂一點紅，穿一身能人織成花絲葛，望下看金蓮不過二寸零，穿一雙電光線襪鸚哥綠，海式坤鞋正時新，小胳膊好似白蓮藕，十指尖尖如春蔥，手裏扣着描花腕，細看才交十點鐘，又想到大概家中無有此物，想必是借代把體面增，怪不的大哥長誇好，話不虛傳果實情，盟嫂臥牙牀上，面代笑容眼迷縫，好似那酒醉楊妃睡臥紅羅帳，不亞知如宋朝崔鶯鶯，此女容貌難描畫，十人見了九人心驚，我有心近前成恩愛（咳呀不妄）到明天怎對大哥馬盟兄，復又上牀去睡覺（打三更且唱）呼聽樵樓鼓打三更，紅羅帳睡醒劉瑞卿，思想起高成小盟弟，不由的愁火燒身往上攻，丙了丙心腸抽了抽褲腰帶，（白）咳呀，我的媽，我可活不了，盟弟呀，（唱）你年青的人兒這門大的丙火性，愁火燒身把牀下，叫一聲盟弟你是聽，醒來吧呀醒來吧，嫂嫂與你叙叙交情，（生唱）高成牀上正困覺，呼聽牀上有人聲，睜開二目抬頭看，看我的盟嫂來調情，盟嫂哇半夜三更不睡覺，摟摟抱抱爲何情，（且唱）盟弟呀你是明知你是故問，我不用睜着眼睛暗會我莊蒙，這個樣的酒席你咱不去赴，放着果子不吃你還拿燒餅，你跟盟嫂把牀上，無有虧吃咳有相應，又說又笑望前奏，（白）我說盟弟呀，你怎這門傻也（生唱）高成間聽這句話，尊聲嫂嫂你是聽，我與大哥結一拜，多年弟兄是口盟，咱二人今夜作出此事，到明天怎對大哥馬盟兄，尊聲盟嫂免去心腸你如此，我高成咳要困睡覺蒙龍，（且唱）什麼叫作結拜不結拜，什麼叫作弟兄不弟兄，常言古語說的好，都是仇人作交情，再又說咧男女同房人講論，到明天誰說你好我正纏，你跟嫂嫂把牀上，紅羅帳裏續交情，（生白）咳我覺着此事不大體面是的（且白）煞體面不

高成借盟嫂

九一

評 戲 大 觀

體面的傻東西你跟我來吧（下）（出鐵氏白）老身生來命不吉，親女死了千女續，老身鐵氏天氣不早咧，姑爺閨女的也快起來了，（生白）我們早就起來了，一宿也未睡覺，（老旦）你們作甚麼來着？（旦）我們兩個挖坑來着，（老旦）走巴洗洗臉去吧（下）（出馬白）今日來串親，燒酒哈個飽，我馬洪元，我說打頭的今日，只日頭怎未在車邊去了？（院）馬大哥你是哈醉了，這又到了清晨了，（丑）怎麼又亮咧？（院）可不是亮咧？（丑）打頭的，你當那小娘們，那是我媳婦，（院）你媽媽那個尾巴，打你個小舅子的，（出修申夫妻白）打頭的為煞打他，（院）他說咱姑娘是他媳婦，非打這個臭王八旦不可，（丑白）高成我非告你不可，咱二人衙門裏見吧，（下）（修白）姑爺這是怎麼回事，（馬）不瞞岳父說，此女是我借了來的，上你老這裏錢來了，（修）辦的這叫煞事人家告去了，（生）講不起與他打官司去吧咧，（鐵白）我說你道是那個媳婦，（旦）這一回我均不知道我是那個媳婦咧，（老旦）你到愿意跟那位，（旦）願意跟着高成，（老旦）你願意跟我姑爺，你就得相着我姑爺說，你今年多大咧，我今年二十三咧，（老白）你別說二十三咧，你就說十八歲咧，（修）講不起望衙門裏打點去巴咧（下）（出丑官白）衙門口兒衙南開，要打官司拿錢來（坐詩）起小生來無書底，長大學會拔豆根，管他有理無有理，先給我兩包大銅子，下官沈不清，多蒙皇上恩典，放我密雲縣一任，自我上任以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清雅地面，也無有個打官司的，前幾天手中一個銅子也沒有，實在無有法子，將太太的坤鞋當了一支，但這幾天，連一個銅子也未想有，今乃三六九日，人來，（役）有，（官）將放告牌掛出，（役）着（出馬白）大老耶冤杜，（役）泉老爺有人喊冤（官）代上堂來（役）喊冤人上堂來了，（馬）與大老爺叩頭（官）你叫何名字（馬）我叫馬洪眼，（官）來寫上馬洪眼（役）老爺這馬怎麼寫，（官）你連個馬我也不會寫，你就等老爺開箇這個馬也不是會寫，你就畫上一個馬吧，（役）老爺這個眼怎麼寫，（官）怎麼你連眼，你也不會寫，咳嗽，我也是不會寫，你就畫上一個眼吧（裏）畫的太大了不成了馬洪大眼了，馬洪眼何人害死你父，那個逼死你母，你慢慢講來，（馬）

評 戲 大 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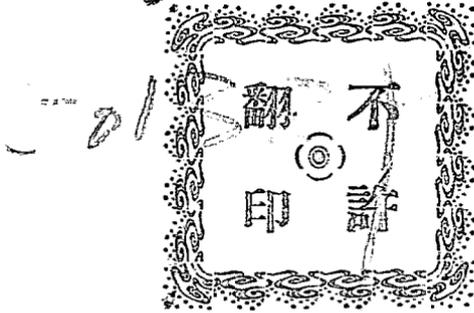
老爺聽訴高成我二人乃是結拜兄弟，他借我妻，往他丈人家誣錢去，謾來洋錢，我二人均分，不想他看我妻有幾分姿色，硬霸在那裏成親，叫我時吃醋，故此呈告於他，求老爺與小的作主吧，(官)原來如此人來，(役)人來，(官)老爺叩頭，高成到，(官)高成，你還不該借你盟嫂馬洪元之妻，往你岳父家中誣二人並非是結拜的兄弟，他乃與我家傭工，成婚，(官)將高成帶上堂來，(生)洪元之妻，回稟老爺馬洪元我二人並非是結拜的兄弟，他乃與我家傭工，成婚，(官)夜，你還不是罪上加罪，(生)回稟老爺馬洪元我二人並非是結拜的兄弟，他乃與我家傭工，成婚，(官)妻有二分姿色，他乃暗中調戲，被我看見，羞辱他一場，因此懷恨在心，故而認告於我，(官)老爺說的是他的媳婦，問問他知這，(生)我妻十八了，(官)馬洪元你妻多大了，(官)馬洪元，(官)我媳婦大廳裏有塊，(官)瑞卿(役)劉瑞卿上堂，(旦)來了，(生)劉瑞卿，與老爺叩頭，(官)這就是劉瑞卿嗎，(旦)正是，(官)瑞卿(役)劉瑞卿上堂，(旦)來了，(生)劉瑞卿，與老爺叩頭，(官)你就是劉瑞卿嗎，(旦)正是，(官)告高成，你這東西混賬，可惡可惡，你今年多大歲數，(旦)一十八歲，(官)如此說，馬洪元你是黑記，(官)這就是了，高成你身上可有什麼花案，(生)我媳婦身上有熬記號，我媳婦大廳裏有塊，(官)女禁子上堂，(女丑)來了，(詩)十三打花案，十五押官媒，忽聽老爺喚，上前問原音，女禁子與老爺叩頭，呼喚小人，有何吩咐，(官)你將此女帶到你的房中，(馬白)我媳婦愛上高成，你白臉子了，這官司我算打不好了，(官)馬洪元不要緊，為匪棍同伏，輸與他入之錢若干，無奈們三六聽批，高成年幼無知，不務正業，每日賭錢為遊，老爺自有主意，(馬白)我媳婦愛上高成，你自生邪念，生出外意，誰騙了夫之盟嫂，敗壞五倫之情禮，照理應該重責，念你年幼無知，今罰你大洋一百元，給馬洪元另娶一房，就是了，(馬白)我媳婦愛上高成，你老爺，(下) (官)正是，坐官不與民作主，以此具結了案，終久為你敗壞門庭，去，(同)患，就不要領錢回來，(官)正是，坐官不與民作主，以此具結了案，終久為你敗壞門庭，去，(同)爺，(下) (官)正是，坐官不與民作主，以此具結了案，終久為你敗壞門庭，去，(同)

高成借盟嫂

九三



8.2



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版出新月六

集 三

觀大戲評嘯嘯

整角四洋大價定

行印堂山泰廠磨打京北